

476 V

006

國立武漢大學 文哲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LIBERAL ARTS

Wuhan University, Wuchang, China

Vol. I. No. 4. January 1931

第一卷 第四號 (二十年一月出版)

論著

少陵先生年譜會箋(續).....聞一多

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雪林女士

屈賦考源.....游國恩

墨子「辭過」義例.....譚戒甫

中國古史上禹治洪水的辯證.....高重源

唐代藩鎮之禍可謂為第三次異族亂華.....劉挾黎

特載

元私本考(四庫版本考之一)(續).....葉德輝遺稿

續管札記(續).....郭嵩燾遺稿

書評

中華民國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刊啟事

凡關於寄稿，請求介紹批評書籍，以及
交換雜誌等函件，均請寄交武昌國立
武漢大學文哲季刊委員會。

凡關於訂購以及其他營業事件，均請
直函武昌國立武漢大學出版部接洽。

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一卷第四號（十九年十二月號）

論著

- 少陵先生年譜會箋（續）……………聞一多……………六九一
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續）……………雪林女士……………七一五
屈賦考源（續）……………游國恩……………七四七
墨子「辭過」義例……………譚戒甫……………七八一
中國古史上禹治洪水的辯證……………高重源……………七八九
唐代藩鎮之禍可謂爲第三次異族亂華……………劉挾黎……………八二一

專載

- 元私本考（四庫版本考之一）（續）……………葉德輝遺稿……………八五九
讀管札記（續）……………郭嵩燾遺稿……………八六五

書評

目次

二

文學概論……………本間久雄著 章錫琛譯……………費鑑照……………八七七

Mercury Story Book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B. Priestley……………費鑑照……………八八〇

A Farewell to Arms. By Ernest Hemingway

Jonathan Cape. 1929 出版……………費鑑照……………八八二

附本卷標題索引

論著

少陵先生年譜會箋

(續)

聞一多

上元二年辛丑(七六一)二月，崔光遠代李若幽爲成都。三月，段子璋反於東川，陷綿州，東川節度使李旻奔威都。五月，崔光遠擒子璋，牙將花驚定恃功大掠。十二月，嚴武爲成都尹。是年，王維卒。

公五十歲。居草堂。開歲又往新津，二月歸成都。

題新津北橋樓，遊修覺寺，朱氏并編

在上元二年前詩云『望極春城上』，後詩云『吾得及春遊』，知本年春，公又在新津。然漫成二首曰『江臯已仲春』，春水生二絕曰『二月六夜春水生』，絕句漫興九首曰『二月已破三月來』，春水曰『三月秋花浪』，江亭曰『寂寂春將晚』，並寒食首皆成都詩，舊皆編在上元二年。故知公再遊新津，必在是年二月前，其返成都，則至遲在二月初也。秋至青城野望因過常少仙：『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草堂本編在上元二年。旋又歸成都。鶴注石犀行：『上元二年秋八月，灌口損戶口，故作是詩。』(石犀在成都府城南三十五里。)又『樽樹爲風雨所拔歎，及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草堂本並編在上元二年成都詩內。是時多病一室：『巴蜀來多病。』生計艱窘，百憂集行：『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笑我顏色同。癡兒不

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鶴據詩中「只今倏忽已五十」句，定爲上元二年所作。同時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重簡王明府，一室病柏，病橘，枯櫻，枯柿諸詩，意緒並同，皆客寓窮愁之感，知是時公生計又頗艱也。百憂集行：「強將笑語供主人」句，黃鶴以爲指崔光遠，史云光遠無學任氣，宜與公不相合也。始有遷地吳楚之念。一室：「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岷山前。」逢唐與劉主簿弟：「輕舟下吳會，主簿意如何？」蓋欲約劉東下，故問之。冬，高適至成都，嘗同王掄過草堂會飲。有詩題：「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後又有王竟攜酒高亦同過詩。

代宗寶應元年壬寅（七六二）四月，玄宗肅宗相繼崩，代宗即位。七月，嚴武召還，高適爲成都尹，徐知道反，以兵守劍閣，武不得出。八月，知道爲其下所殺。是年，李白卒，李陽冰編白集。郎士元補渭南尉。

公五十一歲。自春至夏，居草堂。與嚴武唱和甚密，武時有饋贈。見謝嚴中丞送青城

道乳酒及嚴公仲夏枉駕兼攜酒饌等詩。七月，送嚴武還朝，以舟至綿州，抵奉濟驛，登陸，遂分手而還。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郭知達本注：「奉濟驛在綿州口三十里。」會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原注：「時王在梓州。」詩云：「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蓋將赴梓時作也。從事行：「我行入東川，（東川節度使治所在梓州）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仇曰：「年譜謂寶應秋末，公回成都迎妻子。遍考詩中，無一語記及，知公未嘗回成都矣。」多按寄題江

外草堂，黃鶴編在廣德元年李泰伯云公在梓州，懷思草堂而作是詩。詩曰「偶棄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似指徐知道亂後，攜家出成都事。然則公實嘗回成都取家矣。仇又據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詩「熟知江路近，類爲草堂回」之句，以爲迎家至梓，必弟占代任其事。不知「類爲草堂回」乃公囑弟之語，意甚明，與迎家至梓事何涉？又按明年九日詩云「去年登高鄆縣北」鄆縣梓州治也。九日登高於縣北，則赴成都迎妻子，必在重九後。譜云秋末赴成都，蓋有據也。然頗有東遊之意。奉贈射洪李四丈「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鳥，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十一月，往射洪縣，野望「仲冬風日始淒淒。」又月「射洪春酒寒仍綠。」知至射洪時，正十一月也。到金華山玉京觀，尋陳子昂讀書堂遺跡，冬到金華山觀，因得陳公學堂遺跡。「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爲我起，激烈傷雄才。」按李杜韓柳皆推重子昂（見李陽冰太白集序，韓愈送孟東野序及薦士詩，柳宗元楊評士文集序）而公傾心尤甚。在綿州時送梓州李使君之任詩云「遇害陳公殞，於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爲我一潸然。」陳拾遺故宅云「位下易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他人但稱其文字復古之功，公獨兼頌其人格之偉大，可以占其懷抱矣。又訪縣北東武山子昂故宅。陳拾遺故宅「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煙。」又「彥昭超玉價，郭震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蓋趙彥昭郭元振題壁尚在也。旋復南之通泉縣，訪郭元振故居，於慶善寺觀薛稷書畫壁。鶴注過郭代公故宅「郭公，魏州貴鄉人，宅在京師宜陽里。今云故宅當

是尉通泉時所居。」觀薛稷少保書畫壁云「畫藏青蓮界，書入金勝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蹇。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輿地紀勝：「薛稷書「慧普寺」三字，徑三尺許，在通泉縣慶善寺聚古堂。」米芾海岳名言：「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爲「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如奈重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又曰「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偏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趙曰「稷書「慧普寺」三字乃真書，傍有最屬纏捧，此其「蛟龍岌相纏」也。稷所畫西方變相則亡。」張遠注：「發地扶屋椽」謂西方之像，起自地面，直至屋椽。」又於縣署壁後觀稷所畫鶴。見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詩。名畫錄：「又蜀郡亦有（稷）鶴并佛像菩薩等，傳於世，並稱神品。」

廣德元年癸卯（七六三）歲初，岑參自虢州長史入爲太子中允。夏，章彝守梓州。八月，房琯卒。秋後，高適禦

吐蕃無功。十月，蕃吐陷長安，代宗幸陝州。是年，元結除道州刺史。耿溥登進士第。

公五十二歲。正月，在梓州，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便欲還東都，俄而復思東下吳楚。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仇曰「蓋恐北歸未能，轉作東遊之想也。」按春晚有雙燕詩曰「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亦指東遊而言也。問嘗至閬州，因遊牛頭兜率，惠義諸寺。既歸梓，又因送辛員外，至綿州。仇注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曰「竇應元年

夏，公送嚴武至綿州，廣德元年春，公在梓州，有惠義寺送辛員外詩，中云「細草殘花」蓋春候也，末云「宜到綿州」蓋重至綿州矣。此詩末章言春暮，正其時也。今依黃鶴編在廣德元年春綿州作。黃謂年譜脫漏是也。」多按自惠義寺送辛員外同至綿州，寺在郫縣北，而郫縣即梓州治，則是歸梓州後，再至綿州也。自綿歸梓，涪城縣香積寺官閣：「寺下春江」，涪江泛舟送章班歸京：「傷春一水間」與前綿州詩節候同。涪城在梓州西北五十五里，綿州又在涪城西北，故知至綿州後，嘗歸梓州，蓋涪城爲自綿歸梓必經之地也。又往漢州。舊書房瑄傳：「寶應二年（即廣德元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公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云「舊相追恩後」得房公池鵝云「爲報龍隨王右軍」（以房公在途次也）朱云二詩「俱及房公赴召，則廣德元年春，公嘗至漢州矣。舊譜不書，略也。」仇曰：「今按唐書謂召瑄在寶應二年之夏，恐誤也。據此詩，春末蓋已赴召矣。」夏返梓州。時章蘇爲刺史，公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曰「絕域長夏晚」又曰「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廳。」知夏日公復在梓也。初秋，復別梓赴閬。九月，祭房瑄。瑄以八月卒於閬州，公祭文題九月致祭。秋盡，得家書知女病，因急歸梓。客館舊次在廣德元年梓州詩內，詩有「初秋別此亭」及「寒砧昨夜聲」之句。仇曰「年譜謂秋往閬州，冬晚復回梓州。據此詩，則是初秋別梓，秋盡復回也。」多按仇說是矣。發閬州曰「女病妻憂歸意急，秋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書來，避地何時免愁苦。」別家三月，與初秋別梓，秋盡復回，時期正合。十一月，將出峽爲吳楚之遊，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鶴編在廣德元年十一月。

云是代宗未還京時作，故詩云「重見衣冠走」，「黃屋今安否」。按公蓄念出峽，見於詩者，始自上元二年之秋。自是吟詠所及，數見不鮮。至本年春作雙燕曰「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同時短歌行送祁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曰「君今起柁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爲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江樓，在合州州治之前。詩蓋言夏秋之交，出峽途經合州，可與蘇相會也。合觀二詩，則啓程已有定期也。秋晚自閬州歸。作客舊館曰「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則行期已屆，猶不果就道，因而興歎也。本年冬作桃竹杖引曰「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楫白帝城」，則行期雖誤，而東行之念，猶無時或忘也。至是而親朋餽贖，行資已備，（留別章使君曰「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且已賦詩取別，則居然啓程有日矣。王嗣爽曰「章留後所爲多不法，而待杜特厚。公詩屢諫不悛，想託詞避去，乃保身之善，不欲以數取疏也。不然，有此地主，不必去蜀，又何以別去，而終不去蜀耶？」後章將入朝，公寄詩云「江漢垂綸」，則公客閬州，去梓不遠。」多按公蓄念出蜀，三年於茲，（草堂「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躊躇至是，始果成行，想行旅所資，出於章留後之助居多。其所以卒抵閬而返者，則以嚴武回蜀故，初非始念所及也。謂公之於章，屢諫不悛，頗懷失望，則有之。若曰詭詞去蜀，意在避章，誣公甚矣。後至閬州作遊子曰「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知公東遊之行，非虛飾矣。矧其時方有功曹之補，徒因欲下峽，遂不赴召，則其立意之堅決，尙有何可疑？於是命弟占歸成都檢校草堂，公之來蜀，四弟唯占與俱。自客歲移家至梓，離草堂且一年矣，至是始命占往檢校，臨行示詩曰「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熟知江

路近，類爲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其意蓋終當歸住草堂，故命弟類往檢點，使勿就蕪廢。前此有寄題江外草堂詩，又有句云「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送章郎司直歸成都，原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又云「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送竇九歸成都）後此歸至草堂有詩云「不忍竟舍此，復來薤榛蕪。」知此數年間，東西奔突，實無一日忘懷於草堂也。

廣德二年甲辰（七六四）二月，嚴武再鎮蜀。章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入朝，嚴武因事殺之。三月，高適召還，爲刑部侍郎，轉左散騎常侍。九月，嚴武破吐蕃，拔當狗城；十一月，收吐蕃鹽井城。是年，鄭虔、蘇源明相繼卒。蘇渙登進士第。

公五十三歲。春首，自梓州挈家東首出峽，先至閬州。後有自閬州攜家却赴成都詩。公

自成都移家至梓，在寶應元年。其自梓移閬，在何時，不見於詩。去秋因女病歸家，時妻子猶在梓州。其來閬州，

當在本年春，意者此時作計出峽，必攜家同行也。弟占獨留在蜀，則命占檢校草堂詩可證。會朝廷召補京

兆功曹參軍，以行程既定，不赴召。別馬巴州原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杜律演義：「此必

作於廣德元年以後，蓋不赴功曹之補，將東遊荆楚，而寄別巴州也。」仇曰：「本傳謂召補功曹，不至，在上元二年。

王洙因之而誤。蔡興宗年譜編此詩在廣德元年，亦尙未確。廣德二年奉侍嚴大夫詩云「欲辭巴徼啼鶯合，

遠下荆門去鶴催。」此詩云「扁舟繫纜沙邊久，獨把釣竿終遠去。」兩詩互證，知同爲二年所作矣。杜臆謂欲適

楚，以嚴武將至，故不果行，此說得之。『一月，且離閬東去，聞嚴武將再鎮蜀，大喜，遂改計却赴成都，自閬却赴蜀山行云：『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奉待嚴大夫云：『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來。欲辭巴徼啼鴞合，遠下荆門去鷁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歸成都途中云：『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按曰：嚴武去蜀，公遽失所依，往來梓潼，徬徨久之，將欲出峽，則『弧矢暗江海，難爲五湖遊』（見草堂）將欲留居，則武夫暴厲，常有失身杯酒之虞。（見將適吳楚留別章留後）今聞嚴武再鎮巴蜀，得重依故人，還居草堂，得非日暮窮途，意外之喜？故却赴蜀山詩（第三首）極言征途苦中之樂，待嚴大夫詩叙嚴武之還，途中寄嚴詩預擬歸來情事，亦皆喜溢詞表，而既歸草堂，作詩歷數『舊大喜我來』、『鄰里喜我歸』、『大官喜我來』、『城郭喜我來』，則直是樂不可支矣。三月，歸成都。春歸有『輕燕受風斜』語，黃鶴編在本年三月。六月，嚴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見新書本傳。舊書作上二年冬，誤。客堂曰：『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又曰：『上有記者，累奏資薄祿。』即指此。秋，居幕中，頗不樂，頗不樂，因上詩嚴武述胸臆，遺悶呈嚴公二十韻，作於是年，詩曰：『分曹失禮同，』謂與僚輩不合也；又曰：『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謂禮數拘束，疲於奔走也。按周必大益公詩話：『韓退之上張僕射書云：『使院故事，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乃知唐藩鎮之屬，皆晨入昏歸，亦自少暇。如牛僧孺待杜牧，固不以常禮也。』遂得乞假暫歸草堂。到郫以下

多草堂詩。仇注到邨曰：「此乞假而暫到邨也。舊注謂是廣德二年秋作，明年正月，遂辭幕歸村矣。」今案上詩後乃准此假，想當然耳。是時曹霸在成都，公作丹青引贈之。黃鶴定章諷宅曹將軍畫馬圖歌，送章諷上閬州錄事參軍兩詩爲廣德二年作，此詩宜與同時。弟穎往齊州，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鶴定爲廣德二年秋成都作。詩曰「兩弟亦山東」，仇曰「兩弟謂豐與觀」。多按大曆元年有詩題曰「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詩曰「亂後嗟吾在」，又曰「十年朝夕淚」，是豐自天寶亂後，至大曆元年，流落江左，凡十年矣。豐既在江左，則本年詩云「兩弟亦山東」者，豐必不與。詩蓋言穎赴齊後，併觀爲兩弟在山東耳。大曆二年元日示宗武仍云「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原注「第五弟漂泊在江左，近無消息」）而同時又有遠懷舍弟穎觀等詩，云「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書」，以穎觀並提，知二人本同在一地，後乃分離，一往陽翟，一至荆南耳。此亦可作在山東者爲穎與觀之旁證。穎之初來成都，在何時，詩中不載。惟去年冬命占檢校草堂詩云「相隨獨爾來」，明其時穎尙未至。穎之至成都，必在本年無疑。送穎詩又曰「諸姑今海畔」。攷公范陽盧氏墓誌，審言之女，薛氏所出者，適魏上瑜，裴榮期，盧正均，皆前卒。盧氏所出者，一適京兆王佑，一適會稽賀攜。此云在海畔，必賀氏姑也。歲晚，因事寄詩賈至。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舊編在廣德二年，以賈轉禮部在是年，又知東都還也。張遠注曰「時唐十五必往東都赴舉，公故寄詩爲之先容也。」是年，與嚴武唱和最密。

永泰元年乙己（七六五）正月，高適卒。四月，嚴武卒。五月，郭英乂爲成都尹。九月，吐蕃回紇入寇。十月，

回紇受盟而還。郭英乂爲兵馬使，崔旰所殺，卽州牙將柏茂琳，瀘州楊子琳，劍南李昌夔皆起兵討旰，蜀中大亂。

是年，韋應物授京兆功曹，遷洛陽丞。令狐楚生。

公五十四歲。正月二日，辭幕府，歸浣花溪。見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自春徂

夏，居草堂。黃庭堅題杜子美浣花醉圖摹寫公此時之生活，最精妙，詩曰：「拾遺流落錦官城，故人作尹眼爲青。

碧雞坊西作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纓，故衣未補新衣綻，空蟠胸中書萬卷。探道欲度羲黃前，論詩未覺國風遠。

干戈嶸嶸暗寓縣，杜陵韋曲無雞犬，老妻稚子且眼前，弟妹漂零不相見。此公樂易真可人，園翁溪友肯卜鄰，鄰家

有酒皆邀去，得意魚鳥來相親。浣花酒缸散車騎，野牆無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蹙馱醉起。願聞脫

冠脫兜鍪，老儒不用千戶侯。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五月，攜家離草堂南下，去蜀曰：「

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則此行欲往湖南也。去歲，自梓州東下，其目的地亦係湖南，桃竹杖引及留別章梓州

詩可證。至嘉州，有青溪驛奉懷張之緒詩，驛在嘉州。狂歌行贈四兄曰：「今年思我來嘉州，」知先至嘉州，因

四兄之召也，詩又曰：「女拜弟妻男拜弟，」知妻子同行也。六月，至戎州。宴戎州楊使君東樓云：「輕紅劈荔枝，

」當是其年六月作。黃鶴曰：「黃山谷在戎州食荔枝詩云：「六月連山柘枝紅，」可知荔枝熟於六月也。」多

按明年解悶十二首曰：「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卽指此役。曰青楓，是在秋前也。自戎至渝州，

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有詩題如此。入秋，至忠州，禹廟云「秋風落日斜」，忠州臨江縣南有禹祠。

（見方輿勝覽）知至忠時已入秋。居龍興寺院。時有宴忠州使君姪宅詩，而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曰：「

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仇曰：「使君必失於周旋，故有客淚主恩之慨。」按陸游有遊龍興寺弔少陵寓居

詩，原注曰：「寺門外江聲甚壯。」九月，至雲安縣，有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詩。因病，遂留居雲

安，別常徵君云：「臥病一秋強。」顧注：「永泰元年，自秋徂冬，公在雲安，故云「臥病一秋強」。」多按移居夔州

作：「伏枕雲安縣，」客堂：「棲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甘載來，衰年得無足，」別蔡十四著作：「巴道此相逢，會

我病江濱，」贈鄭十八賁：「水陸迷畏途，藥餌駐修軫，」客居：「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脚廢，」十二月

一日三省：「肺病幾時朝日邊，」茂陵著書消渴長，」此皆可證留居雲安因病故也。杜鵑：「值我病經年，」峽

中覽物：「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寄薛三郎中璩：「峽中一臥病，瘡痍經冬春，春復加肺病，此病蓋有

因，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此可證明春猶未平復，不但「一秋強」也，又知得病之因，乃以早歲痛飲故耳。

又合觀前後諸詩，知病症有瘡痍，有咳嗽（病肺），又因久病而脚廢。館於嚴明府之水閣。仇注水閣朝霽簡

雲安嚴明府：「時公居嚴之水閣，故作詩以贈之。」多按贈鄭十八賁曰：「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尹，」縣尹即嚴

旣留居水閣，又爲致異味，知嚴款待之殷，故簡嚴詩云：「晚交嚴明府，」喜交友之得人也。又按水閣之形勝，考

之詩中，亦有足徵者：水閣朝霽簡嚴詩曰：「東城抱春岑，江閣隣石面，」客居曰：「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簷萬

尋岸蒼濤鬱飛翻，葱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曰「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十二月一日三首曰「日滿樓前江霧黃，」是也。

大曆元年丙午（七六六）二月，杜鴻漸爲東西川副元帥。秋後，柏茂琳爲夔州都督。是年，岑參爲嘉州刺

史。竇叔向登進士第。薛據孟雲卿並在荊州。盧綸自鄱陽還京師約當此年。

公五十五歲。春，在雲安。時岑參方爲嘉州刺史，寄詩贈之。自乾元元年公與參同官

兩省，至大曆元年，纔九年，而詩云「不見故人十年餘，」此公誤記耳。據杜確岑參集序，參自庫部郎中出爲嘉州

刺史，杜鴻漸表爲職方郎中，兼侍御史，列於幕府，無幾，使罷，寓居於蜀。鴻漸以本年二月爲東西川副元帥。公詩

題寄岑嘉州，原注曰「州據蜀江外，」則必作於二月以前。詩云「泊船秋夜始春草，」明指去年秋抵雲安，至本

年春，尙留居其地。詩作於大曆元年春，蓋無疑矣。春晚，移居夔州。移居夔州作曰「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

城。」此詩又曰「奉知催柳別，」船下荊州郭別王十二曰「風起春燈亂，」而客堂詩，諸家亦繫於本年，詩曰「

巴鶯粉未稀，微麥早向熟，」漠漠春辭木，」知公移居夔州，時在春晚矣。初寓山中「客堂」客堂：「捨舟復

深山，窅窅一林麓，」催宗文樹雞欄：「嗔呼山屨宅，」知堂在山中。貽華陽柳少府：「俱客古信州（按即夔州），

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又嘗於牆東樹雞欄，堂下種蒿苳，想其制必甚陋。兩二首云「殊俗狀巢

居，」贈李十五丈別云「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元稹通州詩云「平地纔應一頃餘，閨闈都大似巢居，」自注：

「巴人都在山陂架木爲居，自號『閣欄頭』。」公今所居，卽此類歟？
「秋日移寓西閣。」中宵：「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西閣雨望：「滂沱朱檻溼，萬慮倚簷楹。」秋興八首：「山樓粉堞隱悲笳。」夜宿西閣呈元二十一曹長：「稍通綃幕霧。」綺疏綃幕，朱檻粉堞，與前居之客堂，迥不侔矣。不離西閣三首：「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則又特饒景物之勝，故詩又曰：「平生就勝事，吁駭始初經。」蓋題曰「不離西閣」者，不忍離也。仇從杜臆云有厭居西閣意，大謬。集中凡題「西閣」諸詩，所紀物候，咸屬秋冬，知秋始來居此。同時詩中又有「草閣」之名，一稱「江邊閣」，杜臆以爲別是一處。以解悶十二首「草閣柴扉星散居」及暮春「沙上草閣柳新開」之句證之，或然。秋後，柏茂琳爲夔州都督，公頗蒙資助。峽口二首原注：「主人柏中丞，頻分月俸。」柏中丞，或誤以爲柏貞節，詳王道俊博議。明年夏，有園官送菜，及園人送瓜詩，皆茂琳所致者。是年，多追憶舊遊之作。

大曆二年丁未（七六七）皇甫冉遷右補闕。

公五十六歲。在夔州。春，自西閣移居赤甲。赤甲「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

入宅三首：「客居愧遷次，春色漸多添，花亞欲移竹，鳥窺新捲簾。」又曰「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知移赤甲在春。三月，遷居瀼西草屋。去年冬作瀼西寒望曰「瞿塘春欲至，定卜瀼西居，」是居瀼西之意，自去冬始也。小園曰「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爲花，」是春深時始買宅，與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及卜居「春耕破瀼西桃

紅客若至』之句合也。柴門曰『約身不願奢，茅棟蓋一牀。』夔府詠懷一百韻曰『茅齋八九椽。』曰『縛柴門窄窄。』暇日小園散病曰『及乎歸茅宇。』課豎子斫果林枝蔓曰『病枕依茅棟。』知是草屋也。上後園山脚曰『小園背高岡。』柴門曰『石亂上雲氣，杉清延日華。』課伐木曰『舍西崖嶮壯，雷雨蔚含蒼。』夔府詠懷一百韻曰『陣圖沙北岸，市暨瀼西巔。』原注：峽人目市井泊船處曰『市暨』。江水橫通山谷處，方人謂之『瀼』……壑抵公畦稜，邨依野廟輓，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課小豎斫果木枝蔓曰『籬弱門何向，沙虛岸只摧。』小園曰『秋庭風落果，瀼岸雨頽沙。』課伐木序曰『夔人屋壁列樹白，荷鑿爲牆，實以竹，示式遏，爲與虎近。』宅周事物，無遠近巨細，悉可考也。附宅有果園四十畝，明年出峽，以瀼西果園四十畝贈『南卿兄』，又有詩題『課小豎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又有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詩。曰『果園』曰『果林』曰『甘林』，實卽一處。果林在舍北，而阻雨不得歸甘林曰『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則甘林亦在舍傍也。仇曰：『公瀼西詩有『果園』有『甘林』。果園四十畝，他日所舉以贈人者。甘林則爲治生計，所云『客居暫封殖』者。杜臆謂朝行所視之園樹，專指果園，於甘林無豫，故云『丹橘黃甘此地無』。今按『此地無』，正言柑橘之獨盛。篇中『甘林』『出實』二語，明說丹橘矣。豈可云甘林在果園之外乎？大抵分而言之，則甘林另爲一區，合而言之，甘林包在果園之內。蓋四十畝中，自兼有諸果也。』多按夔府詠懷一百韻曰『色好梨勝類，穠多栗過拳。』則仇云兼有諸果，是矣。蔬圃數畝。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隣，嘉蔬旣不一，名數頗具陳。』

「驅豎子摘蒼耳：『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此公有蔬圃之證。詩中屢言「小園」，悉指此也。蔬圃曰小園，對四十畝果園之大者而言之。又按夔府詠懷「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秋野五首」，「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總此所紀，併柑橘梨栗，蔬圃所產，及東屯之稻，則公生計之裕，蓋無逾於此際矣。又有稻田若干頃，在江北之東屯。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曰：「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又有詩題曰「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按即東屯）耗稻，向舉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自漢西移居東屯曰「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煙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按前詩云「百頃平若案」，茅堂檢校收稻二首云「平田百頃間」，夔州歌十首亦云「東屯稻畦一百頃」，皆通東屯之田而言，百頃非盡公所有也。據困學紀聞，東屯之田，公孫述所開以積穀養兵者，故公東屯夜月曰「防邊舊穀屯」，輿地紀勝云「東屯稻米爲蜀第一」，故公孟冬詩有「嘗稻雪翻匙」之句。弟觀自京師來，有詩題曰「得舍弟觀書，自中都（按即長安）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合到夔州……」又有喜觀即到題短篇二首。後有送弟觀歸藍田迎婦詩，知觀果到夔也。秋，因穫稻暫住東屯。自漢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曰「東屯復漢西，一種住青溪，來往皆茅屋，淹留爲稻畦，市喧宜近利，（按指漢西，他章「市暨漢西巔」可証）林僻此無疑，若訪衰翁語，須令賸客迷。」向夕「賦畝孤城外，江邨亂水中」，又曰「雞棲草屋同」，即指此處。于栗東屯少陵故居記曰：「峽中多高山峻谷，地少平曠。東屯距白帝五里而近。稻田水畦，延袤百頃，前帶清溪，後枕崇岡，樹林葱蘢，氣象

深秀，稱高人逸士之居。」陸游高齋記：「東屯，李氏居已數世，上距少陵，纔三易主，大曆初故券猶在。」白巽東屯行：「雨足稻畦春水滿，插秧未半青短短。馬廄追逐下關頭，北望東屯轉三板。一川洗盡峽中想，遠浦疎林分氣象，溝塍漫漶堰源低，灘瀨冷冷石礫響。中田築場亦有廬，爨飛夏屋何渠渠，李氏之子今故主，少陵祠堂疑故居。」原注：「東屯有青苗坡。」案卽公夔州歌「北有涪水通青苗」也。何字度談資：「工部草堂，在城東十餘里，尚有遺址可尋，止有一碑，存數字題，「重修東屯草堂記」，似是元物。」適吳司法自忠州來，因以漫西草堂借吳居之。見簡吳郎司法詩：「却爲姻婭過逢地，」知吳乃公之姻婭也。又曰：「江帆颯颯亂帆秋，」同時有又呈吳郎云：「堂前撲棗任西隣，」知吳到夔，約在八月也。是時始復動東遊荆湘之意。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滿峽重江水，兩帆八月舟，此時間一醉，應在仲宣樓，」期以八月會弟於江陵也。同時有峽陸詩，則遠想江陵之勝，計期弟觀且到，因恨出峽之不早也。秋日寄題鄭審湖上亭三首：「捨舟因卜地，隣接意如何？」鄭時在夷陵，欲往與結鄰而居也。昔遊：「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虛，」兩：「宿留洞庭秋，天寒瀟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髮暮，」皆欲及秋東遊也。秋清：「十月江平穩，輕舟造所如，」八月之行不果，期以十月也。夜雨：「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更題：「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秋不果行，期以冬候也。白帝城樓：「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冬又不果行，更待之來年也。十月十九日，於夔州別駕元持宅觀李十二娘舞「劍器」。見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本年，仍復多病，秋左耳始聾。見耳聾復陰及獨坐二首。

大曆三年戊申（七六八）秋，李之芳卒。十月，李勉拜廣州刺史。是年，岑春罷官東歸，道阻淹滯戎州。李峯

遺太白隱。韓愈生。

公五十七歲。正月中旬，去夔出峽。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自汝到荆

府，書來數喚吾。當陽縣屬荊州。臨去，以漢西果園贈「南卿兄」。有詩題略如此。陸游野飯詩自注：

「杜氏家譜，謂子美下峽，留一子守浣花舊業，其後避亂成都，徙眉州大壩，或徙大蓬云。」按留子不見於詩，不足

信。三月，至江陵。時衛伯玉爲節度使，杜位在幕中。李之芳鄭壽並在江陵，數從遊宴。夏日，暫如外邑。

水宿遺興奉呈羣公：「小江還積浪，」曰「行舟却向西。」曰「異縣驚虛往，」知是外邑。留江陵數月，頗不

得意。水宿遺興奉呈羣公：「重雅類書札，盤殮詎難棄。我行何至此，物理直難齊。」又曰「餘波期救涸，費日

苦輕賡。杖策門闌遠，肩輿羽翮低，自傷甘賤役，誰感強幽棲。」秋曰荆南述懷三十韻：「苦搖求食尾，常嗷報恩

鯁，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饑瘠家家米，愁微處處盃，休爲貧士歎，任受衆人嘲。」舟

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書：「樓記難高臥，饑寒迫向隅，寂寥相啣沫，浩蕩報恩珠。」移居公安歌贈衛大郎：「交結

遭輕薄。」久客：「尋旅知交結，淹留見俗情，交頰聊自哂，小吏最相輕。」意者地主失於周旋耳。盧元昌曰：「

公在江陵，至小吏相輕，吾道窮矣。於顯少府曰「不易得，」（按見醉歌行）於衛大郎亦曰「不易得，」（按見

移居公安歌贈衛大郎）志幸，亦志慨也。」多按衛大郎名鈞，伯玉之子。鈞之於公，能以禮遇，則詩中所指，恐非伯

五。前詩云「異縣驚虛住」，竹公者，豈外邑之主人歟？秋末移居公安縣，移居公安山館云「北風天正寒」，此既至公安後作也。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有「秋露接園葵」之句。衛在江陵，詩蓋作於將發江陵之時。故定爲秋末移居。遇顧誠齋，醉歌行贈公安顏十少府，請顧八題壁：「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爲君掃。」李晉肅，晉肅，李賀之父，卽韓愈所爲作辯諱者。公安送李入蜀詩稱二十九弟，李必公之姻姪。及僧太易。見留別公安太易沙門詩。太易又善司空曙，有贈司空拾遺詩。留憩公安數月，曉發公安原注：「數月憩息此縣。」陸游入蜀記曰：「公移居公安詩，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而留別太易沙門詩「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則以是秋至此，暮冬始去。其曰「數月憩息」，蓋謂此也。盧元昌曰：「是時公安有警，故於山館有『世亂敢求安』句，後曉發則曰『鄰雞野哭如昨日』，發劉郎浦則曰『岸上空村盡豺虎』，此章（按卽移居公安贈衛大郎）『入邑豺狼鬥』，必有所指矣。」歲晏至岳州。別董穎：「漢陽頗寧靜，峴首試考槃。」與公安送李晉肅題中「余下沔鄂」語吻合。送李詩云「正解柴桑纜」，蓋將由沔鄂下柴桑也。然而所至乃岳州，柴桑之行蓋不遂耳。黃生曰：「柴桑在江州。」前詩云「江州涕不禁」。公豈有弟客此，而欲訪之耶？又詩「九江春色外，三峽暮帆前」，知公久有此興，或此行終不果耳。多按大曆二年又示兩兒詩曰「長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仇云：「前有送弟往齊州詩，長葛與齊州相近，故知長葛指弟。」七歌云「有妹在鍾離」，江州與鍾離相近，故知江州指妹。」此可正黃說之謬。

大曆四年己酉（七六九）二月，韋之晉自衡州刺史，遷潭州。是年，杜鴻漸卒。李益冷朝陽並登進士第。

公五十八歲。正月，自岳州至南嶽，遊道林二寺，觀宋之問題壁。嶽麓山道林二寺行。

宋公（原注：宋之問）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待老夫。入洞庭湖，過南嶽入洞庭：「春生力更無。」宿青

草湖；又宿白沙驛，過洲陰，謁湘夫人祠。更泝流而上，以二月初抵鑿石浦，湘潭縣西。宿之。

又過津口，次空靈岸。湘潭縣西一百六十里。宿花石戍，次晚洲。在湘潭。三月，抵潭州。清明二首：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繁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老病窮途，心緒可知也。發潭州，

次白馬潭，入喬口。原注：「長沙北界。」至銅官渚，阻風。發銅官，宿新康江口。北風原注：「新康

江口，信宿方行。」次雙楓浦，遂抵衡州。上水遺懷：「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友，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

窮迫挫曩懷，常如中風走。」仇曰：「公初入蜀則曰：『故人供祿米，』在梓閬則曰：『窮途仗友生，』再還蜀則曰：『客

身逢故舊，』初到夔則曰：『親故時相問。』至此則親朋絕少，旅况益艱，故篇中多抑鬱悲傷之語。」按公至湖南，

必欲依韋之晉，及其既至，而韋旋卒。公晚節命途之外，至於此極。之晉以本年二月受命自衡州刺史，改潭州。

公到潭時，之晉或猶未行，故有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詩，在衡州送韋之潭也。四月，之晉卒，公有詩哭之，詞極哀

痛。夏，畏熱，復回潭州。仇曰：「是年有發潭州及發白馬潭詩，乃春日自潭往衡岳也。又據韋迢早發湘潭寄

杜員外詩云：「湘潭一葉黃，」知秋深復在潭州矣。觀公樓上詩「身事五湖南，」終是老湘潭，皆可證。「晤張建

封。別張十三建封「相逢長沙亭」時蘇渙旅居江側，忽一日，訪公於舟中，公請渙誦詩，大賞異之，遂訂交焉。見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詩並序，又有又枉襄道州手札率爾遺與寄蘇渙侍御詩，云「傾壺簪管動白髮，（按此公自謂）舞劍霜雪吹青春（此謂蘇）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盧注：「蘇卜齋定王郭門，公賣藥魚商市上，蘇訪公於市北，則肩輿類至，公訪蘇於郭南，則隱几蕭然。」此叙彼此往來之誼也。終歲在潭州。

大曆五年庚戌（七七〇）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璿，楊子琳陽濟表虬各出兵討玠，子琳取賂而還。是年，李端登進士第。李公佐生。

公五十九歲。春，在潭州。正月二十一日，檢故帙，得高適上元二年人日見寄詩，

因追酬一首，寄示漢中王璠及敬超先。序曰「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歿，又十餘年矣。老病懷舊，生

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璠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暮春，逢李龜年。明皇

雜錄：「龜年：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常為人歌數闕，座上聞之，莫不掩泣罷酒。」雲溪友議：「李龜年奔江

潭，曾於湖南探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公多採摘，此物最相思。」又云「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

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懃囑，歸雁來時數附書。」此詞皆王維所作也。四月，避亂入衡州。入衡州曰「銷

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貳肝膺。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傍，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

陸，汨沒隨漁商。」逃難云「五十頭白翁南北逃兵難，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舟中苦熱遺懷云「中夜混黎甍，脫身亦奔竄，恥以風疾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澆灌。」欲往郴州依舅氏崔偉，時崔攝郴州。本年春，有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詩曰「氣春江上別，入衡州曰，諸舅剖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落字百行。」言崔見招也。江總外家養，感舅德也。謝安乘輿長，將赴郴也。柴荆寄樂土，將居郴也。因至耒陽，時屬江漲，泊方田驛，半旬不得食，聶令馳書爲致牛炙白酒。呈聶詩題曰「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與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詩曰「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渺，知我礙湍濤，半旬獲浩漾，孤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醪。」案世傳飢死之說，不實，辨詳見後。惟公阻水，缺食之期間，詩明言「半旬」，而諸書或曰涉旬（明皇雜錄）或曰旬日（新書）或曰旬餘（鶴譜）皆不根之談，此亦不可不辯也。鶴曰「郴州與耒陽，皆在衡州東南。衡至郴，四百餘里，郴水入衡。公初欲往郴，依舅氏，卒不遂。其至方田也，蓋泝郴水而上，故詩云「方行柳岸靜。」按耒陽至衡州，一百六十八里。盛夏迴棹，秋至潭州，小憩，遂偏別親友，泝湘而下。迴棹舊編在大曆五年，詩曰「蒸池疫癘偏，火雲滋垢膩，知返棹時當盛夏也。登舟將適漢陽曰「秋帆催客歸，又有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詩，知發潭州時屆暮秋也。將出沔鄂，由襄陽轉洛陽，迤邐歸長安。迴棹曰「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登舟將適漢陽曰「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而

在潭州留別湖南親友詩題曰「將歸秦」，知此行乃歸長安，而預計經由之地，亦皆歷歷可考。冬，竟以寓卒於潭岳間，旅殯岳陽。黃鶴曰：「夏如郴，因至耒陽，訪聶令，經方田驛，阻水旬餘，聶令致酒肉。而史云令嘗饋牛肉白酒，大醉，一夕卒。」嘗考謝聶令詩有云「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醪」，其詩題云「與聶本韻」，又且宿留驛近山亭。若果以飢死，豈復能爲是長篇，又復游憩山亭？以詩證之，其誣自可不攻。况元稹作誌，在舊史前，初無此說。按是秋舟下洞庭，故有暮秋將歸秦留別親友詩。又有洞庭湖詩云「破浪南風正，回橋畏日斜」，言南風畏日，又云回橋，則非四年所作甚明，當是是年，自衡州歸襄陽，經洞庭詩也。元微之誌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其後嗣業啓柩，襄耐事於偃師，途次於荆，拜余爲誌。」呂汲公亦云「夏還襄漢，卒於岳陽。」魯譜云「其卒當在衡岳之間，秋冬之交。」但衡在潭之上流，與岳不相隣，舟行必經潭，然後至岳，當云在潭岳之間，蔡譜以史爲是，以呂爲非，蓋未之考耳。」仇兆鰲曰：「五年冬，有送李銜詩，云「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卽同谷縣。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曆五年之秋，爲十二秋。又有風疾舟中詩，云「十暑岷山葛，三霜墜戶砧。」公以大曆三年春適湖南，至大曆五年之秋，爲三霜。以二詩證之，安得云是年之夏卒於耒陽乎？多按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題曰「舟中伏枕」，詩又曰「羈旅病年侵」，是舟中構疾也。詩又曰「羣雲慘歲陰」，曰「鬱鬱冬炎瘴」，時在冬候也。公之卒，在大曆五年冬，無疑。又按戎昱耒陽谿夜行原注云「爲傷杜甫作。」昱大曆間人，有贈岑參詩。則是公飢死耒陽之說，由來甚久。其詳見於鄭處晦明皇雜錄。厥後

羅隱有經未陽杜工部墓詩，鄭谷送沈光詩亦曰：「未陽江口春山綠，慟哭應尋杜甫墳。」杜荀鶴弔陳陶處士曰：「未陽山下傷工部，採石江邊弔翰林。兩地荒墳各三尺，却成開解哭君心。」孟賓于未陽杜公祠曰：「白酒至今聞。」徐介未陽杜工部祠堂曰：「故教工部死，來伴大夫魂。」裴說題未陽杜公祠曰：「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裴諸同作曰：「名終埋不得，骨朽且何妨？」此皆宋以前詩也。（未陽縣志載李節未陽弔杜子美詩，稱節為天寶詞客，則顯係僞託。）然同時亦有懷疑之說。詩話總龜載紹員詩云：「百年矢志古來有，牛肉因傷是也無？」又載未陽令詩云：「詩名天寶大，骨葬未陽空。」此皆言孟令空堆土也。黃鶴已知公實不死於未陽，乃猶疑未陽有墳有祠，謬說之起必有因，遂又創為新說，謂公嘗瘞宗文於未陽，後人遂誤以為公墳耳，其所據則風疾舟中伏枕書懷詩「瘞天追潘岳」句，及下句「渴死事也」。今按入衡州云：「猶乳女在傍，天者想是此女耳。」潘岳西征賦：「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公詩用此事於哺乳之女，乃切當。若宗文是時計年已及冠，得謂為赤子耶？仇氏駁之曰：「宗文若卒於湖南，應有哭子詩，而集中未嘗見。」信然。山海經：「夸父與日逐走，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此下句「持危覓鄧林」所用事也。黃鶴割裂「渴死」二字，以屬宗文，致文意乖亂不可通。今按「覓鄧林」覓瘞天之所也。（鄧林，夸父死處，故得借用以言之所。）「持危」謂忍渴冒死以覓之也。詩題本云「舟中伏枕」，上句又云「行藥病溶溶」，下句云「蹉跎翻學步」，則是力疾瘞天，行步艱難，故云「持危」耳。仇注：「鄧林，謂老行須杖，亦勝於鶴說百倍。」

論著 少陵先生年譜會箋

七二四

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

雪林女士

下篇

丁香花疑案再辯

顧太清是清代有數的女詞家，龔定庵也是嘉道間有名的文士，二人生同一代，住同一城，風流文采並都照耀當世，真可謂一個是「文章魁首」，一個是「仕女班頭」了。但不意他們當那禮教森嚴，社交不公開的時代，清末對於他們竟有一段「羅曼史」的傳說。起初不過士大夫口耳相傳，如羅癭公之流，斷斷爲此說張目；漸至評註家於評註兩家作品時，說些恍惚迷離，捉摸不定的話，以爲影射，如宣統元年上海國學扶輪社精刊龔定庵全集，無著詞選後，有署名廖者跋云：「江陰夏閏枝姊丈云：『無著詞一卷皆實事也。』其事深闕，有不可言。」吳昌綬編定庵年譜有長洲章鈺、元和張一麐相助之說，所謂廖大約是吳門名士張一麐。他所提夏閏枝的話，雖未明言，但讀者可測其是影射龔顧戀史，或卽根據羅癭公等的主張吧？後來冒鶴亭刻天游閣集，對於龔顧戀愛更有較爲顯明的陳述，如集前山序云：「余從後齋將軍（溥侗）假得太素所著明善堂集，嘗刺取太清遺事，賦爲六絕句。」這六絕

句「冒氏於天游閣集中陸續提出，最重要的一首是：『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來。人是傾城姓傾國，丁香花發一低徊。』按龔定庵已亥雜詩有一首云：『空山徙倚倦遊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曉，臨風遞與縞衣人。』自注：『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按顧太清的丈夫奕繪貝勒的邸第恰在宣武門內之太平湖，當時既有龔願戀愛之傳說，龔氏此詩又明將太平湖之邸第點出，所以冒鶴亭有此一段附會之詞。近代文學大家東亞病夫所著孽海花其中有一章寫他們戀愛尤爲淋漓盡致。孽海花名雖小說而包羅晚清一代掌故，鉅細靡遺，可作清季稗史讀，作者述這段豔史並非用直敘法，却是借定庵兒子龔孝琪的侍妾口中曲折轉述而來。龔願戀愛的傳說，經病夫生花妙筆一番渲染，更顯得有聲有色，流傳廣遠了。

但對於此事主張反對論調者也未常無人，如冒鶴亭刻天游閣詩集後，孟森先生便寫了一篇「丁香花」的長文駁他（原文載心史叢刊三集）洋洋數千言，採取論證的方法，既嚴密周詳，議論也透闢痛快。我也是反對龔願戀愛說的一人，讀了孟心史先生的文字，萬分欽佩。不過我研究的方法與孟先生略有不同，即其與孟先生相同的，對於他的意見，也還略有補充之點。這就是我不揣淺薄，寫這篇文章動機之所在。

顧太清與龔定庵之戀愛既根本不是事實，則太清是被誣的了。她何以被誣，我以為這裏有三個原因：

(一) 無著詞之適巧合

(二) 杭人之推波助瀾

(三) 載鈞之昏瞶橫暴

現在請先論第一項

(一) 無著詞適之巧合 孟心史謂龔顧戀愛無非他人捏造，於龔顧二人本身全無關係，這話我不敢贊同。中國歷史上名人戀愛的嫌疑，頗稱不少，如李清照有再嫁的嫌疑，歐陽修有盜甥的嫌疑。這些疑案，雖由仇家誣陷，或好事的讀者附會而起，但附會必有可以附會的根據，否則也附會不起來。好像李清照原有張飛卿玉壺之事，又有富於才華的宗女與其夫張汝舟離婚涉訟之事，所以人家能附會到清照本身再嫁和離婚上去。（見俞雙考證）又好像歐陽修原有江南柳及許多豔詞，又恰有犯奸的甥女牽連及他，所以招出當時許多仇家的攻擊（據胡適之先生的考證歐公盜甥之事確有重大嫌疑）其他如曹子建的洛神賦，朱淑真的生查子詞，無不可作如是觀。龔定庵與顧太清互相戀愛的傳說之

所以播騰衆口，也不是完全無因，最大的證據當然是龔氏無著詞中所述的戀愛對象。

現在讓我們來看定庵的無著詞吧。無著詞大都是言情之作，而且所紀又大都偏於

男女之情。在詞裏面，龔氏表出他戀愛的對象是個出身貴家，工翰墨，能填詞的美女子，其所居又在水濱，與顧太清身分適合。

按顧太清與他丈夫繪貝勒同住太平湖本邸。繪貝勒詩有「太平湖畔吾家住，車騎翩翩侍宴還」之句。自註云：「邸西爲太平湖，邸南爲太平街。」按太平湖在宣武門內，宗帽胡同之西南。現在北平之平民大學即設貝勒府內，袁家花園，太平湖飯店均相離不遠。我並沒有親到太平湖，但照北平地圖看來，積水一潭，水勢亦不甚小，想繪貝勒在時，在湖上必有些亭榭之勝。定庵無著詞桂殿秋一闋，序曰：「庚午（庚午爲嘉慶十五年，西紀一八一〇），是年定庵十九歲。」六月望，（此項年月，根據孝琪手抄詞）夢至一區，雲廊木秀，水殿荷香，風煙鬱深，金碧嵯峨。時也方夜，月光吞吐在百步外，暈夜氣之空濛，都爲一碧，對清景而離合，不知幾重，一人告予曰：「此光明殿也。」醒而憶之賦兩解。」其詞云：

明月外，淨紅塵，蓬萊幽宮四無塵。九霄一派銀河水，流過紅牆不見人！

驚覺後，月華淡，天風已度五更鐘。此生欲問光明殿，知隔朱扉幾萬重！

這兩首詞卽擘海花「光明開夜館，福音呈身」一章之所根據。又夢玉人引：

一簫吹，瓊闌月出錦雲飛。十丈銀河，挽來注向靈扉。月殿霞窗，漸春空仙籟參差。報道變成，乍寒了羅幃。陡然聞得，青風下西池。奏記簾前，佩環聽處依稀。不是人間話，何緣世上知。夢回處，摘春星滿把，疊疊。

「十丈銀河」與「九霄一派銀河水」氣象相似，所指當然當是一水。夢芙蓉本意寫水畔美人尤爲透澈。

背燈欲風枕，見一珠秋弄。水裙風鬢露華無力，飛下瓊瑤影。又微芒不定，月墜含波孤迥。小立空塘，怨紅衣半卸，消受夜涼緊。脈脈鴛鴦眼正穩，乍連房粉墜驚初醒。香重燭輕，愁絕共幽映。五更魂魄冷，冷吟斷錦雲休訊。捐佩疑寒，更凌波恐溼，塘外曉風陣。

定庵破戒草詩集紀遊前後二首敘述的也是湖畔與美人相會之事。不過所敘之湖似非太平湖。故老相傳爲十刹海。謂太清會與定庵在十刹海幽會。擘海花太清與定庵在甸廠相見，或者又是根據這兩首詩。

又其所戀美人若非皇室名姬，則爲貴家女子，又可以拿他的詩詞來證明。憶瑤姬：

唳鶴吟鸞，竹千門萬戶，夜靜塵寰。玉京殿杳，恨九霄仙佩，不下雲鞦。今年小謫，知自何年，消盡煉瓊顏料，素娥。今夕無人問，裙袂生寒。定萬古長對晶盤，歛莊嚴寶相，獨坐嬋媛。幽懷知有恨，玉笙吹澈，澈骨難眠。雙成問訊，青

女凭肩。瑤華筵宴罷，長風起。吹墮離愁到世間。

瑤華（董雙成畫像）

雲英嫁了，弄玉歸來，向翠樓瓊戶，虛無萬壑，試問取金闕西廂何處？容華絕代，是王母前頭人數。看紫衣仙佩非耶？漢殿夜涼歸去。低鬟小按霓裳，唱月底仙聲，記否親遇霞宮侍宴，渾忘了聽水聽風前度。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笑人間兒女聰明，倒寫成雙名字。

又「夢玉人引」前已述及，茲不復。這幾首詞裏的美人所居則爲「玉京」「霞宮」「漢殿」「翠樓」「瓊戶」所服御則爲「霓裳」「仙佩」「雲鞞」其人則爲董雙成。按雙成隨侍王母左右，在天仙中品級甚高，是貴女皇姬身分，所以知道定庵的戀人，決非小家碧玉。

又無著詞多用「霓裳序中第一」「瑤華」「夢玉人引」「憶瑤姬」「桂殿林」「鳳樓梧」「夢行雲」等調，這些字眼也含有他與貴家女子戀愛的暗示。我們因不能限制詞人用調的自由，但看定庵用此等調子如此之多，不能不疑其爲有意。

定庵的戀人工文筆，能詞，又可於他詞中看出。洞仙歌：「把花魂細縮，月夢低敲，間譜得十壘新詞堪記。」又一銀鈞傳來勸箋，愁看，比玉能紅，比簫能脆，「意難忘，「涼月珊珊伴，

蘭心玉性，試語還難。秋花分少影，秀句寫冰純……「知音何苦輕瞞？者溫存隱秀，慧思華年。」以知音相許，足見兩人於戀愛之外，還有一段文字因緣。

在定庵詩詞中影射他與貴家婦人戀愛的作品如此之多，不能不啓讀者疑竇。當時貴家婦人居住城西水畔，才名藉藉衆口者也有顧太清一個；况丁香花一詩又明明說他內眷與太清有往還，讀者之附會這一段豔史，當然無怪了。

(二) 杭人之推波助瀾 太清之貫籍無考，或謂爲吳人或謂爲顧八代之裔。據孟心史先生考證則謂爲久居京師仕宦者之女，且生於吉黑瀨海產鹿之區，引「次夫子清明日雙橋新寓原韻」及「食鹿尾」二詩爲證。這句話我也贊成，太清善於騎馬，常與其夫並轡而出，遍遊名山勝水，這一點便決非漢族嬌弱女性所能到的了。况旗人無姓，太清族望爲西林，故自署爲西林太清春。（其名爲春，字子春，太清乃其號）有時則直號太清春。渾珠正始集顧子春小傳謂其氏顧，我以爲其姓顧或效漢人習慣，或漢軍旗人本有姓。總言之太清決非漢族，而是旗籍女子之有才者。（日本鈴木虎郎稱其爲漢軍人）

但太清雖非漢族，却頗喜與漢官內眷來往，尤喜與杭人來往。考其同遊之女友有阮許雲姜，許石珊枝，錢李紉蘭，孫許雲林，武沈湘佩，許項屏山……考渾珠國朝閨秀正始集諸

人大都有小傳作品。冒鶴亭根據各家詩文集考得各人歷史大略，現在我更為編排之如下：

阮許雲姜，孫許雲林，兩人為姊妹。父為許周生，母梁楚生，恭人，錢塘人。（梁楚生恭人號古春軒老人，著有古春軒詩鈔。顧太清同其兩女交遊，與她亦有書信往返。天游閣詩集屢有「答古春軒老人」一題，自畫菊花寄古春軒老人一詩。）雲姜嫁阮芸臺相國之子福為妻，雲林嫁孫承勳，見陳左海許周生君墓誌及潘素心梁楚生恭人古春軒詩序。

許項屏山，錢塘人，許演生尙書之妻。善畫，梁楚生有題族婦項屏山女史畫花卉卷一詩，見古春軒詩鈔。許演生之母是顧太清的乾娘。故天游閣詩集稱許演生為六兄，有謝許演生司寇六兄贈銀魚螃蟹詩。日本鈴木虎郎天游閣詩集卷七有「同治丙寅十一月初一日哭許演生六兄」詩。

許石珊枝，為演生尙書子婦。

錢李紉蘭，為錢衍石給諫子錢子萬之妻。錢衍石妻陳女士有聽松樓遺稿，太清曾為之題詩。紉蘭為秀水人。大清一春日游法源寺前後和錢侍郎詩五首。乃雲姜遂和詩至六首，紉蘭和詩至七首，並又箋書七言長歌送來，余不獲已，復次前韻三章答之。其詩云：

「熟讀古文字，名姝秀水傳，書成吳氏韻，才法米書顛，金薤垂仙露，玉堂森寶烟。清風灑幽谷，蕭艾別當前。」可見紉蘭不但能詩，且擅長書法。

武沈湘佩，名寶善，錢塘人，武凌雲妻。著有鳴雪樓詩草，見兩浙輶軒錄。又湘佩著有閨閣詩話錄，太清詞五首。

此外尚有雲姜之女阮手蓉，雲林之女孫靜蘭，其名均見於太清詩集。又有陸碧卿，陳素安，汪佩之，雖非浙人，却與雲姜等同遊，當然也有些瓜葛。

太清乃旗籍貴婦，其與杭人內眷發生親密友誼，想由許家乾娘的關係。又阮芸臺爲相國，同時親藩亦與往返。天游閣集中關於阮相國的詩不少，可知其由了。

現在我們再來考龔定庵的內眷。定庵原配段宜人，爲段玉裁的孫女。段玉裁本是定龔外祖父，是親上結親的。嘉慶十八年段宜人卒於徽州府署。二十年繼配何宜人來歸。宜人字吉雲，山陰人，安慶知府裕均之從女孫。她的學問雖不知如何，但道光六年定庵作寒月吟，慨念勞生有偕隱之志。詩序稱「相喻以所懷，相勗以所尚」，又有一示君讀書法，君慧肯三思，可見何氏也是個志趣不凡，知書識字的婦女。她既然了解文墨，又以同籍關係，自然有資格，也有機會和同時居住北京的浙籍婦女往還，而至於和太清往還了。

定庵之丁香花詩寫內眷與太清之交誼，孟心史先生謂爲不足怪，我極以爲然。

但太清與杭人內眷往返，不意竟被人猜其與龔定庵戀愛，身名皆大受厥累，這又誰能料及的呢？太清被杭人之累可於罵陳雲伯一詩見之，其詩題云：

「錢塘陳叟字雲伯者，以仙人自居，著有碧城仙館詞鈔，中多綺語。更有碧城女弟子十餘人代爲吹噓。去秋曾記雲林以蓮花筏一卷，墨二錠見贈，予因鄙其爲人避而不受。」

今見彼寄雲林信中有西林太清題其春明新詠一律並自和原韻一律。此事殊屬荒唐可笑，不知彼太清此太清是一是二，遂用其韻以記其事：

含沙小技太玲瓏，野鷺安知溼雪鴻？綺語水沈黑暗獄，庸夫空望上清宮！碧城行列差添我，人海從來鄙此公！任爾亂言成一笑，浮雲不礙日光紅！

據冒氏考證太清曾記女友許雲林索汪允莊夫人題其聽雪小像，允莊效花蕊宮詞體爲八絕報之。允莊是許雲林的表姊，而爲陳雲伯之子婦，則雲伯雖託名題詩，太清也應當看許雲林汪允莊的面子爲他留點餘地；况雲伯此舉無非欽慕太清才名，其事雖可哂，其情實可恕，在受之者不過一笑置之便可了事。今太清竟將陳雲伯罵得一文不值。一則曰「鄙其爲人」再則曰「人海從來鄙此公」諛之爲「庸夫」咒其一「永墜黑暗地獄」大有

恨入骨髓之勢。且詩中用「含沙」用「浮雲蔽日」等典，分量也太重。孟心史謂雲伯與定庵同里，疑其於當時蜚語有所關合，故太清惡之如此，我以為大有道理。不過孟心史後來又說丁香花案之謠傳起於冒鶴亭校刻太清集之後。考冒氏刻集在宣統元年，孟氏將時代移後五六十年，且使冒氏獨尸造謠之罪，未免自相矛盾。我以為蜚語當時已有流傳，一則無著詞過於巧合，二則吾們貴國人大都是「造謠學校」高等畢業生，對於造謠一事，最稱特長，而於閨閣隱事，尤津津樂道。至於婦女尤其多話，喜歡談論人家是非，太清之被誣，其原因是碧城女弟子？還是陳雲伯？我們不得而知，但觀太清詩中之所云云，杭人之推波助瀾，可以想見。定公與太清一則金閨俊彥，一則皇族名姬，正爲孟心史所謂「得紐爲一談，自足風靡一世」至其年歲之不合，事跡之參差，他們就不暇問及了。太清東海漁歌踏莎行老境「敢將淪謫怨靈修，虛名蚤被文章誤」淪謫似指被迫出邸事（見後）「虛名早被文章誤」則分明說己之被讒，乃由文名太高之故。

(三)載鈞之昏瞶橫暴 蜚語的結果，顧太清是被迫出邸，龔定庵則相傳被繪貝勒派人尋仇，定庵於是狼狽出都，厥後暴卒丹陽縣署，有人謂被仇家毒死。孟心史對此兩點極力否認，他最有力的證據是：

(1) 無著詞選於壬午（道光二年，西紀一八二二）刻於癸未（道光三年）則此詞之作必在壬午之前。要之作此者在道光初元，至十九年己亥出都，安有此等魔障，互二十年不敗，而至己亥則一朝翻覆者？……又己亥爲戊戌（道光十八年）之明年，貝勒已沒，何謂尋仇？定公此時年已四十八，太清亦已老而寡，俱非清狂蕩檢之時。况定庵出都，有留別諸同僚詩甚爲從容，無仇家不利之說。其不肯再入國門，乃其清興所至，難以常理論。

(2) 太清之出邸，不過載鈞兄弟不睦，挾其太夫人爲難，故出邸暫避，觀其詩中「奉堂上命」及「斗粟與尺布，有所不能行」諸語可知。但不久仍歸邸，可以天游閣讌集詩爲證。

孟心史先生數千言的考證其扼要點都在這裏了。但細心評斷，覺心史之說，仍不能據爲定論。

關於第一點無著詞雖選於壬午，刻於癸未，但安知他們戀愛不在壬午之前？己亥之清定庵俱已半老，固不能更談「羅曼史」，但壬午之前，兩人都正在火刺刺的青年時代呀！互二十年而不敗，一朝反覆，固無此理，但太素與太清愛情過篤，他生前無人敢於揭破，前太

魔障他一死此事始顯露，亦事實上所常有。貝勒已沒，固不能尋仇，但嗣子報仇，亦人情之所許。但觀太素（太清的丈夫繪貝勒之號）於道光十八年七月七日棄世，太清以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即奉堂上命攜子女出邸。龔定庵以翌年四月三日出都。各事蟬聯而下，風發雲湧，不可制止，此中必有一同一動機爲之主使。

孟心史根據湯鵬海秋詩後集贈米丹木結句「苦憶龔儀部，筵前賦白頭」自注「往時丹木入都，值定庵舍人，忤其長官，賦歸去來。」遂謂定庵出都是爲了得罪上司，憤而掛冠，並非爲仇家所迫。但忤長官，儘可從容歸去，何必棄其眷屬，僅從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倉皇好像逃難一般？其雜詩「罡風力大簸春魂，虎豹沈沈臥九關」不是有人危害他，京師不能更居的口氣嗎？「我馬玄黃盼日曛，關河不審故將軍」不是趕路出都，幸而路上未遇留截的口氣嗎？况定庵之祖龔匏伯，父闍齋，官京師至定庵三世垂及百年，北京好像自己家鄉，感情深厚，其已亥雜詩有「進退雍容史上難，忽收古淚出長安，百年綦轍低徊看，忍作空桑三日看」之句。其他則別西山，別翠微山，亦均有詩，對於京師，有不勝其繫戀之意。可見定庵之出都，實有逼而然，並非不得已。且雜詩有「生還重喜酌金焦」之句。既曰生還，可見在都必曾遇大危險，幸而得脫。十月北上迎眷，至任邱縣，遣一僕入

都，其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至次雄縣，又請，又進，次周安縣。以後再也不敢進一步了。故雜詩有「漸近城南天尺五，迴燈不敢夢觚棱」之句。孟心史對於此等事實，僅以「乃其清興所至，難以常理論」二語了之。殊不能使人心服。

其暴卒於丹陽，固不敢即謂爲仇家毒斃，但證以前後情事，蛛絲馬跡，亦復隱約可尋。定公是否死於正命，實屬疑問。

關於第二點自太素死後，長子（正室妙華夫人所生）載鈞襲固山貝子爵，太清即於喪後三月奉姑命出居邸外。於養馬營賃宅一區。出邸之時，情形很是顛沛，天游閣詩集四卷有詩，序曰：

七月七日先夫子棄世，十月二十八日奉堂上命攜劍初兩兒，叔文以文兩女，移居邸外。無所棲遲，賣金鳳斂，購得住宅一區，賦詩以紀之。

仙人已化雲間鶴，華表何年一再回，亡肉奇冤誰代雪，牽蘿補屋自應該，已看鳳翅凌風去，剩有花光照眼來。（此宅中海棠最多）兀坐不堪思往事，九迴腸斷寸心哀。

太清乃太素愛妾，自從妙華夫人死後，太素即不續娶，九年之間，佔盡專房之寵，儼然同正室一般。載鈞雖嫉視其弟，也不能於父親骨肉未寒之際，對他素所鍾愛崇敬的人，下此

毒辣無情的手段。甚至連生活費都不供給，區區一座樓身之所，也要太清自己典釵來賣。若非他對於太清抱有一種重大的懷疑和由這懷疑中所生出來的嫌惡情感，決不至此。即云挾祖母爲難，但太清已生子女多人，在貝勒邸中地位亦已穩固，若載鈞沒有極重要的藉口，太夫人也不會讓她出去。况「亡肉奇冤」尤覺可怪，這個典故出於前漢書劇通傳，略謂「里婦夜亡其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婦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東繙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犬得肉爭鬥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太清之用此典，明明說有不白之事，被姑所疑，而致被逐。其曰「奇冤」措詞沈痛已極，如果尋常姑婦不和，用不著這兩字。

孟心史說太清出邸後旋復歸來，以待奉姑病諸詩爲證。太清出邸之第二年，太夫人抱病，太清仍回邸侍奉，有「庚子十月七日先夫子服闋，因太夫人抱病未果親往，僅遣載鈞詣南谷，痛成六絕句」第三首道：「九泉能否念慈親，老病思兒信愴神。雖有諸孫終不及，承歡難慰暮年人。」第四首道：「思量到此不勝悲，况是高堂病已危，二載憂心惟有淚，龐姑苦志有誰知？」太清姑媳間感情，據詩觀之，似不甚壞。謂姑婦失和而出邸，我不能信。但載鈞是長孫，况又襲爵，儼然爲一家的主人，他要和太清爲難，太夫人也難左袒。太清

「雖有諸孫終不及，承歡難慰暮年人」明指載鈞不能承歡，大約載鈞除了種種昏曠橫暴的舉動以外，還有壓迫太清母子出邸一事，爲太夫人所不願意的吧。

心史據天游閣譙集詩謂「太清集名天游閣，係邸中一處，當是太清燕息之所。集中有「丙申（道光十六年，西紀一八三六）夏至同夫子登天游閣」可證其在邸內，決非後來養馬營賃宅中物。王寅（道光二十二年，西紀一八四二）又有一轍兩日同社諸友集天游閣看海棠，庭中花爲風吹掛，祇妙香室所藏二盆尙嬌豔怡人，遂以爲題，各賦七言四句。時在太素沒後四年，譙集仍在邸中，合之前一年庚子詩所云太素服闋之曰以太夫人病未詣南谷，可知姑婦之間，猜嫌旋釋，其復歸邸中，不知在何時……但心史考證，略有錯誤，太清聞姑病危而歸侍（或者其姑自喚她回）姑死之後，又被載鈞驅出了。這裏我得到兩個證據。太清詩詞集中國現有的刻本均不完全，（詩闕第五卷，詞闕第二卷）日本鈴木虎雄所見內藤炳卿藏天游閣集鈔本，詞詩集各多三卷，遂作天游閣集鈔本一文。現由中國公學教授儲皖峯先生譯出，題曰「關於清代女詞人顧太清」載在清華週刊。其東海漁歌五集滿江紅一詞的詞序說「辛丑（道光二十年，西紀一八四〇）十一日爲先姑太清七之期。前一日率載鈞，載鈞初恭詣頤宮致祭。月之九日，長子載鈞由南谷遣騎守護官員

及廚役等，初十日不舉火。予到時已近黃昏，深山中雖有村店，因時近新年，便餅餌亦無買處。有守靈老僕婦熊媪不平，具菜羹粟飯以進食。嗚呼！古人有云：「周公與管蔡，恨不第三間」誠所謂也。遂填此闕，以紀其事。」考詩集太夫人抱病在庚子十月（道光二〇年，西紀一八四〇）辛丑（次年）十一日爲其斷七之期，則太夫人之抱病，差不多有一個多月的光景，其死必在庚子年十一月間。斷七後太清率子女致祭，載鈞竟傳諭守兵不供茶飯，那麼她回到邸中如何度那種歲月呢？我想太夫人哀事一完之後，太清一定又率兒女回到養馬營賃宅中去了。

至於天游閣的問題，鈴木虎雄天游閣鈔本有惜秋華一詞的題目，原注「壬寅七月廿一日重觀邸中天游閣舊居有感」其曰「重觀」曰「有感」是居住外間，有事入邸，見舊居而生感慨的口氣。穀雨在清明之後，若壬寅清明之後，太清已復歸邸中，則七月之詩，不應有「重觀」字樣了。所以我說天游閣應當有兩個：丙申年和太素同登，及壬寅七月重觀的是邸中之天游閣；壬寅穀雨日賞海棠的是養馬營賃宅中的天游閣。——按詩集壬寅年尚有「上巳訪棟鄂武莊留予小酌，遍遊邸中園亭，且約初十日過予天游閣看海棠」一詩——中國文人習慣，每以所居亭軒樓館，取爲詩文集的題名，或自己的別號，已身遷徙，所

居亦隨之遷徙，但所遷徙者爲虛名而非實物。太清將邱中天游閣的名字，搬到她養馬營賃宅，大概也是這種辦法。况養馬營宅中海棠極多，典釵賃宅詩已有說明。又辛丑閏三月二日病中憶釵兒有一庭中海棠花爛熳開如錦，多病對殘春，思兒難就寢！此詩作時，太夫人已死，可見太夫人死後，太清仍然出邱。又庚子年她的女友紉蘭寄到「闔家共賦春生」詩數十首，太清和以十章。第七首道：「何處春生早，春生小院中，柳纔飄弱綫，花已破條風。簾額停雲膩，房櫺曉日融，烏啼催夢醒，綠上海棠叢。」這是她自賦養馬營宅中風景。辛丑年又有一筠鄰主人見惠彤管茶甌，并惜餘春慢詞一闋。是日予他出歸來以此致謝。一詩中有一東風惹恨吹紅雨，青鳥啣書降碧天，落盡海棠春去也，綠楊庭院草芊芊。所寫園庭景物相類。又有惜花詞：「海棠嬌泣牆之東」亦壬寅年所作。可知她自太夫人死後並沒回邱。

太清之出邱主動者爲載鈞，故太清恨載鈞最甚，集中詆毀載鈞之語無數。在載鈞之壓迫太清出邱，尋仇龔定庵，無非爲他父親報仇，洗滌王家名譽汗點，其用心亦未常不可想，但太清本無與龔氏戀愛的一回事，他憑了一點風聞，便居然大作大爲起來，太清屢詆其爲昏曠橫暴，果然不能不說昏曠橫暴了。

我口口聲聲說太清被誣，却偏舉了許多相反的證據，似乎不能維持我的主張了。但現在我要舉出正證了，這正證只有一條——倒溯上去的年月不合。

孟心史說無著詞選於壬午，刻於癸未，詞之作當更在壬午之前，我前已面說過安知他們的戀史不更在壬午之前呢？近人劉大白先生亦說「此詞——指紅禪室詞之瑤臺第一層——決爲龔氏三十一歲以前的作品。他那段戀史，是否發生於三十一歲以前，却須細考，方得明白」——舊詩新話一八九頁——如果定庵戀史發生於二十九歲或三十歲之間，則顧太清那時爲二十二三歲（太清生於清嘉慶四年，西紀一七九九）他們發生戀愛是可能的，因爲男女年齡均當青春壯盛之際，情感熱烈，思想浪漫，每因一時衝動，決定終身命運。况他們兩個又都是曠代難逢的天才，我們可以借用都蘭博士 Dr. Durant 形容柏拉圖遇著亞里斯多德的話道：「天才與天才相遇，其和諧如炸藥遇到火燄」他們愛情的爆發原無足怪。但據龔定庵的外祖父段玉裁先生經韻樓文集懷人館詞選序：

「仁和龔自珍者余女之子也。嘉慶壬申（嘉慶七年，西紀一八〇二）其父由京師出守新安，自珍見余於

吳中，年裁弱冠。余索觀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爲長短句，其曰懷

人館詞者三卷，其曰紅禪詞者又二卷，造意造言，幾於韓李之於文章。銀筵疊雪，明月藏羞，中有異境。此事東

塗西抹者多，到此者少也。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

嘉慶壬申龔定庵爲二十一歲，是年三月，他父親闇齋先生簡放徽州知府，定庵待行。四月從母親段恭人歸甯吳中，旋就婚於吳。他生於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七月初五日。嘉慶十七年三月出都，實際尙不到二十歲。而顧太清生於嘉慶四年己未正月五日，到嘉慶十七年三月之前，雖云十四歲，而實際不過十三歲。二十歲男子固可戀愛，十三齡女孩談此事恐怕太早吧。况定庵示詞集於其外祖父時已哀然成帙，則必須兩三年光陰方可寫成。其桂殿秋一詞自序爲庚午年六月所作之夢，是年定庵僅十九歲（實是十八歲）而太清則不過十一歲半。

太清與太素同年，太清十一二歲時，太素亦不過十一二歲，十一二歲的女子或能嫁，而十一二歲的男子決不能娶。即曰太清自幼生長邸中，其與太素的關係如紅樓夢襲人晴雯之於賈寶玉，但無著詞中戀愛對象，爲貴家少女，未言其爲婢妾之流。况據太清癸巳（道光十三年，西紀一八三三）「夫子清明日雙橋新寓原韻」詩道：「蕭寺垂楊岸，明寺第幾灣，去來今日事，二十五年闌（自注：余二十五年前侍先大人曾遊此寺）……」太清作此詩時年三十五歲，由癸巳倒溯二十五年，太清正十歲。十歲的時候她還在母家，十一二

歲時不見得便入翰貝勒府。况據孟心史的考證，太清之父，亦爲仕宦之流，更不見得便將女兒賣作人家奴婢。

好了，好了，這一條證據，可以救得顧太清了。那怕他有千百條反證，四面圍攔來，壓迫來，把人擠入永不能自白的疑獄，這一條證據，足以打倒他們而有餘了。這好像一道光明射破千年黑暗，這好像猶太商人歌洛克在公堂上磨刀霍霍，要割安東尼的胸頭肉，旁觀者望絕心死，但鮑梯霞只說一句話，情勢便立刻改變。我們還想證實龔顧戀愛的公案嗎？除非將顧太清的入世年月提早四五年，但太清夫婦年齡，在他們詩詞集中說得清清楚楚，無論如何，改她不動。我們即想爲滿足我們的雅興起見，證實這段趣味深長的藝術戀史，其奈那位鐵面無私的時間老人不允許何？

此外還有幾個小小證據，也可以杜塞主張龔顧戀愛者之口，我們不妨將牠舉列出來。

第一：或謂定庵與太清發生戀愛是因定庵職務上與太清丈夫有聯帶關係。太素曾管宗學，而定公又曾爲宗人府主事，定公爲其僚屬，故得爲入幕之賓，由此而得到與太清戀愛的機會。孽海花即作此說。但太素管理宗學在丙戌年，（道光六年）道光十年，管理御書處及武英殿修書處，是年冬授正白旗漢都統。至道光十五年，他已罷官家居，享閒散

之福去了。而攷定公年譜，他之擢宗人府主事在乙未年，（道光十五年）那年繪貝勒早已不在宗人府了。

第二：假使太清的丈夫繪貝勒是個臃腫龍鍾尸居餘氣的老頭子，或是個目不識丁俗不可耐的紈袴兒，太清以豐才美貌，嫁了這樣一個男人，則或不免有「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之感，而與別人發生戀愛關係。但事實告訴我們，太素與太清同年，而且也是十分愛好文學的人。與太清唱酬相得，集中提及太清必大稱揚一番，對於她真可謂極敬愛之能事。太清對於丈夫愛情亦非常專且篤，丈夫號太素，她即自號太清，丈夫別號幻園居士，她即自號雲槎外史，（此見鈴木虎郎所見東海漁歌所署名）丈夫全集名明善堂集，她的全集即號天遊閣集，丈夫詞集名南谷樵唱，她的詞集即名東海漁歌，伉儷之愛外，又加上文學的同情，其家庭幸福，美滿達於極點，太清又何必更有外慕？

第三：太清雖是個才調卓絕的女子，而從她的作品上看來，性格却是很方正的，而且還是個禮教觀念很深的女性。集中雖有幾首豔體詩，自己早標明「戲擬」。關於她愛人——她的丈夫——方面的作品，端莊亦較流麗為多，無論如何太清實說不上是個風流人物。說她有同別人戀愛的事，實是冤枉了她。况周頤東海漁歌序謂「末世言妖競作，深文周

內，宇內幾無完人。太清之才之美，不得免於微雲之滓，變亂黑白，流爲丹青，雖在方聞之士，或亦樂其新豔，不加察而揚其波，亦或援據事實，鈎考歲月，作爲論說爲之申辨者，余則謂言爲心聲，讀太清詞可決定太清之爲人，無庸斷斷置辨也。一此語可謂實獲我心，我這篇文章，其實可謂是多做的了。

關於顧太清的話，我暫時沒有得說了，關於龔定庵的話却不得不更爲一提。龔氏與太清既絕無戀愛的事實，那麼無著詞究何所指呢？我再三研究，姑下一個假設，無著詞的內容可分爲真假兩方面說。

真的方面是定庵少年時真的和一個別的女子有一段戀愛史。無著詞初名紅禪詞，見定庵無著詞自跋及段玉裁懷人館詞序。但她更早的名字爲紅禪室詞。近人劉太白先生舊詩新話第二十七則謂於民國元年經紹興一個王姓書賈手上得到一本鈔本定庵紅禪室詞。卷首有今流行本所作的定庵自題三絕句，又每卷首葉之第二行都有一碧天怨史龔自珍倚聲九字。而碧天怨史四字後又用淡筆塗去。劉先生認這個抄本是定庵使人代錄的初稿，牠的證據一則卷首三詩是定庵筆路，決非假託；二則他人未必會塗去他的別號，塗痕必是他的親筆。劉氏細檢各詞計見於無著詞選者三十六首，見於小奢遮

詞選的三首；見於懷人館詞選的四首；爲定庵全集各種詞選中所無的三十二首。又無著詞中所有，而爲此本所無的九首。我去夏想考證顧夔戀愛的事件，渴想得劉先生抄本一爲參考，曾託儲皖峯先生轉求胡適之先生向劉先生奉借，胡先生已答應我了，但劉先生那時恰不在上海，故未借着，至今悵悵。劉先生抄本中有定庵所作某王孫小傳一篇文字與今通行本有簡複之不同。其著墨之哀感頑豔，有如漢晉小說。（見舊詩新話四十九則）其中說「某王孫，鑲黃旗人。年十六，未議昏。」中表某氏，正黃旗二甲喇貴家，有女年十五。」通行本傳後言「此爲嘉慶丙寅丁卯間事（西絕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越辛未（西紀一八一八一一）序之如此。」丙寅丁卯間定庵正十五六歲，定庵無著詞言庚午（西紀一八一八）十九歲時至光明殿與情人相會，則他們戀愛的時間約有五年之久。傳中女郎「工填詞，多哀怨語，險麗奇譎語，愴怳迷離語，又多奇夢，若在瑤池閬苑中，殆非人間人也。」則又與無著詞中貴家少女能填詞相合。王孫遭家難，女家遂瞧不起他，求婚拒不與，兩家兒女皆病。後來女郎之婢杏兒授意王孫，引入女之臥室，那一段文字寫得極其哀豔動人。尙有一段云：「一日王孫乘間至。杏兒云：『王孫來耶？』」襄簾導之入，遙揭軟紅帳，立於床前。女方睡，張目見王孫，薄怒，召杏詰之。杏託不知。王孫云：『無他，來相訣耳。』因執手泣。」

無著詞醜奴兒令：「鸞箋偷寫伊名字，琴語依稀，箏語依稀，花影無媒忽進幃。蘭因絮果從頭問，吟也淒迷，搯也淒迷，夢向樓心燈火歸。」南歌子：「香霧漫空溼珠簾，翠地橫雲圍月擁，見卿卿，受盡輕憐，痛惜不分明。紅淚彈前恨，心香警舊盟，瑤華密帳絮三生，招恨五更風急斷魂驚！」此二闕所寫情事，亦恍惚與傳相同。提到燈火簾幃字，無著詞頗不缺少。浪淘沙寫夢：「中有話綢繆，燈火簾鈎。」洞仙歌：「正文窗四扇，縹緲華空，晶豔豔玉女明燈一笑。」夢行雲：「曉幃怯春冷，重簾下，眠未醒。」情景均甚相類。該女郎似為貴族出身之旗女，所以詞中屢以瑤姬、玉人等字影射。

龔定庵十一歲從父入都（見年譜）何以於十五六歲時竟與旗女發生戀愛，實不可解。但定庵確有愛戀滿洲女性的心理傾向，這可於他作品中看出。定庵是個奇絕的天才，他不但文學上造就於二千年文學界獨樹一幟，其實鑒美人的眼光也與衆不同。定庵同時代的人對於女性以纖弱為美，崇拜金蓮尤為狂熱。但定庵獨不然，他心目中美人以康健完全為標準。這標準只有滿洲女子具有之。己亥新詩之寢詞形容袁浦某名妓云：「玉樹堅牢不病身，恥為嬌喘與輕颺，天花豈用鈴旛護，活色生香五百春。」某名妓雖非滿人，但非工愁善病的中國普通女性可比，故定庵特別賞識他。他極反對女人纏足，己亥雜詩

之偶感云：「姬姜古妝不如市，趙女輕盈躡銳屣，侯王宗廟求元妃，徽音豈在纖厥趾？」因此他對於天足女子便特具好感。如婆羅行謠：「婆羅門，來西胡，勇不如宗喀巴，智不如耶蘇。繡衣花帽，白若鵝兔。娶妻幸得陰山種，玉顏大脚其仙乎……」菩薩墳係咏遼聖宗第見之十女之墓中有句云：「大脚鸞文鞞，明妝豹尾車」他於天足如此津津樂道，其識突過時代，只有袁子才差可比擬，這或者是他少年時代與旗女戀愛所遺留的影響吧？况劉大白先生所得龔氏紅禪室詞抄本，卷首龔氏自題三絕句，有一「隨將閱歷寫成吟」之語，既曰閱歷，則這段戀史確係事實了。

假的方面則無著詞全部都是他捏造出來的戀愛史。禮教森嚴的時代，文人想嘗藝術戀愛的意味而不可得，則託之於夢寐，託之於遊戲筆墨，甚至假造戀愛對象或理想中的女性如林青西青散記之偽造賀雙卿。胡適之先生稱之為「文人的宗教」可謂謔而近理。定庵無著詞中的少女，恐怕也是他宗教的幻象，使奧國佛洛伊德來將他的心理分析一番，或者要說這是變態的性慾作用了。

若非捏造戀史，則或者是定庵象徵的筆法。定庵以寫神思銘一篇冠其全集。有署名公勛者評云：「文心雕龍神思篇極論文章之奧。定公爲此銘冠集之首，猶太史公之自

絃也……」（扶輪社精刊本）全銘文理奇奧，難以尋繹。其中有曰「髮而不舍，襲予其涼，咽而復存，媚予其長。戒神毋夢，神乃自動，黯黯長空，樓深萬重。樓中有鏡，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爲春星。其境不測，其神習焉，峨峨雲玉，清清水仙。我銘代絃，希聲不傳，千春萬年。」

所謂樓台，所謂燈火，均與無著詞戀史可以互相印證。所謂春星則秋心第三首「我所思兮在何處？胸中靈氣欲成雲，槎通碧漢無多路，土蝕寒花又此墳，某水某山迷姓氏，一釵一佩斷知聞，起看歷歷樓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詩中縹渺恍惚，不可捉摸的情人，同寫神思銘中的似乎同一性質。至於水仙則於定庵一生的關係更爲密切，他十三歲時建德宋先生命作水仙華賦，後尙保存集中爲少作之首。無著詞的美人居於水畔。丙戌又有夢中述願作云：「湖西一曲墜明珠，獵獵紗裙荷葉香，乞貌風鬟陪我坐，他身來作水仙王。」此時他已四十餘歲，尙念念不忘水仙，實不解其何意。又無著詞木蘭花慢：「故人碧空有約，待歸來天上理天琴。」自註：「予夢中受詞一卷讀之，一人告余曰：此天琴譜也。」我們初疑是指戀人所作詞，因爲無著詞全部都紀戀史，不能另指別事的。但他文集補編又有天琴頌，所謂「余鼓斯舞斯，黃斯玄斯，哲斯文斯，萬靈其徹聞斯。」又不指戀愛了。難道

這都是他的象徵自己文思的筆法嗎？中國文人素富於象徵思想，所謂美人芳草，以比忠貞，惡鳥怪獸，以比小人，自從屈原開端，後來模擬者不乏其人，但均以「人」為對象，以「物」為對象者尙少所聞，其以無形質之「心靈」為對象者則更可說沒有，定庵居然獨創此例，可謂奇人做的奇事了。

或者有人說以文字象徵心靈亦無不可以，女子為象徵，造出那許多話，則不但可笑，亦為中國前此文士所未有，定庵雖好奇，亦未必至是。不知這事在別人做不出，在定庵却做得出。他本是個極詭僻的文人，思想行事與普通人都不同，有時他竟會不惜矯揉造作，斷傷自然的性情以求符合他那詭僻條件。他的為人，是充滿神祕性的，那首奴史問答借僕役與書記談話描寫自己。那僕人自述從主人一紀有餘，而他又是能算天九算地九聽明伶俐無比的，却還摸不着主人的行藏，定庵在此，竟活畫出一個奇奇怪怪，不可了解的自己的小影。又能令公少年行云：「名驚四海如游龍，擊不定光影同」他以行藏詭祕，沾沾自喜，於是可見。他的文章的神祕性更為豐富了。他的文，他的詩，他的詞，無不深奧隱晦，難讀難懂。但這也花了極大的代價來的。他平生著述甚富，詩亦極多，古今體編年詩自十五歲時始。已亥雜詩自註云：「編年始嘉慶丙寅，終道光戊戌，勒成二十七卷」但今所

傳者止有破戒草二卷，己亥雜詩一卷，不足二十分之一，少壯之作蕩無一存，人或謂其失傳，我則疑其自毀。但觀己亥雜詩「華年心力九分殫，淚漬蟬魚死不甘，此事千秋無我分，殺然一炬爲歸安！」自註：「抱功令文二千篇見歸安姚先生學塋。」先生初獎借之，忽正色曰：「我文著墨不著筆，汝文墨筆兼用。」乃自燒功令文。所謂功令文卽科舉時代弋取功名之八股，定庵居然做了二千篇，且聽姚先生一言，又付之一炬，其志之堅，力之毅，實屬可驚可羨。至其編年詩二十七卷者大約也，遭了功令文一樣命運。其紙家銘云：「龔子瘞其所棄之言三千七百九十一紙，既築由以封之，并爲元石之辭曰：「一言一魂氣上縱，大光下泣萬星動，心界續續內無空，百朔望血勿汝慟。埋汝恃汝積者衆，李氏云：「當其無，有車之用。」這紙冢中所埋者或者有其少作之詩歌。我們須知道文學有「大家」與「名家」之別，大家無體不包，局面廣大，而名家局面總比較小。這不是他故意要小，實有不能不小的苦衷，因爲他造意立言，要自成一家，局面大了，格調不能不雜，格調雜了，便不能精粹了。所以大家有時反不能表現其作品的特色，而名家能之。定庵能割愛，故其作品能造成中國文學界特異的作風，不但得大名於道嘉時代，且風靡咸同之際，著名詩人譚嗣同，差不多完全擬仿他，黃遵憲，康有爲也受了他不少的影響。梁啓超辦新民叢報其時詩人所作莫不具

定庵詩格，餘波所及，還成了蘇曼殊一派的情詩，其勢力可謂大極！但焚埋已成作品以求顯作品之奇特，求之古人中亦絕無僅有，這就是我所批評他的「不惜矯揉造作，斷傷自然性情，以求符合他那詭僻條件」的說法了。他之不惜捏造戀史以爲其文學之象徵又何足怪呢？

最後，我們更不妨說句神經過敏的話，他對於顧太清也許有存心影射的行爲。不過並非無著詞而爲紀遊等作。考太清天遊閣詩集編年始於道光丙戌。丙戌之前，才名諒已稍起，其作品必不少，傳播都人士口中。欣羨她的想不乏其人，定庵內眷既與往還，亦不能說於中無動無著詞既偶然與她巧合，於是索性做幾首紀遊等詩來影射顧太清一下。紀遊後首：「歸途又城關，朱門敞還入，袖出三四華，敬報春消息。」又有所思：「終古天西月，亭亭悵望誰！」考定庵三十歲居城南道觀。據張青瑤文集序知爲圓通觀。圓通觀本是廟宇，在宣武門外丞相胡同下之南橫街。以地勢按之，宣武門內之太平湖恰在牠之西北。丙戌年他三十五歲，若他仍居圓通觀，則此城關之朱門，及天西字樣，不能不說無所指。况夢中述願作又有「湖西一曲墜明璫」之語呢？

在定庵之爲此，或者想借此引起讀者的疑心，朋友的注意，加增自己行藏上神祕的氣

分，這本是他一種文學的策略，想不到朋友們誤以爲真，紛紛傳揚，竟傳入那糊塗昏亂的繪貝勒兒子耳中，於是初則尋仇，使其不得不狼狽南下，還饒他不過，使人暗殺，俾其不得壽終正寢。這又恐非那個狡獪好事的文人初意所能料及的吧？

文學以真美善三大條件爲依歸，定庵的這些文字無論象徵神思也好，影射與顧太清戀愛也好，終不免一僞字，何況壞人名節，以完成一己之神奇，我覺得他無甚可取。王國維先生人間詞話：

「讀會真記者惡張生之薄倖而恕其姦非，讀水滸傳者恕宋江之橫暴而責其深險，此人之所同也。故豔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儂薄語。」龔定庵詩云「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閒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爲汝歸」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又何必考厥平生，而後知其邪僻哉？」

王氏若知道定庵誣蔑顧太清之事更不知作何感想？

(完)

論 著 清代男女兩大詞人叢史的研究

七四六

屈賦考源

游國恩

其次我再討論他的神怪觀念。

屈子的神怪觀念與上述的宇宙觀念和神仙觀念是互爲因果的。他與道家 and 陰陽家也有密切的關係。這一類觀念最主要的在招魂中，其次便是天問的一部分。

招魂一篇，是否爲招生魂或死魂，是否爲招懷王或自己，現在姑置勿論。但他「外陳四方之惡，」叫魂魄不要亂跑，趕緊歸來，說得四方上下如何的可怕，確實也是屈賦中一篇奇怪的文章。試看他寫東方的危險道：

「長人千仞，

惟魂是索些。

十日代出，

流金鑠石些；

彼皆習之，

魂往必釋些。」

論著 屈賦考源

又看他寫南方的危險道：

「雕題黑齒，

得人肉以祀，

以其骨爲醢些。

蝮蛇蓂蓂，

封狐千里些。

雄虺九首，

往來倏忽，

吞人以益其心些。」

又看他寫西方的危險道：

「西方之害，

流沙千里些。

旋入雷淵，

靡散而不可止些。

幸而得脫，

其外曠宇些。

赤蠃若象，

玄蓬若壺些。

五穀不生，

鰥管是食些。

其土爛人，

求水無所得些。

彷徨無所倚，

廣大無所極些。」

又如寫天上的危險道：

「虎豹九關，

啄害下人些。

一夫九首，

論著 屈賦考源

拔木九千些。

豺狼從目，

往來伏仇些；

懸人以媮，

投之深淵些；

致命於帝，

然後得瞑些。」

又如寫地下的危險道：

「土伯九約，

其角觺觺些；

敦脈血拇，

逐人駭駭些；

參目虎首，

其人若牛些。」

這些話真是神怪極了。千仞高的長人，千里長的封狐，（王逸說：「大狐健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王夫之說：「千里言能爲妖怪，條忽千里也。」今按此篇所述，本以神怪爲主。上言長人千仞，則千里亦當指狐長。故今從文選五臣說：「九頭的蛇，象般大的螞蟻，壺般大的黑蜂，還不爲奇；又有九頭的人，其力能拔九千棵樹木；縱目的豺狼，拿人做玩意兒，拋在深淵之中；九節而戴角的土伯，粗厚的背，染紅了血的大拇指，二隻眼睛，虎頭牛身，不斷的逐人吃。這真比十五殿裏的惡鬼還可怕，吳道子的筆墨所不能形容的了。所以願炎武在日知錄裏說：「或云，地獄之說，本於招魂；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寓言，而意已近之矣。魏晉以下，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固然不錯，這不過是文人的寓言，是辭賦家的一種幻想；但這些奇怪的理想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呢？今考古籍中寓言最多的莫過於莊子。我且舉幾個例子來看：

（一）逍遙遊云：「北冥有魚，其名爲鯀；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 (二) 外物云：「任公子爲大鈞，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鎬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 (三) 則陽云：「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這就是他自己說的「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他們雖屬寓言，而其怪誕的性質實與招魂所說的初無分別。這豈非屈原的神怪思想與道家同出一源的明證嗎？所以屈賦中有許多話與莊子不謀而合。例如：

- (一) 招魂云：「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而齊物論亦云：「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 (二) 哀郢云：「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按宋玉九辨亦襲此文。）而盜跖篇亦云：「堯不慈，舜不孝。」
- (三) 悲回風云：「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而盜跖篇亦云：「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鯨所食。介子推，忠之至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

文公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四)天問云：「雄虺九首，儻忽焉在？」而應帝王亦云：「南海之帝爲儻，北海之帝爲忽。」

一 故柳宗元天對卽據此以爲對問的證云：「儻忽之居，帝南北海。」（按天問的「儻忽」雖與莊子文異義，而文詞則同。故屈賦招魂及悲回風皆用之。而九

歌少司命亦云：「儻而來兮忽而逝。」）

(五)離騷云：「溘吾逝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又云：「何瓊佩之偃蹇兮，衆夔然而

蔽之！」又云：「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糧。」（按九歌東皇太一又有一

瓊芳」一語。）而莊子逸文亦云：「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歎曰：『吾聞南

方有鳥，名爲鳳凰。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上。天爲生食，其樹名瓊，

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見御覽九百十五引。藝文九十及文選江淹雜

體詩注引均與此小異。）屈賦的「瓊枝」「瓊佩」就是莊子所說的瓊樹。（

按天問云：「焉有石林？」徐文靖以爲石林卽莊子此文所謂積石瓊樹。引杜甫

鳳凰臺詩云：「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是杜甫亦

以此爲石林。說見管城碩記十五。）

(六)天問云：「東流不溢，孰知其故？」而秋水亦云：「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二文亦頗相關。

此外如北遊云：「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則陽云：「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這豈非與屈子天問前段的意思相同嗎？則陽又云：「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這又豈非與遠遊所謂「其小無內，其大無垠」的意思略同嗎？齊物論又云：「至人神矣……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按此與逍遙遊藐姑射的神人一節同。）又豈非離騷遠遊兩篇神遊的語意嗎？不但屈賦與莊子書的關係如此，即後世辭賦家也很多襲取他的文詞的。我順便也舉幾個例：

(一)外物篇稱宋元君殺神龜。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而楚辭卜居亦云：「知有所不明，神有所不通，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大概即襲其文。又至樂篇記莊子之楚，見鬻，檄以馬捶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春秋故及此乎？」似亦卜居「吾寧悃悃」

欺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一段之所本。

(二)宋玉對楚王問一篇雖未必即玉所作，（本見新序雜事一文選題爲宋玉作。）然新序所記必與他有關。他說：「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足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魚，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讀過莊子的人，誰都知道這段文章的藍本在逍遙遊的前幾行。而天地篇云：「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似亦此篇「下里巴人」一段之所本。

(三)宋玉的大言賦及小言賦，雖疑出於依託，然必爲後世辭賦家之所作可知。今按其文所述至大至小的事物，大概亦出於莊子中任公子釣魚和蠻觸二國交戰的寓言。至齊物論云：「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辭賦家即竊其字面以爲題。

(四)宋玉風賦（真僞另一問題）云：「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迺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以下便縱論大王的雄風怎樣，老百姓的雌風又

怎樣看他形容那華貴和寒儉的不同，煞是有趣。今按莊子說劍篇記莊子對趙文王說天子、諸侯及庶人三種不同的劍，縱橫恣肆，其用意亦為風賦所從出。（按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其用意亦與此略同。）

(五) 賈誼辭賦多竊取道家緒論，而鵬賦云：「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這也是用大宗師裏面的話——「今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我們試看上面的例子，便知辭賦家與莊子書的關係了。這因為屈子的思想如神仙的，神怪的，原來與道家有極密切的關係，而後世的辭賦家又都從屈子而出，所以他們的辭賦往往撫襲莊子的文章，這的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哩。

現在再講神怪思想與陰陽家的關係。

從史記孟荀傳所稱鄒衍的學說看來，最可注意的便是那「閔大不經」的議論。所以太史公說他「怪迂」，又說他「迂大」，桓寬說他「非聖人，作怪誤」。（鹽鐵論論鄒篇）王充說他「詭異」。（論衡談天篇）又說他「瀟洋無涯，多驚耳之言」。（案書篇）

揚雄說他「迂而不信。」（法言五百篇。）總觀衆說，所謂「不經，」「怪迂，」「怪誤，」「驚耳」和「不信」，便是鄒子書中富有神怪觀念的明證。但陰陽家（或地理家）何以會有神怪的思想呢？這是不得不加以說明的。

按古書中所載神怪事物最多的莫過於山海經。山海經是什麼書呢？劉歆說：「禹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休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上山海經表。）今按此書內容，劉歆說得很詳盡，但他以為伯益所記，則不可信。（王應麟等已辨其誤。）不過有一點應該注意的：劉歆所以必以此書附之禹益者，就是他認定這部神異記應該與古代實地考察的地理家有關係的。所以王充論衡談天篇也說：「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窮，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列子湯問篇也說：「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可見古說相傳，並非劉歆一人的創論，妄爲此言以欺人的。又考山海經一書與禹本紀同。史記大宛傳贊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

醴泉，瑤池。」是古代涉及神怪的記載，託於禹益者，不止山海經一書。（鑄鼎象物的傳說當亦由此而生。）故太史公接着又說：「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可見二書的性質的確相同。又按莊子天下篇記墨子說：「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維天下之川，腓无胈，脛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然則大禹治洪水，別九州，實在是一個最古的地理家，而且是實地考察的地理家。（據史記夏本紀，大戴記五帝德，帝系篇及漢書律曆志並稱鯀為顓頊後，蓋與楚同為司天司地的苗裔。故堯命鯀治洪水，不成，又命禹繼之，使別九州。或即以其為司地世官，而天間中遂亦屢及其事。）凡講地理者，必驗諸生物，如逸周書王會篇備記四夷九域的國，必附記其物產；淮南子墜形訓主記四方水土，亦必及其生物和珍異，這都是很明白的例證。所以劉歆把山海經歸之禹益，不為無因。試看鄒衍侈言天地，而必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豈非這種原因嗎？豈非地理學家好奇的明徵嗎？又攷周禮春官「鍾師」疏引五經異義，有一古山海經鄒子書云云，尤足以證明衍說與山海經有關，換句話說，即陰陽家或地理家與神怪的思想有關。安知山海經一類神怪的書，非秦漢間人雜采衍說，

或就陰陽家言推演附會而成的呢？（劉申叔先生疑禹本紀亦衍書，極爲有見。亦見左盒集三。）屈子與陰陽家的關係，既如上述，則招魂、天問中的神怪觀念，豈不是一個極明白的系統嗎？吞象的大蛇，九岐的靡萍，拿人肉做犧牲，人骨爲肉醬的南蠻，九頭的雄虺，縱目的豺狼，象般的螞蟻，虎頭牛身的土伯……拿來和山海經對看，又何足爲奇呢？（陳振孫卽據此謂山海經本解天問而作，實誤。）況且他所寫的地方，都是「人迹所希至，舟輿所罕到」的絕域，明明是地理學家理想的世界，明明是陰陽家所推想的「一人之所不能睹。」（郭璞山海經注引河圖玉版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其人長三十丈。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二十五丈。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而列子湯問篇亦有相類的文字，皆其類。）也就是太史公所說的「閔大不經，」兩漢儒者們所說的「迂怪。」可惜鄒衍的學說只是一種理想，不但不能使人相信，反而受人家的攻擊。假使他能夠像哥崙布那樣實地考察一下，發現一個新大陸，那真要使我們夜郎自大的中國人五體投地的佩服哩。卽如山海經和天問、招魂中的神怪生物，雖然都是想像，然而宇宙之大，何奇不有？到而今海陸交通，科學家、探險家所發現不曾見過的東西，奇奇怪怪的，正多的很，恐怕還有山海經和屈賦等書所夢想不到的哩。所

以戴凱之竹譜論鄒衍瀛海九州的說云：「天地無邊，蒼生無量，人所聞見，因軌躅所及，然後知耳。蓋何足云？若耳目所不知，便斷以不然，豈非囿近之徒者耶？」這是痛罵少見多怪的人實在可笑。

最後我且討論他的歷史觀念。

漢志謂道家者流，出於史官。「史」是什麼呢？說文：「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禮記玉藻則謂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故漢志又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考古時史職所包甚廣，凡關於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占夢的事，都在他所掌的範圍以內。凡遇着這些事情，都得書在簡策，使鑒於前世的善惡禍福以爲勸戒。（參看汪中述學左氏春秋釋疑。）所以班固又說：「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這樣看來，古代史官的學問，真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的。沒有極博的學問，決不配作史官。試看道家的一位鼻祖李耳，他就是周朝一個守藏史。屈原是楚懷王的左徒，左徒也是史官的職位。（說見前。）因爲他是一個博聞強記，明於治亂的人，所以懷王才派他當這官。所謂「明於治亂」者，就是能夠「

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現在且看他對於這觀念是如何的明瞭。

屈賦中的歷史觀念，隨處都可以看出的。例如離騷云：

「鮀幸直以亡身兮，

終然歿乎羽之野……

啓九辨與九歌兮，

夏康娛以自縱。

不顧難以圖後兮，

五子用失乎家巷。

羿淫遊以佚畋兮，

又好射夫封狐。

固亂流其鮮終兮，

泥又貪乎厥家。

澆身被服強圉兮，

縱欲而不忍；

日康娛而自忘兮，

厥首用乎顛隕。

夏桀之常違兮，

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

殷宗用而不長。」

看他歷數三代以來許多成敗存亡的事實，何等清楚！

若說他沒有明白的歷史觀念，誰也不相信。

離騷又云：

「湯禹嚴而求合兮，

擊咎繇而能調……

說操築於傅巖兮，

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

遭周文而得舉；

寧戚之謳歌兮

齊桓聞以該輔」

這是要把歷史上一切好的模範擺在前面，教人去效法他。自然不消說是針對楚國而發的。此外他還說「三后純粹」「前王踵武」「依前聖以折中」「瞻前而顧後」等話，前後重複，說個不休，都是同樣的意思。所以史記本傳說他「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而他最要緊的幾句話，便是大聲疾呼的說道：「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這豈非道家歷記成敗禍福的主旨嗎？至於天問一篇，除了前面兩段關於宇宙的事情以外，差不多全是歷史上善惡因果的問題。自「禹之力獻功」以下，一直問到令尹子文，不可謂不多了。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下面幾個疑問：

「舜服厥弟，

終然爲害；

何肆犬豕，

而厥身不危敗？」

論著 屈賦考源

七六三

相傳虞舜事父母是最孝道的，所以一心順從他的小兄弟象。但象至不仁，總想謀害他，天以殺舜爲事。照理這種惡人是沒有好結果的。爲什麼這樣犬豕般的人，竟得封於有庫而善終呢？（舊注似誤。）

「眩弟竝淫，

危害厥兄；

何變化以作詐，

而後嗣逢長？」

晉獻公的庶子奚齊卓子們既已譖殺了長兄申生，又逼走了公子重耳。可是重耳雖然出亡多年，終乎能夠回國立爲晉君，而且用了種種「譎而不正」的手段以伯諸侯，子孫長享。這也是歷史上比較少見的事哩。（舊注亦以爲舜事，似誤。今從曹耀湘說。）

「天命反側，

何罰何佑？」

齊桓九合。

卒然身殺。」

「比于何逆，

而抑沈之？」

雷開阿順，

而賜封之？」

奇怪的很，惡的因偏得着善的果，壞的人反得着好的報。照善惡的因果律來講，不應有此現象，然而歷史上却明明有這樣的怪事，而且數見不鮮，所以他忍不住要發問了。在屈子的意思是要教人去學歷史上的好模樣，不要學那個壞模樣；那些出乎因果律的常軌的事，是不可解的例外，千萬不要羨慕他。

此外屈賦九章各篇，都有涉及歷史的敘述或議論：例如惜誦的「中生」四句，涉江的「接輿」以下一節，哀郢的「堯舜」二句，抽思的「望三五」二句，懷沙的「重華」及「湯禹」四句，思美人的「高辛」二句，惜往日的「聞百里」一段，橘頌的「伯夷」二句，悲回風的「求介子」，「從子胥」及「悲申徒」數句；統觀諸篇，沒有不引證往事的文章，這豈是偶然的事？我們若明白屈子的思想與道家有關，對於這點就可以釋然了。

末了我再講陰陽家的歷史觀念。

太史公述鄒的衍學說，「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又說他「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又說他「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又說他「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又說他「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這幾個「推」字便是歷史家尋因果的方法。他一面從中國以推至海外，這是地理方面的推論。（空開的。）一面從現在上推，至於黃帝，再上推至於天地剖判的時候，乃至天地未生，窈冥而不可考的時候，這是歷史的推論。（時間的。）現在且看他對於歷史是個怎樣的推法。

史記封禪書謂鄒子著論五德終始之述，集解引如淳說：「今其書有五德終始，各以所勝爲行。」秦謂周爲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之水德。「按」五德終始」的說，今不可見。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七略云：「鄒子「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從所不勝」者，就是相剋的意思，首言「木德繼之」者，是以木德繼土德的意思。（木剋土。）所以知道五行的次序以「土」爲首，論其相勝，則以「木」爲首。文選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注亦引鄒子云：「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這是鄒衍「五德終始」論的一個顯例。今按這話在呂氏春秋應同篇裏有一段比較詳細的說明：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

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於「土」。這段話大概就是鄒子「五德終始」的遺說。史記封禪書亦云：「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始。」下文又記漢文帝十三年，公孫臣上書說：「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從漢代推上去，直到黃帝時，應該是十一代，五行已經循環兩次了。茲列其圖表如左：

歷代帝王五德相勝傳授表

黃帝 (土德)	少昊 (木德)	顓頊 (金德)	帝嚳 (火德)
唐堯 (水德)	虞舜 (土德)	夏禹 (木德)	商湯 (金德)
周文 (火德)	秦 (水德)	漢 (土德)	

(按呂覽及封禪書都只說黃帝夏商周秦五代，而黃帝以後，夏以前都不載及。大概為省文。今此表悉為補入。)

五德終始圖



鄒衍的推法是與劉歆的「三統曆」不同的。鄒衍以五行相剋爲序「三統」則以相生爲序。所以漢書律曆志便根據他，而以太昊木德爲始，木生火，炎帝氏火德，故次之；以下便是照五行相生的次序類推。鄒衍所以能自今時以上推至黃帝及天地剖判以來的事，只是用這種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勝的法子，並沒有別的祕訣。然而要知道他不僅僅是推一推某代的帝王以某德王就算了事的；我們要注意太史公所說的「五德轉移」以下還有「一治各有宜」一句。譬如封禪書說秦人既自以爲水德，所以用冬十月爲年首，色尚黑，度以「六」爲名。張晏曰：「水終數六，故以六爲名。」音尙大呂，事統尙法。服虔曰：「政尙法令也。」公孫臣言漢當土德，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尙黃。這樣看來，鄒衍「五德終始」的學說，便應用到政治上來了。一代政治的設施，都要以他爲標準，我們還能漠視他嗎？這種學說，充其量可以說是一種五行的政治哲學。照他那樣推演和序次，也可以稱他爲五行的政治學史。所以古代陰陽家的學問真是無所不通，不但天文地理是他的本行，神仙和神怪的思想由他而出，卽如古往今來的政治得失，也能瞭如指掌。這豈非與歷記古今成敗的道家完全相同的嗎？豈非與「明於治亂」的屈子一樣的吗？豈非一位淹貫古今的歷史家嗎？陰陽家與道家的關係如此，屈子與二家的關係又如此，則他的辭賦處處徵引

歷史，自然是應有的事了。

三 餘論

屈原的辭賦雖與陰陽家和道家都有關係，但詳細推究一番，他與陰陽家的關係較深，除了上述幾點，還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以下我便專論辭賦與齊國的關係及其源流變遷。

上文已經說過了，辭賦的性質是鋪張，其作用則為諷諫。所以漢書揚雄傳云：「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於正。」揚子雲是辭賦的能手，所以他對於辭賦確能認識。他所謂「風」，所謂「歸之於正」，就是指風諫而言，所謂「麗靡之辭，閎侈鉅衍」，就是指鋪張而言。所以班固說：「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總括一句話，寓規諷於侈靡之中，便是辭賦的要義。現在分別說明於後。

辭賦以鋪張為主，自是漢以後的特色，然而這不過變本加厲而已，其源實出於楚辭。例如招魂一篇，便有極力鋪敘物質豐盛的文章，看他講服飾，則有齊縷鄭綿，翡翠朱紕，講宮室，則有高堂邃宇，層臺累榭，講飲食，則有鼈鼈炮羔，鵝醢臄臠，講女樂，則有姱容修態，娥眉曼

隊；講歌舞，則有涉江采菱，吳歎蔡謳；講博奕，則有崑蔽象棋，分曹並進。凡此之類，不可盡述。這種虛構侈陳，環琦掩飾的文字，實開枚馬以下的先聲。但屈原的辭賦何以會富有鋪張性呢？這也是與陰陽家有關係的。因為鋪張是從幻想而來，幻想就是鄒衍的推言天地；因為鋪張不嫌夸誕，夸誕便是鄒衍的「閔大不經」。我想戰國時學者好為夸誕的莫如齊人，所以莊子書述鯤鵬的事也會引用志怪的齊諧。鄒衍的迂怪議論，怕是當時稷下先生們的一種學風，只看那時齊國人對於那班學者們加上什「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的綽號，則當日的風氣也就可想而知了。不但戰國時的齊人如此，就是春秋時的齊人也是如此。試看晏子春秋外篇一段云：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濇濇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鬚睫，再乳再飛，而蟲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按末數語有韻。）

這話很像莊子中的鯤鵬和蠻觸二則的所本。（逍遙遊說鯤鵬事，明稱齊諧之言。鯤鵬及蠻觸又並見列子湯問篇。）豈非齊人向來就愛夸誕的明證嗎？自從屈賦直接間接受

了齊人夸誕和迂怪的影響，於是後世的賦家竟與他結了不解的緣。漢賦且姑置勿論，只看那晚出的宋玉的大言賦和小言賦，便與晏子春秋這段話有關。例如大言賦云：

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戮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跖天，迫不得仰。」

又如小言賦云：

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析飛糠以爲輿，剖糝糟以爲舟，泛然投乎杯水，淡若巨海之洪流。蠅蚋皆以顧盼，附蠖蟻而遨遊。」……又曰：「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虱脛，切蟻肝，會九族而同嚼，猶委餘而不殫。」……

這便是中庸說的「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的意思。他們就是晏子對齊景

公說的「極大」和「極細」也就是後世辭賦中明明有齊人夸誕的痕跡，這痕跡便辭賦裏面的鋪張。

其次再講辭賦的作用——諷諫。

班固說屈原荀卿作賦以風，都有惻隱古詩之義；又說司馬相如的辭賦與詩的風諫無異。風刺的意義自然是出於「三百篇」，但辭賦中的風刺性却與詩的關係甚淺。別的不說，只講荀卿的「賦篇」。例如他賦「箴」云：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耶？長其尾而銳其剝者耶？頭銛達而尾趙繚者耶？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遑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

荀子這賦全是一隻針兒的謎子。不特這篇如此，其餘「賦篇」中的「禮」、「知」、「雲」、「蠶」莫不如此。這種謎語式的辭賦很像古代的「隱」。講到這裏，須先講齊國的

那位滑稽大家淳于髡。

淳于髡就是齊人所號的「炙穀過髡」他是齊威宣時一個滑稽家。「滑稽」是什麼意思呢？史記滑稽傳索隱云：「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辭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又引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疾出，故云「滑稽」也。」今按滑稽家唯一的本事，就在出口成章，吐詞不竭，用一種詼諧的態度來諷諫的。這種諷諫的言辭，當時有一個專名詞，這便叫做「隱」。「與莊子的「寓言」也相近。」我們先着「隱」的意義。

漢志辭賦家有隱書十八篇。顏師古引劉向別錄曰：「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諱。」劉勰說：「諱者，隱也。遜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文心雕龍諧隱。）他們所謂「疑其言以相問」和「隱意譎譬」的解釋，正是滑稽家唯一的能事。請看淳于先生的「隱語」：

齊威王之時，喜「隱」。索引曰：「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何鳥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

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史記滑稽列傳。）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

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絕索。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

「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汗

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

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同上。）

以下便是說威王罷長夜之飲一段話。（文多，不備引。）看他表面上是自述酒量，說得天

花亂墜，而語含諷刺，能令人自覺其非。這便是一種「誦諫」，是滑稽家常玩的拿手戲。

但齊國這種遜辭諷譬的隱語家，（或滑稽家）不止淳于髡一人而已，據我所知的，還有下

面兩段故事：

（一）靖郭君將城薛，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

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

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

大魚乎？網不能止，鉤弗能牽，鴈而失水，則螻蟻得志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

長齊矣，奚以薛爲？夫（按「夫」爲「失」的誤字。）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戰國策齊策。又見新序雜事二。）

（二）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惟王幸許之。」謁者以聞。……於是宣王召而見之。謂曰：「……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新序雜事二。）

試看齊人諷諫的法子都是用這種「隱語」和滑稽的態度。可見那時候齊國的風尚了。這種風氣的盛行，除齊國以外便是楚國。今考楚國關於用「隱語」諷諫及類似滑稽記載有下列數事：

（一）史記楚世家記伍舉進「隱」諫楚莊王事。（按伍舉「隱」詞與漢子同。新序雜事二亦謂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所記與楚世家略異。）

(二) 史記滑稽傳記優孟諫楚莊王葬馬，及化裝孫叔敖事。

(三) 說苑正諫篇記諸御己諫楚莊王築層臺事。

(四) 左傳昭公十二年子革諫楚靈王事。

(五) 戰國策楚策記莊辛諫楚襄王事。

齊人好「隱」，楚人也好「隱」，齊人愛「滑稽」，楚人也愛「滑稽」，屈子是楚人，其思想又與齊國的學術有關；所以他的辭賦中的諷刺性也就含有幾分「齊氣」了。（滑稽家的「大鳥」「大魚」，似亦與陰陽家的迂誕有關係。）至於不甚以賦名的荀卿，也是曾在齊國遊學過的，而且是在齊國三爲祭酒的老師；同時又是春申君的門客，宦於楚（爲蘭陵令）而又死於楚的人，所以他的辭賦受了稷下和郢中的影響也很深，所以我說他的謎語式的「賦篇」，便是那一「隱書」和屈賦二者糅合的產物。所以我說屈荀二家的辭賦，與古詩的關係淺，與時代的關係深。不過辭賦家諷諫是莊語，滑稽家的「隱語」多詼諧，換句話說，就是一個說得規矩一點，一個說得開玩笑一點而已。

果然屈原以後的辭賦家竟有許多人都變成滑稽家了，他們的辭賦也大半變爲詼諧的文字了。你看東方朔雖然善爲辭賦，而同時又是一「滑稽之雄」，他在漢武帝前面用「

隱語一同郭舍人開心，真是信口開河，一變詐鋒出，一辭賦到了這時候，諷刺的意義差不多盡爲諧謔所掩了；其中一部分與其稱他爲「賦」，不如稱他爲「諧」，更覺得名副其實了。例如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云：「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舉耳，齟齬歷齒，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這豈非辭賦用諧語的明徵嗎？又如王褒的僮約也是辭賦的變體，而篇末有云：「讀券文適訖，詞窮咋索，乞乞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這又不是一個明證嗎？又如楊雄的逐貧賦云：「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也是一樣諧謔的文章。於是後世送窮乞巧一類遊戲嘲弄的作品，就漸漸的多起來了。辭賦至此，也可謂變化達於極點了，他的固有的性質也差不多消滅無餘了。

從前的滑稽家用「隱語」來諷諫，還不失於義理之正，所以劉勰說他「辭雖傾回，意歸義正」。（文心雕龍諧隱）。至於漢代的賦家則專用「諧辭」開玩笑，所以往往被人鄙視爲優倡。例如班固說東方朔應諧似優（漢書東方朔傳贊）。又如漢書枚舉傳云：「舉不通經術，諷笑類俳倡，爲賦頌好譏戲。」又云：「舉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毀東方朔，又自詆毀。其言也……頗諷。」

不甚閒廢，」由此看來，那時的賦家不但別人看不起，就連他自己也看不起了。所以揚雄也說辭賦「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漢書揚雄傳）這明明說漢代的辭賦家已經變成了滑稽家了。其實他們若真能學到淳于髡，優孟的隱諷，倒不被人們鄙薄；惟其他們只能竊得滑稽家的口給和諷嘲，而沒其諷諫的本意，所以連那位辭賦巨擘的揚子雲也想擱筆了。

總結幾句話，由齊人的夸誕而變為鋪張的辭賦，由齊楚的「隱語」而變為諷諭的辭賦；更由諷諭的辭賦而變為諷諷戲的辭賦，（漢書枚舉傳：「其尤戲謔不可讀者，尚數十篇。」）而辭賦家遂與滑稽家合而為一。這個變遷的線索是極清楚的。然而都與齊國有密切的關係哩。

二十四，於武昌寓廬。

論著 屈賦考源

七八〇

墨子「辭過」義例

譚戒甫

墨子「辭過篇」與節用篇文意略同，嘗怪其文與篇名不類。後讀孫氏問詁，辭過篇題下謂「羣書治要引並入七患篇，此疑後人妄分，非古本也。」乃知辭過之文，久成廢鼎，宿疑始釋。然篇名「辭過」，究不知其命意何在，心竊誌之。辛酉歲，余於經說論式，稍有發見，凡疑難處，輒復繼以因明。始意所謂「辭過」者，實係墨辯專論辭類過失之文，正如因明之論「似立宗過」也。蓋墨辯論式組織，見於小取篇者，爲「辭說辟佯援推」之六物；此物猶因明稱支見於大取篇者，爲「辭故理類」之四物。別詳墨辯軌範下期刊載此只論辭過，不及說等過；猶印度尼夜耶經只論因過，不及宗喻。然小取云：「辟佯援推之辭」，則此又或總論辭類過失，正如因明入正理論之論宗因喻三十三過也。蓋因明大旨，在乎能立能破，故大疏云：「求因明者，爲破邪論，安立正道。」今攷經說各條，多爲真偽之論式，殆所謂安立正道者；至於摧破邪論，經說雖略言之，猶莫能暢其弘致，乃別作辭過篇專論之。料其義理幽玄，結構奇古，未易探求，漸致亡佚，後人不達，竟割七患篇文代之，謬矣！

因明所重，首在「能立」。用三支式，圓成宗義，令人解寤，一日而服千人，此其所長也。

及蔽者爲之拘牽文義，濫援法式，亦僞言亂真而已。所以能立之後，詳敘「似立」之過，俾立者知之而不犯，破者斥之而不疑。因明能事，略盡於是。墨辯立破，何獨不然？惜今辭過篇亡，無可質證，然求之經說，間有存者。大氏以舉之當者，謂之「正舉」，又曰「正」，曰「當」，曰「可」，舉之不當者，謂之「狂舉」，又曰「過」，曰「凶」，即「問」字，曰「誦」，曰「不可」。茲引五條於左，以明其例。

一 下經即經下第七十六條

〔經〕「仁義之爲外內也」原誤作內，說在作顏。

〔說〕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爲內外，所愛所利亦不相爲外內。其爲同「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若左

自出，原右自入。兩自字原均作目，似無出入可言。茲據作自說文。自鼻也，象鼻形。又鼻字下云「自讀若鼻」。

右與因明似立宗所謂「現量相違過」相近。正理論云：「現量相違者，如說「聲非

所聞。」蓋聲爲所聞，屬現量智，今說反是，則與現見之事實完全不符，故得爲過。此仁愛也；義，利也；爲墨家所立之界。義利，猶云能愛能利，與所愛所利對文。能愛能利，此也；皆內所愛所利，彼也；皆外，不可謂能愛爲內，能利爲外，亦不可謂所愛爲內，所利爲外。然告子曰：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見孟子於愛則舉「能」於利則舉「所」實顛倒自相之智，顯與現量相背，因曰狂舉。此譬如謂左鼻司出氣，右鼻司入氣，必無此理。蓋鼻在顏面，一見即知；今逆現見而妄生分別，故曰佯顏。

二 下經第四十條

經「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

說原作智知下同。○知狗不重知犬則過。不字原在句下今乙重則不過。

右與似宗所謂「比量相違過」正同。此「重」即因明比量所謂重緣由此事以推度他事之謂。如先見烟爲一緣，由之而推知有火，則重緣耳。狗犬本二名一實，見經說上故知狗者即以重緣之故而推知犬。今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即不重知犬，故謂之過。過即比量相違。說語知狗不重知犬則過，義與經同，所謂推辭之同，因明同喻體也。重則不過，猶云知狗重知犬則不過，取爲反證，所謂推辭之異，因明異喻體也。

三 下經第七十一條

經「以言爲盡詩」詩。說在其言。

說以○詩不可也。之人原作出入之言可，是不詩，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

右與似宗所謂「自語相違過」正同。大疏曰：「理門論云：『如立一切言皆是妄。』謂有外道立一切言皆是虛妄。」陳那難言：「若如汝說諸言皆妄，則汝所言稱可實事，既非是妄，一分實故，便違有法一切之言。若汝所言自是虛妄，餘言不妄。汝今妄說，非妄作妄；汝語自妄，他語不妄，便違宗法言皆是妄。」故名自語相違。」按經下第五十七條：「以穠爲搏於以爲無知也。」此謂「以言爲盡諄」所意以爲，亦屬無知之說，故曰諄。其言者，墨子曰：「吾言足用矣，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見貴義篇畢沅謂太平御覽引其言作他言。按其他義同。蓋「以言爲盡諄」爲一言，此外皆他言，卽其言也。墨子之意，以謂吾言不諄，其言乃諄。此以一言爲諄，其言不諄，卽陳那「汝語自妄，他語不妄」之意。故曰其言之人，指立言之人。諄爲不可，則可爲不諄。蓋此人立「以言爲盡諄」之一言，苟此言可，卽是不諄；然則盡諄之中，亦有可者在，則立者矛盾矣。苟此言不可，卽是諄；然他言不必盡諄，而以此一言當之，必不審確矣。

四 下經第六十六條

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

狂○牛原二字倒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

有，偏無有。曰牛原誤作之與馬不類，用「牛有缺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

右與似宗所謂「相符極成過」正同。正理論云：「相符極成者，如說「聲是所聞」。

基疏云：「對敵申宗，本諍同異，依宗兩順，枉費成功。凡對所敵，立「聲所聞」，必相符故。」蓋

辯之大用，在乎「爭彼」，爭彼而勝，謂之辯當。見經上苟舉「聲是所聞」，或「牛有角，馬無角」爲

辯之宗，則敵我兩順，了無異義，失其辯之精神矣。故曰狂舉。又大疏云：「徧所許宗，如「

眼見色」彼此兩宗，皆共許故。」此「牛有角，馬無角」亦徧所許宗也。

萬物皆有同異，苟欲知異，固不可舉二物之所同，具以爲異，而亦不可舉人所習知之異

以爲異。若舉人所習知之異以爲異，謂之狂舉。故曰狂舉不可以知異。有不可，正與上

條「有可」相對。有可，謂不可之中有可；有不可，謂可之中有不可也。說謂牛與馬有特異

處，決不可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異馬也。蓋齒尾爲牛馬所俱有，而牛不偏有齒，馬不偏

有尾；又牛不偏無有尾，馬不偏無有齒故也。今謂牛與馬不類，以牛有角，馬無角爲言，誠哉

類之不同矣。然就辯者而言，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爲類之不同，是狂舉也。蓋牛有角，馬

無角，爲人人所習知之異。自辯者觀之，無爭彼之可言，無當勝之可見，與舉牛有齒，馬有尾

何異？

又經說上第九十一條，「過五諾，若「員無直」，無說。」亦屬此類。

以上辭過四項，皆屬顯而易見之例，質之因明宗過，殆無疑義。正理論言宗過九前四者外，又有「自教相違，世間相違，能別不極成，所別不極成，俱不極成」五者。墨辯今所知者，惟有前四，餘五似非所尚，曾否論及，亦未探求，然已足徵古哲心理之同矣。說辟諸過，經說中尙未證知。公孟篇有一節，似論「說過」，茲引如次：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至室_{原作}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

右與尼夜耶經第十六句義「墮負」第七之「無義」相似。如實論墮負品亦同彼云：「唯有文字配列而無意義曰無義。」其所舉梵語例云：「聲是無常。」宗「婆婆之故。」以「婆婆之故」一語入辯，必致墮負。蓋婆婆者聲也，今舉以爲「聲是無常」之因，卽成過失。與此「樂以爲樂」，「室以爲室」同一無義。

又兼愛中篇有一節，可視爲「辟過」之例，亦引如左：

凡天下禍篡怨恨其^同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此何難之有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泰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曰：「是非其譬也。夫挈泰山而越河濟，可謂舉勁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

右與方便心論第一品論「喻相違」相似。彼云：「如言『我常』宗無形礙故。因如牛。喻」是名喻違。」蓋牛與我常，渺不相涉，何能取譬，故成相違。此以「挈泰山越河濟」爲兼不可行之譬，正與孟子所謂「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同義。蓋墨子亦謂挈泰山而越河濟，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故曰此非其譬也。非譬，卽辟過。

(未完)

中國古史上禹治洪水的辯證

高重源

目錄

前文

古史上的洪水之患及禹治水的真象并禹貢篇的真偽問題

第一 古代洪水之患的真象

(甲)就我國歷史地理以證古代是否有洪水的可能性

一·在夏商以前所謂中國的疆域四至

二·古代河流的狀況

三·中華民族古代所居之地爲黃河水患最劇之區

四·上古洪水的遺跡留存於我國中部者

(乙)我國古代記載洪水的史料

一·儒家以前的洪水史料

二·儒家以外的洪水史料

論著 中國古史上禹治洪水的辯證

第二 禹治水的真象如何

(甲)洪水何以發生於帝堯之世

- 一·人口增殖漸次與水爭地的原因
- 二·黃河至豫東魯西地平流緩亦為古代水患的原因
- 三·我國農墾增進亦為引起水患的原因
- 四·黃河在龍門一帶之水患的傳說及其辯證

(乙)禹治水的功績是否如各書所載及孟子所云

- 一·禹八年於外及禹跡所至範圍大小的剖析
1. 禹所治的河流是否如禹貢所記之多的剖析
2. 禹治水施功的先後及其工程之疏密的剖析
3. 當時水患所及的範圍之反證
- 二·對於古史辯顧劉諸人的主張之批評
1. 昔人對於禹治水的功績稱道過情的原因
2. 中國人所稱禹域漫無限制的原因

三·就論語及諸子所說以證禹之治水并不帶神祕性

1. 論語所載

2. 諸子之說

第三 尙書禹貢篇的真偽問題

(甲) 周秦諸子未有稱引禹貢篇名者

(乙) 詩書易傳春秋傳國語除夏書外均不道禹貢篇

(丙) 九州之名詩書論孟左國并未分別指出

(丁) 禹貢山川之名似雜取諸書而成

(戊) 禹貢篇中的罅漏

前 文

關於我國古代史上的論爭，在昔時多爲真偽有無的辯難，在今日多爲打倒偶像崇拜的主張。爲真偽之辯者曰：「我國古代史蹟，因經某某時代某某史家的穿鑿附會，造成莊嚴燦爛之過去的黃金時代，養成中國之泥古守舊的風習，是不可以不辯。」持此種論議者，又常懷一不爲前人所欺的自負心，如劉知幾史通、歐陽永叔帝王世次圖序，皆含有此種意味。

而崔述之古代考信錄，義尤兢兢。至康有爲之孔子託古改制考，新學僞經考等作，則或發於政治上的野心，或出於學派的門戶之見，其目的并不在考信，而在欲打倒他人的偶像，而造成自己的偶像，蓋已爲近時主張根本推翻歷史者之權輿。故近日爲打倒歷史的偶像說者，不過藉辯難，是非真僞爲工具，究其結果，則僞者固在所否認，卽真者亦在所排除。蓋既諡之曰偶像崇拜，則偶像固無真僞之可分。此所以在打倒歷史偶像之一派的心目中，對於歷史的否認，爲絕對的問題，而非相對的問題。自吾人平心論之，歷史偶像的崇拜，與學說的偶像崇拜，主義的偶像崇拜有何區分？歷史的偶像，固易養成國民之泥古守舊，或我慢褊狹的陋習。然在繫屬民族之向心力，及挽回國民之自信力的一方，亦不得云全無功用。不過居今日科學大明之世，對於古史上可以存而不論者，固不必強爲辯護。至於事跡之傳聞過當，一爲剔抉爬梳，儘可得本來的面目者，吾人又何必一筆抹煞，必施以剝皮擢筋，焚骨揚灰之刑而後爲快者。不知今日爲焚骨揚灰之做法的一派史家，與昔日之裝金着色的一派史家，其對於民族，對於歷史，所犯之不忠實的罪責，無有軒輊。而原情定罪，則後者又重於前者。茲因辯論洪水之事，聊判數語於此。

中國古史上的洪水之患及禹治水的真象并禹貢篇的真僞

第一 古代洪水之患的真象

關於我國古代史上洪水之患的一重公案，至今言者紛紛，或以爲歷史上的神話，如西方古代宗教史上，也有類似於此的紀載，或直以爲前人的作僞，如顧頡剛錢玄同輩，皆如是主張。余以謂不要管他西方古代宗教史上，是否有類於此的紀載，而(一)要就我國之歷史地理上細加推勘，以證中國在洪荒未闢以前，是否有洪水發生之可能性；(二)不管是否前人或儒家的作僞，我輩當就儒家以前的載籍，及儒家以外的言論著述，一爲較量，其與儒家一致者若干人，其與儒家反對者若干處，然後再下定論不遲。近世地質學家就冰山水川所存留的古代遺跡，證明歐美各洲，在洪荒之世，均有洪水的跡象。我國江河發源的地方，今尙存有雪山冰川不少，可知古代洪水之患，并非我國特有的事情。以下試爲論證於左：

(甲)就我國歷史地理以證古代是否有洪水發生的可能性

(一)在商周以前所謂中國之疆域四至

我國在春秋戰國以前，所謂中國者，不過黃河流域之數省。故上古洪水之患，也就是指的黃河流域而言，其範圍當比商周更小。尙書禹貢所記，雖不盡足置信，然黃河自有史以來，久爲中國之患，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不過後來的中國，疆域日以推廣，所以黃河的

水患，亦祇視為一方一隅的偏災。古代中國的疆域，既只限於黃河下游一帶，所以黃河的水患，竟認為漫天瀾地的洪水。

(二) 古代河流的狀況

古代草昧未盡闢，河流散漫於平地之上，全由天然支配。而草木暢茂，盤結壅遏，不易冲刷，河床淺而不定，容易漫溢於各低地，蓄為大澤，一遇洪水泛濫，則徧地皆成汪洋，幾於退消無期。觀於東北吉黑等省未闢荒原，現在尙多保此狀況。可知上古草昧未闢之世，水由地上行，散漫盈溢，脈絡辯識不清，而大陸平原更甚。「浩浩蕩蕩」亦只是形容其寬廣，不必一懷山襄陵，一因該一帶地理，固無山陵可懷襄也。

(三) 我中華民族上古所宅之根據地為黃河水患最易發生之區

黃河自滎陽以下，皆為平原，地土沃饒，在古代最易產生文化。我國有史以前之帝王所宅，如陳為太皞之墟，（今陳州）魯為少皞之墟，（今曲阜）衛為顓頊之墟，（今大名）當時我先民之根據地，多在直魯豫三省之交，皆今日河患最劇之地。故一遇洪水泛濫，遂為吾民族有史以前之大恐怖大紀念。

(四) 上古洪水遺跡留存於我國中部者

今豫之中東部，尚有古之滎波荷澤莆田諸遺跡。魯西今尚有微山湖。在北宋時有灤山泊。（俗稱梁山泊）河北省境內，今尤多大澤，幾占全省總面積三分之一。北方謂之淀，或謂之泊，皆上古洪水之遺跡也。在太古時，水行地面，此等澤泊，與黃河及其他諸水，或續或斷，匯成汪洋巨浸。夫以此縱橫不過千里之地，而藪澤如是之多，不明明為古代洪水之遺跡乎？此就黃河流域之地勢，與先民所宅之根據地，而論定其應有洪水發生之事者也。河自廣武出山與江出巫峽漢出鹿門相似故鄂多江漢水患直魯豫多河水患

(乙) 我國古代紀載洪水之史料其在儒家以前及儒家以外者

(一) 儒家以前之洪水的紀載（最嚴格的典謨及禹貢篇除外）

1. 「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詩商頌）此詩，王國維古史新證，推定為商代之詩。

2. 「緜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商書洪範）此為商代之書，由箕子傳之周者，故諸籍猶多稱為商書。

此外如尚書堯典及臯陶謨禹貢等篇，都有關於「洪水」一部分的，或全部分的紀載。但以虞夏書經文，似曾經後人增飾者，雖有史實為之素地，然不必徵引。

(二) 儒家者言以外的古代洪水的紀載

儒家者言以外的古時洪水的史料，關於禹治水者不少。其尤顯然的，莫若楚辭天問篇，莊子天下篇及史記秦本紀等。

1. 楚辭天問篇

「洪水極深，何以窺之？地方九州，則何以墳之？……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2. 莊子天下篇

「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海夷九州也。」

3. 史記秦本紀

「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積水放之海。」

案楚辭天問篇，有如後人所編之韻文歷史。明代歸有光之萬古愁，即模仿天問篇而成者。故天問篇在古代歷史材料上，總算為比較的有價值者。莊子天下篇，係引墨子之言，墨子祖述禹者也，其言亦必有相當的根據。至秦本紀則出二世之口，亦必有所授受。此外荀子亦有類似於前的紀載。

第二 禹治水的真象如何

(甲) 洪水何以發於帝堯之世的原因

如前所述，洪水之患，依我國歷史地理上的關係，在古代爲絕對的可能。但何獨發生於帝堯之世？余以謂此中有數原因，卽：

一·人口滋殖人與水爭地的原因

在堯以前，中國雖早入於耕牧並行時代，但民族之生聚未盛，儘有高地以供農牧之用，故尙不甚感受積水之害。自黃帝以後，吾民族之根據漸固，異族之侵逼已去，生聚日繁，用地日廣，帝堯上去黃帝數百年，其時遂有感於去積水之必要。孟子有云：「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一則知洪水不始於堯代，特時至堯代，而人乃有與水爭地之必要耳。（崔東壁考信錄亦如此云）

二·黃河至豫東魯西一帶水流紆緩地土坦平亦爲上古洪水之患的原因

黃河下游，兩岸地土坦平。至堯舜時代，我民族入於農耕社會者已在千年以上。在古代農事初興，本只能就河流沿岸之新沖積地播種。因古代農器粗笨，新沖積之地土少草萊，易耕耨。如埃及之尼羅河下游一帶，每年於水退後播種，所穫甚豐。世人謂尼羅河開羅一帶爲埃及之穀倉，至今猶然。特以尼羅河河身

徑直，而開羅距入海之口不遠，無淤塞水口之患，故利用至於數千年不改。中國之黃河則不然，滎陽而下，河身已落平地，而距出海之口，尚遙遙千餘里，且正面有泰山山脈，隆起四垂，河身折而北流，昔人云：「黃河九曲」，此自青海發源以訖出海之地言之也，若自滎陽以下，雖無九曲，而紆折處却實不少。夏書禹貢沈州下言：「九河既道」，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禹貢導河亦言：「又北播爲九河」云云，但事實上不必如此。當時水行地面，至沈冀之北，因地土平坦，河流散漫不一，如今北滿及外蒙諸河流，一望瀾漫，頗難辯其經流所在。前清中俄劃界時，對於黑龍江省西北之界，含混言以額爾古納河爲界，不說明經緯度數。厥後因當地河流散漫，行於地上，寬以數百里計，俄人頗自上游，暗將水流南移，至清末重新劃界時，而中國失地，遂至數百里之多。即黃河在古代冀沈間，所以有九河之名之好例證也。

三·中國墾殖恆與水患爲正比例的原因

向來我國農墾愈益發達之區，則當地之水患，輒卽緣以增加。此無他，因農人只知一朝之利，對於沿水之沖積地，一味貪墾，不肯稍留餘地，一到雨期，則泥土恆被

沖入河床，若遇暴洪，則更冲刷盡淨。在雨量多而農耕以種植水稻爲主要產品諸流域，且河身直而流急者，爲患尙遲；其雨量少而農耕不植水稻諸流域，且河身屈曲而流緩者，爲患必速而大。此黃河流域，所以入農耕社會時期不過千餘年，已有水患發生，待禹之疏導，患乃稍戢，亦終不能根治。而揚子江下游，至今尙不甚感水患者，固由荆揚二州，厥土塗泥，性耐冲刷，而江身直而流急，沿江流域，多藝稻田，尤爲最大原因。現今東北之遼河、松花江、嫩江諸流域，其墾闢遠者不及百年，近者不過三數十年，而水患已逐年加劇。亦由東北雨量不甚多，農耕少植水稻，而當局於沿水流之地，未設墾闢的限制，劃定沿水若干丈內不許破墾，要爲最大原因。今既如此，古亦宜然。此洪水之患，發生於堯代之又一原因也。

四·黃河上游水患之傳說疏證

史記有「禹鑿龍門」之說，尙書禹貢篇，亦言「導河積石，至於龍門」，此兩說大抵皆得自傳聞，非紀實也。然春秋紀梁山崩事，三傳皆載，而公穀皆言「壅河三日不流」（公羊傳作沔），晉人大懼，然則禹鑿龍門之說，或由地層變動，若山岸崩塞，壅河橫決，亦未可知。史稱「當呂梁未開，龍門未鑿，河出孟門」云云，此說

雖今不足徵，然山崩壅河，古代尤易發生，地質學家言之綦詳。蓋因古代河流冲刷未寬，在兩岸高山偏仄之區，尤易崩陷。黃河在山陝兩省間，兩岸峭壁，水流湍急，不比下游之散漫紆緩，故橫出孟門之說，絕非憑空虛造。但謂龍門之險，全由人工開鑿者，亦不盡合於地質學家言。古代自少皞顓頊以後，因流冀間積水日以漫漶，乃漸向西北高地遷徙。堯舜禹皆都晉南，即爲此故。其或堯代以上，山崩阻河水橫出孟門，而此區區冀之西南一隅，亦不能免冲決之患，禹乃鑿龍門先固根本耶？然龍門灘之險，在太古必較今尤高，其何能鑿？但後人見之，疑爲禹鑿耳。（禹貢導山言岍岐逾河由壺口雷首以至碣石亦誤）

(乙)

禹治洪水之跡是否如諸書所載及孟子所云。今之否認禹之有其人，並其治水之事者，要以顧頡剛錢玄同輩爲最力。顧氏所引諸書之佐證，亦即吾人所習見，特一經彼之解釋鍛煉，則覺其有問題耳。對於顧氏之主張，持反對論者亦不少，以劉揆彜之引證爲最詳盡，以張蔭麟所持方法爲最徑直，有推翻顧氏之主張的氣勢。而王國維古史新證一二章，更有以補劉張二人所未及。胡適之作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以上諸說見古史辯一二冊）

自認有偏袒顧頡剛的嫌疑，然要不失爲近日對於中國古史之極有價值的辯論。吾人講述古代史，本不在旁徵博引，專重考據。但自顧氏論出，學術界總不免引起若干疑團。若如所云，則禹之人已爲烏有，安論政治事功及當時的歷史真相？王國維云：「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爲之素地。」禹之人物，既有紙上的史料，及地下的材料，確證爲有其人，則其治水事跡，雖不必如典謨及禹貢所言，而要亦不能根本否認。此大前題既經解決，則其他之枝葉問題——如懷疑派所持諸疑問，均不難一一解答。蓋以此爲中國文化根本問題，所謂「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者也。以下試即懷疑者關於禹治洪水的事跡，認爲有神秘性者，加以解釋可乎！

一、對於顧劉「禹八年於外」及禹治水疆域大小辯論的剖析

顧頡剛疑孟子「禹八年於外」之說，以謂當時洪水滔天，而禹隨山刊木，分割九州，疏滄江河，若是個人而非神，誰也做不到。下更附以某工程師之說。劉揆黎的辯證，大約引墨子、荀子、韓非子等說，以證治水之功，非只是禹一人，同時並有益臯、陶、橫、革、直成等，且必率有民衆。

1. 禹所治洪水其河流之長短多寡及疆域範圍大小之分析

余於顧所懷疑者，亦爲久所懷疑之點。案孟子原文爲「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云云。誠然，當洪水泛濫之時，物質器械未臻進步，八年之歲月，雖不爲不久，然究竟做得如許事件？如顧氏所云「中國今欲導一區區淮河，久而無成，何況禹所治之水，十百倍於淮之水，安得有如彼神力也？」

顧之所疑，固未卽當時所謂洪水之真象，詳加體察，而劉之辯駁，亦未暇卽洪水的實在所及之範圍，一爲推動。余前已言之，古代交通阻塞，無清楚之地域觀念，恆各以自己之所在地域，看作世界中心，遇到水患，一望汪洋無際，就以爲通天下皆然。故帝堯時代之洪水的真象，卽禹所治的洪水之真象，實實在在的說，到底不出黃河下游一帶，卽現今直魯豫三省及淮徐之間的一大部分。特經尚書及孟子說的如火如荼，便覺得聲勢浩大。然加以細細推動，彼亦只是說：1. 「禹疏九河」，九河卽黃河到允（亦作沅）冀之北，散漫而成者，正非果有九條大似黃河之水。2. 「滄濟漯而注諸海」，此乃今山東河南間之二水，初亦爲黃河所溢而

成，今沒於河久矣。3.「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汝水在今河南省中部，至豫之東而合於淮，漢在陝豫之南西部，本無俟於疏導，孟子不過因語氣之便，連類及之。淮水發源於豫南，經豫東入今安徽省境，泗發源於魯南，又西南流合於淮，其經過地點，大都在今山東省境，及皖北之潁鳳，江北之徐海一帶。總計孟子此一段具體說明，禹所治的河流，及其道里的遠近，則水不過黃河下游所漫延的分支，及附於黃河之濟漯二水，及密邇黃河之汝漢淮泗四水，而漢且爲附帶的說出。因漢水行於山中，無漫延之患，不須疏導也。

由是余可得一真確的結論：即當時禹所治之水，不過黃河下游一帶，及附於黃河，近於黃河之濟漯汝淮泗而止。其範圍所及，則今之河南省之大部分，河北省之一部分，山東省之一大部分，及皖北江北之一部分而止。總其道里遠近，則東西不過二千里，南北亦不過二千里內外也。當時所謂天下，所謂中國，如是而已矣。然則孟子所云「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之，天下……水逆行，泛濫於中國……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之數言的「中國」，皆指此黃河下游之直魯豫及江北皖北之大部而

已。是何也？則彼固明明指出「禹疏九河，濬濟漯，決汝漢，排淮泗，」等數水，其下即緊接之曰：「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並未言導江，導渭，導弱水，導黑水，至於合黎三危南海等之鋪張揚厲，如禹貢篇所言，皆秦統一前後之疆域者可比。吾人安得因其言「天下，」言「中國，」而遂視爲今日之所謂天下，今日之所爲中國也？

2. 禹所治的洪水其施功及其工程之疏密的問題

於此吾人又可得一結論，即孟子所謂「疏」「濬」「決」「排」者，亦第略述各水之情形，及禹當日施工之次第先後，斷不能如今日之新式的河海工程學之精密。故禹之治水，乃墜荒地闢草萊之治法也。孟子云：「益烈山澤而焚之。」史記云：「決河積水放之海。」此語最有歷史價值，最足以代表當時治水的狀況。今日歐美之治水，乃培植園藝庭院之花木蔬果的治法，故一埠頭一港灣之費，動需數千億萬元。安得持以與四千餘年前，文化兆始之時代相比較？故八年於外，大致功成，亦算不了如何神奇。（洪範言「鯀湮洪水」堯典言「九載績用弗成」足徵在禹以前已施工不少）

3. 當時洪水之患所及的範圍之反證

余更即孟子所言「禹八年於外」之下，所緊接之「三過其門而不入」之一語，（如是說者不止孟子，不過因顧劉兩君之辯論，皆以此言爲標的之故）以反證吾前說之不謬。蓋「八年於外」歷時雖若甚長，至於「三過其門」則足證此數年之中，已有數次之往復去來。以當時交通之困難，八年之中，而往復去來者三次，又加以治水工程所耗的時間，計其所經歷及施功的地域，必不能甚遠。考夏后氏發跡之地，蓋在今之河南開歸一帶，如夏邑、禹州、太康、杞縣等地，皆其遺跡可指者。禹治水之疆域範圍，既不出直魯豫一帶，（當時山陝亦有一部分在吾族管理之下，但以該兩省地勢高，無水患，故施功不及焉，至禹貢所言不足據，則另詳於下）則「三過其門」之說，理所應有，以時間空間的推算，皆屬可能。（禹三過其門而不入之說，史記諸子亦云）

二·對於顧劉禹蹟的辯論之分析

顧氏因詩經上有「澧水東注維」之績……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禹敷土方……設都於禹之蹟……鑽，禹之緒，「及尙書」以陟

禹之蹟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又以史記有「禹娶塗山……巡狩崩於會稽」諸說，遂認禹爲古代南方民族所傳之神，遂云：「所以禹治洪水之事，乃因中國有黃河的水患，有求一水神，或一個有治水的大神通之人的需要，恰由越舒傳了一個禹來，於是就十分的信奉了。」云云。

關於顧氏此一段的懷疑，劉揆所加的辯駁，甚爲博洽。要均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劉所徵引，尤爲詳博。但余認爲劉之持論，雖辯而有據，而究未暇本於當代歷史社會之實在的情形，而說出昔人對於禹治水之功，誠不免有推尊過火之所以然，以解吾人之惑。茲將愚見所及，略爲補充的說明於左：

1. 昔人稱道禹治洪水過於神奇的原因

凡人於不可抗禦的災患，苟有人焉爲之消弭，則其稱道之也，常踰於其量。如前所述，古代交通阻塞，無清楚之地域觀念，各以其自己的地域，看作世界中心，本來只一黃河泛濫橫流，直接受其害者，東西南北，各不過千餘里，而當時之人，視爲彌天之禍，又不幸「鯀墜洪水……九載績用弗成」，由是國人皆懼，以爲此洪水將終古無消退之一日也。乃忽絕處逢生，先得一「烈山澤而焚之」之益，而「禽

獸逃匿……鳥獸之害人者消，「又未幾而禹疏導之功成，「水由地中行……人得平土而居之。」吾人爲當時人設身處地，應如何歡欣鼓舞，崇拜其名？至於禹所施的功，究竟如何，更非一般人所能知悉也。則謂之「神禹」，謂之「神功」，傳出許多「神話」，視爲具有神工鬼斧，掘地掀天，搬山塞海的本事。甚至雷公電母，山妖水怪，皆惟禹能制之。所以九鼎上的魑魅魍魎，亦後人據所傳聞，象禹之功而作者也。（淮南子稱九鼎爲帝啓所鑄）此稱道過情之理由一。

2. 中國人所稱禹域漫無限制的原因

天下極善極惡之所在，後人輒以類例相從，不暇計及事實，故善則歸之堯舜湯文，惡則歸之桀紂幽厲。後世念書人，動云讀孔子之書，其實中國之書，屬於孔子者，曾不得千萬分之一。子貢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天下之惡皆歸焉。」

可惜子貢只說了一面的話，而不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善，不如是之甚也，……天下之善皆歸焉。」中國人向來本於善善從長的習慣，於古人過情之譽，總不肯爲揭穿指明，留以勞今之史學家剔抉爬梳。所以禹治水的功績，本來也只限於黃河下游，即今直魯豫一帶，而昔人任凡舉一山一水，欲有所說明，輒不問

禹跡曾否到過，而必推爲禹之功。如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灋水東注維禹之績……設都於禹之蹟」及書之「以陟禹之蹟方行天下至於海表」春秋傳之「微禹吾其魚乎」云云皆是觸目山河愴懷古人，遂若中國之寸土尺流無一不有禹之手澤留存者。顧氏以甸山爲賓淵認如日本神代史上之伊邪那岐命及伊邪那美命之以「天沼茅將漂蕩不定的國土整理堅固」一樣的意思。劉君只是對他的懷疑加以辯正而未暇專就人類歷史社學上立論且稍不免帶經生家門戶的氣味所以硬主張堯禹時的疆域是東漸於海西被流沙南有交趾北逾幽燕的話。劉君考據之精蒐羅之勤實在令人佩服。獨惜對於當時社會情形未暇爲充分的發揮耳。

三·就論語及諸子所載以證禹治水的事蹟之不帶若何神祕

論語所稱禹治水的事蹟較諸家所言特爲平易近情。如言「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曰「躬稼」曰「盡力乎溝洫」非特不帶神祕性且並其治水之事而言之輕輕淡淡。古史辯謂此兩則不類以爲他處言禹皆帶有神的性質，而此兩處獨否，謂爲禹由天神而轉爲人王的索線

云云。余以謂論語所言，乃足以爲禹的真傳。由來孔子論人言事，不肯爲過火語。至於孟子，則多帶演繹擴大的性質。惟是「禹稷躬稼」的「躬」字，與「卑宮室而盡乎溝洫」的「力」字，吾人不要望文生義，過於拘執。此一如諸葛亮之「躬耕南陽」及周頌言成王之「率時農夫」的「躬」字，同一用意，不過言躬任指揮教導，不肯自暇自逸云爾。然亦可見禹一生的事業，始則八年於外，俾河復經流，人得平土而居，又復浚治溝洫，俾農事早得復業。故墨子稱「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韓非子稱「禹躬執耒耜以爲民先」，史記秦二世引韓非「禹身自持耒耜」，同一言禹治水事，而或言「操耒耜」，或言「執耒耜」，或言「持耒耜」。夫「耒耜」也，「耒耜」也，「耒耜」也，名雖不同，要皆古時治田之器。而禹治水所用之具，仍不外此。足徵禹八年於外，並非專治水患，毫不顧及田功。且田功卽水功所寓，水功卽田功所先，又以見禹當時所用以爲治水的工具，固甚簡單幼稚（墨子去古不遠，其言必有所本）。證以人類歷史社會學，在禹治水時，當然尙無甚精巧的器械。而墨家法家尙質，對於古史所言，不加修飾，不似儒家之鋪張（孟子特甚）揚厲，而於禹的人物，禹的事功，及洪水的真象，反

可稱比較的翔實也。

第三 尙書禹貢篇的真偽

近人因懷疑於禹貢篇之爲偽作，而牽連於禹之人物，及洪水的有無之問題。故尙書禹貢篇的真偽問題之大前提不先解決，則一切言說，皆徒辭費。夫以禹貢篇的條理組織，更在典謨之上，若果禹貢篇真是成於夏代，或雖非成於夏代，而所記的事蹟，確合於當日真象，則我國當代之疆域，及當日之文化，寧不可驚？而無如衡以商周之典籍，其地理名稱，疆域分割，殊多牴牾。竊疑禹貢一篇，至少亦當成於秦人統一前後。試爲舉其例證如左：

(一) 疆域畫分

甲 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雍，梁，

乙 五服甸，侯，綏，要，荒，每服五百里

(二) 田等 上·中·下 每等三級共九級

(三) 賦等 上·中·下 每等三級共九級

(四) 物產 天然品，(動植礦)人造品，絲織品麻織品毛織品
卉織品金製品石造品

(五) 交通 水道 陸道

- (六) 封建 錫土，賜姓，采，男，邦，諸侯，夷，蔡，蠻，流，
 貢獻 正貢，篚貢，錫貢，包匭，納錫，
 (七) 征役 甸服三百里皆服役，
 (八) 疆域四至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
 (九) 山川脈絡(山)北條(黃河以北)中條(河之南江之北)南條(長江以南)(水)江淮
 (十) 河濟

以下即就上所列者，分別附以己見。

(一) 疆域畫分

甲·九州 九州之名，究竟始於何時，除尚書歷言九州之外，昔人好言掌故者，莫若春秋左氏傳及孟子，考左傳中，雖有時言及九州，而究未一一指明各州所在，及其名為某某，當時各國，自言其疆域者，亦未自言所宅為何州，如昭公四年，晉司馬侯言：「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云云，並未言九州之名為某某，其所謂「冀之北土」，是否為冀州之冀，尙是問題，因晉之北原有冀國，左傳僖二年，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云「冀為不道」云

云厥後大約并於晉，故晉大夫有冀芮，後卻缺能蓋前愆，文公復與之冀，是冀乃晉西北之地名，但該處言「冀之北土」，是又不專指冀國之冀，因產馬之區甚廣，不專在冀邑之北，况下又繼之曰：「無興國焉」，則所指疆域之廣可知，故九州終是問題。又如齊晏子對景公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歷述前於齊之建國於該地者三四姓，而不言齊爲青州之域。又楚人自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昭十二年令尹子革言）而不言辟在荊州。又如楚子西言：「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何以不言棄在揚粵？（昭公三十年）又吳伍員言：「吳介在蠻夷」，（哀元年）何以不言介在揚粵？至於秦所都之雍爲地名，與晉之絳對舉，（僖十二年自雍及絳相繼）則雍亦似非九州之州名。此關於九州之制，在春秋傳無所考證者也。孟子只言「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並未言九州，此與蘇秦說六國言「諸侯之地五倍於秦」者略同，乃估較當時疆域的廣狹，非說明九州也。

乙·五服 五服之說，較之九州之制，更爲板滯難行。國語祭公謀父所言之五服，與禹貢同。而周書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等篇，則云「侯甸男衛」，或「侯甸男

邦采衛。」春秋傳桓二年，記晉師服之言，「今晉甸侯也。」晉非畿內之國，其所謂「甸」，乃「侯甸男衛」之「甸」，非國語謀父所言五服之甸，亦非禹貢五服之甸。臯陶謨言「弼成五服，至於五千」，義與禹貢五服同，然終不易考證確鑿也。

案服有服事服從之義，但諸侯之服事服從，固不專在道里遠近，如西戎獫狁，偏在周之肘腋，而爲化外，燕韓齊紀，距周二三千里，而爲周之懿親，卽其明證。

二·田等 分上中下三等，每等三級，此亦不必爲夏時制度。

三·賦等 當洪荒初闢，洪水初平，制器未精，尙爲初由宗法轉入封建之始，何來有此整齊畫一之制？降至西周初葉，大行封建，始有「疆以某索」之說。如魯衛之「疆以周索」，晉之「疆以戎索」，（春秋傳定四年）是也。然各封域內之人，亦惟對於所在諸侯有賦，對於天子無直接賦役也。此禹貢田賦之制之未可置信也。

四·物產 禹貢所列各州入貢之物產，於天然品則分動植礦三大類。如青州之海物惟錯，其中必有唇蛤之類的動物，（水族）徐州之羽畎夏翟，荊州之大龜，梁州之熊羆狐狸，皆「動物」也。兖州之漆，青州之桐，徐州之柶，揚州之篠蕩，惟木，荊州

之柁幹栝柏榦簞楛菁茅，皆「植物」也。青州之鉛及怪石，徐州之五色土及浮磬，揚州之金三品及瑤琨，荊州之金三品及礪砥砮丹，豫州之磬錯（爲天然產品，抑爲人造品待攷），梁州之璆鐵銀鏤砮磬，雍州之璆琳琅玕，皆「礦產」也。以上關於天然品者也。

其屬於人造品者，大抵分「絲屬類」、「毛織物」、「麻織品」、「皮織品」。尙有卉服不知爲何種，或以爲木棉作品，或以爲木草製品，未敢斷定。如兗州之絲織文，青州之絲及屨絲，揚州之織貝，荊州之玄纁組，豫州之纁纁，皆「絲屬類」也。梁州之織皮，「毛織物」也。青州之絺枲，豫州之枲絺紵，皆「麻織品」也。揚州之卉服，或云以草木之皮織成者。冀州之皮服，或如今之革製衣，而非毛皮之裘。豫州之錯，「金製品」也。徐州之浮磬，荊州之礪砥砮，梁之砮磬，「石製品」也。

國語云：「黃帝能成命百物，」言凡名物，至黃帝時始錫以定名，豈至夏禹時遂有如是之進步耶？殊未敢盡信。

五·交通 篇內歷言浮於某至於某者，皆言水上交通，所言逾於某處者，皆水上不能

直達，而假陸路以至者也。

六·封建 封建之治至周始備，禹貢言「錫土姓」，即封建之義。以人類社會學推之，中國歷史此時初由宗法轉入封建，故此節無甚可駁難處。然斷不能如五服項下所言之詳密。

七·貢獻 貢獻乃封建制時代之制，然必定為某某國之職貢。今乃漫以某州言之，計一州大者縱橫數千里，如冀揚荆梁雍之五州，可容大小之國千餘，豈均負此職貢耶？而各國所產，固其不一致，此作書者百慮之一疏也。（春秋傳僖五年「晉滅虞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楚貢包茅不入」皆但指一國言）

八·征役 古書有力役之征，禹貢既分甸服為王畿，即五百里之內，故力役之征，自以最近者為便，然春秋傳言諸國力役之征，則不聞以遠近而有分別。

九·疆域四至 按史記於黃帝本紀下，已有如是記載，至顓頊而更擴大，不知究何所本。禹貢於東西言所至，於南北則僅言「朔南暨」，又言「聲教訖於四海」，蓋作者於南北之地理，不甚清楚。（似此書成時楚與燕趙未亡）

十·山川脈絡 當時洪水初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山川脈絡，直屬無從探得。西漢

上距禹時將二千年，而張騫鑿空，欲溯得黃河之源，尙難於登天。禹貢於江河兩源，雖均未至究竟地點，然導河自磧石，導江自岷山，已覺非當時所能做到，故似秦人作品。（禹治水乃救當時昏墊，非專爲考據然禹貢則直爲著作品）

以上乃就人類社會學推論禹貢之不必成於夏代。至其中罅漏之處，尙多未經人發見窺破者，茲爲略舉數則於左：

(甲)

周秦諸子未有稱引禹貢篇者。孟子墨子最好稱引古書，均不見禹貢之名。孟子子僅言「夏后氏五十而貢」，而不言爲禹貢篇所載，墨子祖述禹者也，亦不道禹貢之名。他如荀與老莊韓非國策楚詞皆然。（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

禹貢言「導淮……東入於海」假令禹貢在孟子斷無不見之理）

詩書及春秋傳國語等，除禹貢本篇而外，他處無言禹貢者。

(乙)(丙)

九州之名，詩書（禹貢篇外）論孟左國亦不見。詩商頌有「九有九圍」，左傳有「畫爲九州……九州之險也」，「冀之北土」等語，但均未詳列九州之名。

其他楚辭天問篇，莊子天下篇，亦但言九州，而未分言其名爲何。至國語所云「謝西九州」，則指今豫西南陽某一小區域，春秋左傳所言「九州之戎」，約當該

地。

(丁)

禹貢上所列山川之名，似雜取詩書春秋傳及國策國語山海經等書而成者，例如「雍州」下之「涇屬渭汭」則本邶風谷風之「涇以渭濁」句，「漆沮既從」則全錄小雅吉日之「漆沮之從」一句，「澧水攸同」則全本於大雅下武之「澧水東注維禹之蹟四方攸同」數句，「荆岐既旅」之旅字爲祭名，乃爲周制，如論語「季氏旅於泰山」之「旅」是，「終南惇物」則本於詩秦風之「終南何有」句，「鳥鼠同穴」出於山海經，「原隰底績」出於大雅篤公劉之「度其隰原」句，「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則出於孟子所引堯典「竄三苗于三危」之句。

他如黑水，西河，弱水等名，亦多出於山海經。

(戊)

禹貢本篇內可懷疑之點不少，例如導山之「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又「導嶓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案此（外方）所在，即後人所稱中條山脈正支者，由今陝西之南入豫西，轉繞豫南以至安徽省中東境而盡者也。此（內方）之所在，乃中條山脈之旁支，由今川陝二省之交，出於漢水之南，轉入湖北省境，成爲漢水西之一帶山脈，而盡於漢陽之大別者也。

其所謂（外）乃在豫之西南，其所謂（內）乃在漢水之西，非即春秋傳楚國（外方城）（內方城）之明證乎？堯舜禹均都冀，禹貢之貢道，其最終目的地，皆指今之晉南，顧何以（外方）……（內方）之名，不以晉南帝都所在爲本位，而乃以春秋時楚之所宅爲本位？此非禹貢之篇成於春秋戰國後之明證乎！又如禹貢導水爲該篇成於秦人統一前後的證據，亦有數點，如「導黑水……入於南海」按中國發源西北流入南海之水，皆由今西藏發源，經滇邊以入安南緬甸。以禹治水時草昧之未開，即河源江源，尙不能到，况於入南海之水平？且當時所謂「治水」不過救中國目前昏墊之災，安有餘暇溯尋諸水之源，而並至於與中國無關，而下入於南海之水也？故禹貢篇決爲後之專致力於地理山川脈絡者之著作，而決非古代史記。

又導漾項下之「滄浪之水……三澨……大別」等山川，皆春秋以後之名。孟子引孺子之歌云：「滄浪之水清兮……滄浪之水濁兮」皆有韻而句調齊整，禹貢「滄浪之水」四字，或即本此。「三澨」無確解，案春秋傳，楚有漳澨、蓬澨、雍澨、勾澨等地名，禹貢「三澨」之名，或即本此。大別見於春秋傳，吳楚柏舉之戰，

但柏舉之役之大別，在漢水之東，而禹貢云「荆山……至於大別」則在漢水之西，此明明爲北人所作，不甚諳南方地理，其下「東匯澤爲彭蠡」句尤誤，（楚詞 漁父之歌亦以滄浪之水四句作結，足徵其爲楚歌）

導江「至於澧」以下，亦模糊影響，大抵當時楚尙未亡，秦人將統一未統一，故于江之下游不詳。其或呂不韋招致天下士作書而成，與月令王制等耶？觀於導水導山之詳於雍梁可知。

九州之域，秦嶺以南謂之梁州。案古時謂渡水之橋爲梁，如詩大明「造舟爲梁」，又謂山之橫亘者爲梁，如孟子「去邠踰梁山」，史記「呂梁未鑿」之類。春秋傳及國策多言巴蜀事，不以梁州稱巴蜀也。史稱秦人圖蜀，鑿金牛路，蓋卽架設棧道事也。按「棧道」與昔人所謂「飛橋」之意略同，橋梁同義，禹貢梁州之稱，恐卽因鑿棧道得名也。雍爲秦都，梁爲後得之名。

要之禹貢一篇，若嚴格的化分，則罅漏之處甚多，欲詳爲估較，非另爲專篇不可。

論著 中國古史上禹治洪水的辯証

唐代藩鎮之禍可謂爲第三次異族亂華

劉揆藜

唐代藩鎮之禍，爲世人所熟知；而藩鎮之禍實爲異族亂華，則爲常人所不甚悉。蓋嘗考之，唐代藩鎮之禍始於玄宗，而首開此禍亂之風者係李獻忠安祿山史思明，李獻忠安祿山史思明實皆異族也。玄宗以降，因肅宗代宗之姑息與失政，致藩鎮之禍漸演漸廣，而擴張此禍亂之風者係僕固懷恩李光弼李懷仙李寶臣李正己田承嗣薛嵩梁崇義，而僕固懷恩李光弼李懷仙李寶臣李正己復皆異族也。自是之後，藩鎮之驕橫跋扈者，稱兵抗命者，擅地割據者，大半屬於異族。風氣旣成，漢族之爲藩鎮者自不免多受影響而效尤，然其跋扈特甚者，大抵仍異族也。逮乎唐末，李克用虎據河東，卒致五代之時，李存勗李嗣源李從厚石敬瑭石重貴劉智遠劉承祐等迭帝中原，劉崇劉鈞等建立北漢，則皆異族矣。故唐代藩鎮之禍，謂爲異族亂華，似非過當也。

異族之亂華者，周代以前，不可得而詳。由周至唐，異族之亂華也有三期。其（一）爲西周末葉及東周春秋之時。是時也，白狄之鮮虞，肥鼓，赤狄之東山皋落氏，廡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鐸辰，長狄之郟瞞，北戎之山戎，無終，西戎之犬戎，大戎，小戎，驪戎，義渠，大荔，以及姜氏

之戎，蠻氏之戎，陸渾之戎，揚拒之戎，泉皋之戎，茅戎，伊洛之戎，大舉侵擾全黃河流域，深入雜處肆亂於漢族諸邦之中。當此「戎狄豺狼」諸夏存亡危急之秋，賴齊桓公管仲「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起而攘夷。秦晉等國繼之以漸消滅戎狄，「用夏變夷」使之同化，於是漢族始得免於爲「被髮左衽」。

其(二)爲兩晉南北朝之時。是時也，異族雲擾，世謂之「五胡亂華」。其實非止五胡也；如匈奴，如羯，如鮮卑，如烏桓，如氐，如羌，如巴夷，如義陽蠻，如滎陽高麗，咸雜處漢族之中，擾攘騷亂於全黃河流域及江漢流域，先後稱兵肆虐，或據地立邦，互相殘賊，互相吞噬。影響所及，黃河流域漢族大遭荼毒。其中雖亦有冉魏，前涼，西涼，北燕，北齊等漢族先後所建之邦，或脩或短，然其最恣睢暴厲者，均屬異族。始也匈奴，繼之者羯，繼之者鮮卑，繼之者氐，繼之者鮮卑與羌，殿之以鮮卑之魏與周。至於隋，始全爲漢族所撫有而歸於混一。

其(三)爲唐中葉至五代之時。是時也，如突厥，如鐵勒，如契丹，如奚，如高麗，如靺鞨，如回鶻，如吐谷渾，如黨項羌，如河西胡，如武陵蠻，其族之居於中國爲唐藩鎮者，大率跋扈驕橫，迭爲禍亂，擁兵割據，抗命稱雄，卒至亡唐而傾覆後梁，而所謂沙陀突厥族者，遂迭帝中原，爲後唐，爲後晉，爲後漢，爲北漢。直至宋之統一，諸異族之入居中國先後爲藩鎮者，其勢始衰。

故曰：唐代藩鎮之禍實可謂爲異族亂華，亦可謂爲中國有史以來第三次之異族亂華也。茲將唐代中葉以後所以建置藩鎮及其所以多用異族爲藩鎮之原因，先爲說明如左。次分條列舉亂華諸異族之藩鎮，略言其經過。至於其爲亂之事蹟，過於繁重，不多述焉。

- (一) 唐代中葉建置藩鎮之原因
- (二) 唐中葉多用異族爲藩之故
- (三) 玄肅之際柳城雜胡藩鎮之亂華
- (四) 肅宗時代突厥雜種藩鎮之亂華
- (五) 代宗時僕骨等族藩鎮之變叛
- (六) 代宗時高麗等族藩鎮之割據
- (七) 德宗初奚族契丹族等藩鎮之聯兵共反
- (八) 德宗中葉渤海靺鞨族藩鎮之叛擾京畿
- (九) 憲宗時契丹等族叛藩之削平
- (十) 穆宗以後回鶻族藩鎮之世襲
- (十一) 懿宗僖宗時代吐谷渾等族藩鎮之相攻

論 著 唐代藩鎮之禍可謂爲第三次異族亂華

(三) 唐末沙陀突厥族蠻族藩鎮之擾攘興盛

(一) 唐代中葉建置藩鎮之原因

據陸贄論關中事宜狀：唐自「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則居重馭輕之意」也。又據新唐書兵志：唐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此新唐書方鎮表序所謂「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者是也。至其「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且「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亦無握兵之重，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也。」

及玄宗「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又天寶之初，爲駕

馭四方異族之故，於邊陲要地一置十節度，經略以備邊。曰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疎勒四鎮，兵二萬四千。曰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兵二萬人。曰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兵七萬三千人。曰朔方節度，捍禦突厥，統經略豐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軍于二都護府，兵六萬四千七百人。曰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橫野崑嵐四軍，雲中守捉，兵五萬五千人。曰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九軍，兵九萬一千四百人。曰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都護府，兵三萬七千人。曰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門寧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兵七萬五千人。曰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天寶平戎昆明寧遠澄川南江六軍，兵三萬九百人。曰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管，兵萬五千四百人。一（通鑑卷二百十五）此爲邊陲建藩鎮之原因及經過，不僅廣以節度名官，且委節度使以軍馬大權，或久任，或兼領，往日居重馭輕之道漸墮，邊將之權勢驟重。

自是以後，經安史之亂，廣置節度使於國中，與時增加，權任益重。有如唐書兵志所云

「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王侯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自國門以外，皆…方鎮矣。」此唐於內地廣置藩鎮之原因及經過之大略也。

(二) 唐代中葉多用異族為藩鎮之由來

自唐睿宗景雲初年至玄宗開元末年之漸次置節度使於邊疆也，充節度使者，異族絕少。茲為明瞭起見，爰將睿宗景雲初至玄宗開元末所有節度使之可考見者，列表如左，而後稍加以說明：

薛訥	漢族	睿宗時為幽州經略節度使，玄宗初為和戎大武節度大使
賀拔延嗣	鮮卑族	睿宗時為河西節度使
阿史那獻	突厥族	玄宗開元初為碣西節度使
郭知運	漢族	玄宗開元初為隴右節度使
郭虔瓘	漢族	玄宗開元中為隴右節度使
張嘉貞	漢族	玄宗開元中為天兵軍節度使
楊敬述	漢族	玄宗開元中為河西節度使

張	說	漢族	玄宗開元中爲天兵軍節度使，旋兼朔方軍節度使
王	君真	漢族	玄宗開元中爲河西隴右節度使
王	陵	漢族	玄宗開元中爲朔方軍節度使
李	濟	漢族	玄宗開元中爲劍南節度按察使
張	敬忠	漢族	玄宗開元中爲河西節度使
杜	暹	漢族	玄宗開元中爲碣西節度使
蕭	嵩	漢族	玄宗開元中爲河西節度使
信安王	禕	漢族	玄宗開元中爲朔方節度使
張	忠亮	漢族	玄宗開元中爲隴右節度使
牛	仙客	漢族	玄宗開元中爲河西節度使
薛	楚玉	漢族	玄宗開元中爲幽州節度使
崔	希逸	漢族	玄宗開元中爲河西節度使
張	守珪	漢族	玄宗開元中爲幽州節度使
蕭	良	漢族	玄宗開元末爲河西節度使
杜	希望	漢族	玄宗開元末爲隴右節度使

論著 唐代藩鎮之禍可謂爲第三次異族亂華

王 昱	漢 族	玄宗開元末爲劍南節度使
蓋嘉運	漢 族	玄宗開元末爲磧西節度使旋爲河西隴右節度使
榮 王 琬	漢 族	玄宗開元末爲隴右節度使
張 宥	漢 族	玄宗開元末爲劍南節度使
李 適 之	漢 族	玄宗開元末嘗以御史大夫兼幽州節度使
李 林 甫	漢 族	玄宗開元末嘗以宰相兼河西節度使

據上表，綜計玄宗開元末葉以前爲節度使者二十八人，除賀拔延嗣及阿史那獻兩人爲異族外，其他二十六人皆漢族也。自李林甫以柔佞狡險得爲相，妒賢嫉能，陷害勝己。尤忌文學之士及文武兼全功名盛著之邊將，深恐其入爲宰相，致奪己權，乃謀杜絕其路。於是任命邊陲節度使之情形始劇變。試觀司馬溫公所言，劇變之因更豁然明矣。通鑑唐紀三十二曰：「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末，……宰相……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

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天寶六年——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舊唐書李林甫傳亦曰：「開元中，張嘉貞、王峻、張說、蕭嵩、杜嵩皆以節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將入相之源。嘗奏曰：『文人爲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卽無黨援。』帝以爲然，乃用安思順。……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專任大將，林甫利其不識文字，無由入相。故也。」今舉玄宗天寶中異族之爲節度使者列表於左，俾吾人得更明瞭焉。

安祿山	柳城雜胡	玄宗天寶中爲平盧節度使兼范陽節度使河東節度使
卓仇兼瓊	鮮卑遺族?	玄宗天寶中爲劍南節度使
夫蒙靈賢	疎勒族?	玄宗天寶中爲河西節度使
李獻忠	回紇族	玄宗天寶中爲朔方節度副使
哥舒翰	突騎施族	玄宗天寶中爲隴右節度使
安思順	突厥族	玄宗天寶中爲朔方節度使，又爲河西節度使
高仙芝	高麗族	玄宗天寶中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鮮于仲通	鮮卑遺族?	玄宗天寶中爲劍南節度使
趙國珍	牂柯火族	玄宗天寶中爲黔中節度使

(三) 玄肅之際柳城雜胡藩鎮之亂華

由上節吾人對於玄宗天寶中年全用異族爲節度使之原因及經過已明，今可進觀異族節度使之亂華。

玄宗天寶末年異族節度之亂華者，首推回紇族之李獻忠。據新舊唐書突厥傳及回紇傳，李獻忠本名阿不思，乃回紇酋長，嘗與拔悉密葛邏祿二部共攻突厥。會天寶初，玄宗命王忠嗣擊突厥，取其右廂，於是阿不思等帥部衆千餘帳來降。玄宗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又據舊唐書李林甫傳，獻忠之爲朔方節度副使時，值李林甫以宰相遙兼朔方節度使。故其實，獻忠之爲朔方節度副使，殆無異於爲朔方節度使。通鑑言獻忠有才略，不爲雜胡藩鎮——平盧兼范陽河東節度使安祿山下，安祿山恨之。天寶十一年，祿山奏請獻忠帥同羅族數萬騎，（時同羅族降者，悉處於大武軍北，部衆繁盛）與俱擊契丹。獻忠恐爲祿山所害，白留後張暉，請奏留不行。暉附祿山，不許。獻忠乃大掠倉庫，叛歸漠北。漠北回紇破之，獻忠南走，至磧西，爲北庭都護漢族程千里所追執，送長安斬之。獻忠所有部衆，爲安祿山所誘降，由是祿山精兵益多。

繼李獻忠而反者爲安祿山。據通鑑及新舊唐書安祿山傳，安祿山本營州柳城雜胡，

其母阿史德禱於軋犖山——虜所謂戰鬪神者——而生，故即名軋犖山。父死，其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安思順俱遁於唐，故冒姓安氏，名祿山。及長，解六蕃語，旋爲幽州捉生將，以驍勇積軍功，得爲平盧兵馬使。祿山性狡黠傾巧，善揣人情，人多譽之。玄宗先後遣左右及御史中丞張利貞至平盧，祿山皆厚賂之，歸皆稱其賢，玄宗信之，遂命爲平盧節度使。其後入朝，應對敏給，雜以諛諧，玄宗益愛之，寔使兼范陽節度使及河東節度使，握兵十八萬餘人，其權勢遂爲全國冠！

祿山既兼三地藩鎮，賞刑已出，漸有輕唐之心。於是養同羅族奚族契丹族歸降者，選取八千餘人，謂之一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蓄家僮百餘人，亦然。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仗，以契丹族人孫孝哲等爲腹心，以突厥雜種史思明，突厥族人安守忠，安思義，安忠順，阿史那承慶，阿史那從禮，奚族人張忠志，張孝忠，等及漢族之附己而驍勇者爲爪牙，爲自強之計。及得李獻忠——阿布思——回紇部衆，於是祿山精兵，通國莫及。天寶十四年，遂謀反，首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繼請獻馬，以二十二蕃將及精兵六千人部送，謀襲長安。玄宗始疑之，止其獻。祿山乃明發所部兵，及同羅族兵，奚族兵，契丹族兵，室韋族兵，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反於范陽。

祿山反後，其戰事繁冗，限於篇幅，茲不多述。總之其自范陽引兵而南，一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旋即長驅陷洛陽，自稱大燕皇帝。玄宗所遣安西節度使漢族封常清及右金吾大將軍高麗族人高仙芝等，敗退潼關，玄宗斬之。另一河西隴右節度使突騎施族人哥舒翰進取洛陽，旋亦大敗，降於祿山。祿山遂入潼關，據長安，玄宗幸蜀。已而肅宗卽位靈武，借兵於回紇及西域。會祿山在長安掠民子女玉帛，人民思唐，羣起與祿山爲敵，祿山家中復起內變，爲其子慶緒所弑，慶緒自立，肅宗乃得以回紇西域等兵進規長安。

先是祿山於河北諸郡一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慶緒旣立，又以媿檀及同羅族奚族之兵十餘萬擾河南及淮水之間。當時黃河流域，成爲異族大舉亂華之象。及肅宗借兵於回紇族及西域，凡十餘萬，又賴郭子儀及契丹族李光弼，鐵勒僕骨族人僕固懷恩，渾族人渾釋之，高麗族人王思禮，等諸將之致力，始收復長安洛陽，安慶緒北走保鄴郡，其大將史思明等乃降。

(四) 肅宗時代突厥雜種藩鎮之亂華

史思明既降，肅宗以爲范陽節度使，封歸義王。據新舊唐書史思明傳，思明本名竇干，寧夷州突厥雜種，玄宗賜其名曰思明。其從安祿山反，最稱驍悍。及安慶緒弑祿山，忌思明之強，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圖之，思明始離。當安慶緒之北走保鄴也，其精兵曳落河同羅族及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思明厚爲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衆走歸其國。於是思明擁兵十餘萬，勢甚強，子七人皆除顯官。會李光弼等言思明終當叛亂，陰圖之，思明遂以其十三萬衆反。時肅宗方以兵六十萬圍安慶緒於鄴，思明引兵而南，大破之，解鄴城圍，殺安慶緒，命其子史朝義鎮鄴，自還范陽，稱燕帝。

思明旋復南下陷洛陽，進兵攻河陽，李光弼大破之。自此屢與光弼戰，互有勝敗。思明猜忍好殺，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嘗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清，常欲殺朝義而立朝清爲太子。朝義憂懼，其部下爲之執囚思明，縊殺之，朝義卽帝位於洛陽。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疊遭胡亂，皆爲丘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與史思明等夷，朝義用之不能得，略相羈縻而已。於是唐復借兵於回紇，討朝義。將至，阿史那承慶言於朝義曰：「唐若獨與漢兵來，

宜悉衆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大敗，回紇收復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回紇悉置所掠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

已而史朝義屢敗北走，其鄴郡節度使漢族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其恒陽節度使奚族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其睢陽節度使漢族田承嗣以莫州城降，其范陽節度使柳城胡族李懷仙以幽州等地降。朝義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李懷仙遣兵追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於是突厥雜種藩鎮亂華之舉始告終結。

然以上所述，乃突厥雜種藩鎮之亂華者也。其爲唐肅宗平亂之異族將帥頗多，不暇遍舉。茲僅將其定難有功而得躋爲節度藩鎮者，列表於左，以明肅宗時異族藩鎮亂華之際，亦大有賴於異族藩鎮之定亂焉。

史思明	突厥雜種	范陽節度使	反，據洛陽稱帝
李光弼	契丹族	河東節度使	平亂有大功
王思禮	高麗族	關內兼澤潞節度使	平亂有大功
賀蘭進明	鮮卑遺族	河南節度使	平亂有功
荔非元禮	未詳何族	鎮西北庭節度使	平亂有功

安抱玉	安息遺族	鄭陳節度使	平亂有功
僕固懷恩	僕骨族	朔方節度使	平亂有大功
白孝德	安西胡族	鎮西北庭節度使	平亂有功

(五) 代宗時僕骨等族藩鎮之變叛

突厥雜種藩鎮史思明史朝義之亂華也，戡定之者，以漢族大帥郭子儀及契丹族李光弼，鐵勒僕骨族僕固懷恩之功最大而且多。不意事定之後，代宗失政，於是李光弼擁兵抗命，而僕固懷恩稱兵反抗。

所謂代宗失政，致李光弼僕固懷恩變叛者，即代宗之寵信宦官也。代宗即位後，寵任宦官較肅宗益甚。宦官之奉使四方者，不惟不禁其求取，所得頗少，代宗且以為輕其使命。因之宦官出使藩鎮，公求賂遺，無所忌憚，一出使，恆重載而歸。其寵任程元振尤深，命為驃騎大將軍，委以軍國大政。四方遣人奏事，代宗輒謂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於是遠近疑阻。乃程元振者，不僅專恣用事，且忌功害能。凡諸將帥有大功者，常讒陷之。同華節度使李懷讓為元振所譖，恐懼自殺。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元振譖而流殺之。郭子儀為都知朔方河東北庭潞澤儀沁陳鄭等

行營節度及興平等軍副元帥，元振忌其功高任重，數譖之，代宗卒罷子儀兵柄，留京師。於是李光弼懼而變節。

據新舊唐書李光弼傳，光弼爲營州柳城契丹族。其祖先契丹之酋長父楷洛歸唐，封薊國公，以驍勇聞。光弼平安史，功最高，與郭子儀齊名，以太尉充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副元帥，鎮臨淮，賜爵臨淮王。代宗廣德初，吐蕃入寇，帥其兵及吐谷渾黨項氏羌二十餘萬，衆取長安，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蕭然一空。代宗奔陝，詔徵諸道兵，諸道惡程元振居中，莫有至者。李光弼與程元振不協，亦遷延不至。一朝廷方倚光弼爲援，恐成嫌疑，數詔問其母。吐蕃退，乃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伺知之，辭以久待勅不至，且歸徐州，欲收江淮租賦以自給。一於是光弼抗命之形成，而割據之勢顯，終其身不入朝矣。

當契丹族李光弼之畏宦官而圖割據也，僕固懷恩亦叛唐。據新舊唐書僕固懷恩傳，懷恩者，鐵勒部落僕骨族歌濫拔延之曾孫。降唐後，世爲金微府都督。懷恩以平安史大功，命爲朔方節度使。雖有久圖握兵之意，然實忠於唐，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旋爲宦官駱奉仙魚朝恩及河東節度使辛雲京等所搆陷，不能自明，憤怨殊深，遂反，引回紇吐蕃數十萬衆進逼奉天，長安戒嚴。旋退去，未幾，又引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

寇令吐蕃大將尙結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黨項帥任敷鄭廷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刺之衆自西道趣盤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關中大震。幸懷恩中途暴疾死，其軍內亂，回紇與吐蕃爭長，不相睦，郭子儀乘機遊說回紇，使爲唐擊吐蕃，吐蕃遁去，大患始已。懷恩子僕固瑒圍榆次，已前爲部下所殺，勢亦全消。

(六) 代宗時高麗等族藩鎮之割據

鐵勒僕骨族藩鎮之勢雖消滅，而高麗族奚族柳城胡族藩鎮之勢焰方始大張。先是僕固懷恩之以回紇族兵敗滅史朝義也，史朝義諸將奚族張忠志，（舊唐書李寶臣傳曰：「李寶臣，范陽城旁奚族也，故范陽將張鑠高之假子，故姓張，名忠志。」）柳城胡族李懷仙，及漢族田承嗣薛嵩等皆降。懷恩恐賊平寵衰，因奏留忠志等分鎮河北，自爲黨援。代宗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卽以張忠志爲成德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名曰李寶臣；李懷仙爲幽州盧龍節度使，統幽莫媯檀平薊六州；田承嗣爲魏博節度使，統魏博德滄瀛五州；薛嵩爲相衛節度使，統相衛邢洺貝磁六州。未幾，所統雖稍有變動，然無大出入。已而淄青變亂，高麗族人李懷玉以裨將逐其節度使侯希逸。代宗姑息，卽以李懷玉爲淄青節度使，賜名正己。

以上諸藩鎮皆出自亂黨，又大半出自異族，其一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不得不强。」（新唐書兵志）况李寶臣、李懷仙、田承嗣、薛嵩等收安史亂之餘黨，各成勁卒數萬。於是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奉朝命，不供貢賦；與李正己及山南東道節度使漢族梁崇義，皆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於是藩鎮割據之勢顯然成形，瀾漫驟廣，由榆關而南及長江矣。代宗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蠲廢而已。

未幾，漢族藩鎮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併吞相衛，高麗族藩鎮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及奚族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出兵攻之。已而李正己亦吞併汴宋藩鎮，取其曹濮鄆兗徐五州。李寶臣亦圖吞併幽州盧龍。於是有如舊唐書陽惠元傳所云：「李正己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曹濮徐兗鄆十五州之地，兵十萬。李寶臣有恒易深趙滄冀定七州之地，有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之地，有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鄆均房復鄆六州之地，其衆二萬。皆：各據土宇，盤根固結。」有如通鑑所云：「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代宗）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名藩臣，而實如蠻貊。」

異域焉。」

雖然，代宗時異族藩鎮之割據者固多，其能忠順於朝廷亦有。茲合之而列表於左，得一覽瞭然焉。

李光弼	契丹族	河南淮南等地節度使	抗命不朝，圖割據
僕固懷恩	僕骨族	朔方節度使	反叛
僕固瑒	僕骨族	朔方行營節度使	反叛
李寶臣	奚族	成德節度使	割據兼併
李懷仙	柳城胡族	幽州盧龍節度使	割據
李正己	高麗族	淄青節度使	割據兼併
李光進	契丹族	滑濮節度使 滑北節度使	良順
鮮于叔明	鮮卑遺族	東川節度使	忠順
李抱玉	安息遺族	澤潞兼鳳翔等處節度使	忠貞

(七) 德宗初奚族契丹族等藩鎮之聯兵共反

代宗時高麗族藩鎮李正己及奚族藩鎮李寶臣等既割據，與漢族藩鎮田承嗣等均期

以土地傳之子孫。至代宗之末，田承嗣卒，寶臣力爲之請於朝，俾傳位於其侄田悅。及德宗即位，李寶臣卒，子惟岳謀襲位，詐爲寶臣表，求令惟岳繼襲。時德宗方思振作，欲革前代姑息之弊，而剷藩鎮割據之風，不許。惟岳遂自爲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德宗又不許。田悅爲之請，亦不許。於是悅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舉兵攻鄰疆。德宗命四方討叛藩，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已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運路絕，人心震恐。已而正己卒，子納祕之，自行襲位，遣兵繼續抗朝廷。時德宗所遣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漢族李晟、河東節度使漢族馬燧，及昭義節度使安息遺族李抱真等屢戰有功，惟岳之將契丹族人王武俊殺惟岳以降。惟岳別將奚族人張孝忠（本名阿勞，奚乙失活部酋長之後）及康日知等，亦先後降。田悅僅保魏州，李納則被蹙於鄆州。事已指日可定，不意李抱真與馬燧不睦，諸軍因之逗撓，而德宗又賞罰不信不明，致王武俊等復反。

據舊唐書王武俊傳，武俊乃一契丹怒皆部落人也，祖可訥干，父路俱，開元中，其部落五千帳與路俱南居薊。武俊初號沒諾干，一後取中國姓名王武俊。當德宗之討李惟岳也，既下明詔，謂能得李惟岳首者，卽以其官爵與之。及王武俊斬惟岳，乃僅授爲恒冀都

團練觀察使，且欲減其糧馬。武俊以爲朝廷欲削弱其勢力而取之，不肯奉詔。會幽州盧龍留後漢族朱滔亦以討李惟岳功怨賞薄，遂與王武俊共反。二人引兵南救田悅，大破馬燧及朔方節度使渤海靺鞨族李懷光等於魏州。盛其軍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陷籍，其積如山水爲之不流。

已而朱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各爲一國，惟不改唐年號如古諸侯奉周正朔。築壇同盟，聯兵拒命，有不如約者，衆共伐之。推滔爲盟主，稱「孤」。武俊與納與悅稱「寡人」。皆名堂曰殿，處分曰令，羣下上書曰牋，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爲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唐中書省門下省，左右內史，視唐侍中中書令。一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於是淮西節度使漢族李希烈（？希烈傳曰：「李希烈，遼西人。後過海至河南。」按唐時遼西一帶幾全爲奚契丹族所居，李希烈果爲漢族抑奚族或契丹族，殊不能定。）亦受其影響，反於淮西，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遣兵四出攻掠，河淮洛伊之間，大受其毒。

此異族與漢族之五藩鎮既聯兵共反，德宗用兵征討，日益棘手。計先後命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討河北。命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

嶺南十二軍環屯淮寧之境，討淄青淮西。復恐軍力不足，勒諸節度使、觀察使、都團練使、之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又因軍費浩繁，府庫不支，大括長安富商錢，借之以供軍計。長安囂然如被寇盜。又括櫛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又增諸道稅，稅及百物。復行稅間架，計臣民屋廬廣狹課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復行除陌錢法，無論公私給與或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每百官稅五錢。嚴行督課，敢匿稅者有罰有刑。如是如陸贄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所云：「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遍中國因叛藩之影響而大遭荼毒矣。

(八) 德宗中葉渤海靺鞨族藩鎮之叛擾京畿

契丹族王武俊、高麗族李納及漢族朱滔、田悅、李希烈等五藩鎮既聯兵反叛而未已，涇原軍忽變亂入長安，推朱泚爲主，德宗倉卒奔奉天。泚自稱大秦皇帝，自將向奉天攻德宗。時朱泚軍勢甚盛，賴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鐵勒渾族人渾瑊血戰，得稍撐持。已而渤海靺鞨族人朔方節度使李懷光、鮮卑宇文部之別種神策兵馬使尙可孤及安息族人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皆自東方撤兵入援。懷光至醴泉，大敗朱泚兵，始解奉天之圍，朱泚退歸。

長安。時德宗所任宰相盧杞排擠忠良，專總大政，知德宗性好猜忌，往往以疑似離間羣臣，中外失望。李懷光既擊退朱泚，解奉天之圍，欲奏參盧杞罪惡，杞隔之，不得入見。杞復欲陷之，說於德宗，使懷光從速取長安。懷光自負莫大之功，解重圍，而爲盧杞所排，一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一未幾，懷光遂謀反。

當懷光之將反也，密與朱泚通謀，旋吞併邠坊節度使李建徽及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之軍，建徽走免，惠元被殺。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爲子，不欲從反，遣客詣德宗告懷光反狀，懷光殺而燬食之。於是遣其將胡族人達奚小俊襲乘輿，德宗懼，復由奉天奔梁州。時懷光勢盛，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爲鄰國。

先是德宗之奔奉天也，勢窮力屈，使人說東方異族叛藩王武俊、李納及漢族叛藩田悅，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武俊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澤潞節度使安息族李抱真亦遣人遊說王武俊，武俊密許歸順，與抱真約爲兄弟，然猶稱王。德宗旋用陸贄感化分化之策，下詔罪己，大赦王武俊、李希烈、田悅、朱滔，而專討朱泚。王武俊、李納、田悅見赦令，始皆去王號，上表謝罪。及懷光反，東方之憂患減少，故德宗得以用全力討懷光及朱泚。於是命鎮國節度使安息族人駱元光屯昭應，商州節度使鮮卑族人尙可孤屯藍田。

大將漢族韓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皆受河中同終節度使同平章事漢族李晟節度，爲大包圍之進攻。京畿渭南北節度使渾族人渾瑊亦奮勇助討朱泚，克長安，其將斬泚以降。時懷光東據河中，其下多叛之，勢日弱，德宗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與馬燧駱元光等合兵討懷光，懷光部下多叛，憂懼不知所爲，自縊而死。渤海靺鞨族藩鎮叛擾京畿之亂乃平。

然東方異族藩鎮——淄青節度使高麗族李納及成德節度使契丹族王武俊等雖歸順，其擅土地，人民，甲兵，財賦，刑賞，仍如故，割據驕恣，殆同化外。已而李納卒，其子師古知留後，德宗畏亂姑息，卽以師古爲淄青節度使。王武俊卒，自傳位於其子士真，德宗亦卽命爲成德節度使。時藩鎮割據及繼襲之風大長，漢族者可置而不論，其他忠順之異族，亦變染其風，如昭義節度使安息遺族李抱真卒，其子緘亦謀襲位，特未成。又漢族鮮卑族混種于頔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貨財，恣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陵下爲事。德宗畏亂，知其所爲，無如之何。茲將德宗時代叛亂割據與忠順之異族諸藩，合列一表於左，俾吾人得一覽瞭然。

李惟岳

奚

族

成德節度使

舉兵抗命

李正己	高麗族	淄青節度使	舉兵抗命
李納	高麗族	淄青節度使	舉兵抗命
李懷光	韃靼族	朔方節度使	兼併, 反叛
王武俊	契丹族	恆冀深趙節度使, 旋得成德節度	反叛, 割據
張孝忠	奚族	義武節度使, 常擅興兵襲蔚州	初從叛, 後歸順
李抱真	安息遺族	昭義節度使	忠貞, 平亂有大功
哥舒曜	突騎施族	東都汝州節度使	順命
渾瑊	鐵勒渾族	京畿渭北節度使	忠貞, 平亂有大功
尙可孤	鮮卑族	商州節度使	忠貞, 平亂有功
駱元光	安息族	鎮國軍節度使	忠貞, 平亂有功
譚惟明	吐蕃族	懸坊節度使	順命
裴玢	疏勒族	山南西道節度使	忠清, 驍良
萬紐于頔	漢鮮雜種	山南東道忠節度	圖割據
李師古	高麗族	淄青節度使	世襲割據
王士真	契丹族	成德節度使	世襲割據

論著 唐代藩鎮之禍可謂為第三次異族亂華

張茂昭奚族義武節度使

忠類

(九) 憲宗時契丹等族叛藩之削平

據上表，足知德宗時代異族藩鎮割據反叛者較代宗時更多，其崩也，子順宗在位僅八月，即傳位於子憲宗。憲宗性英武，以法度制裁藩鎮，先平劉闢，謀爲西川藩鎮及楊惠琳謀爲夏綏藩鎮之亂。次擒斬觀望不朝之鎮海節度使李錡，憲宗未即位時，淄青節度使高麗族李師古已傳位於其弟師道，師道懼憲宗英武，請輸兩稅，請命官吏，請行鹽法，以表謹事朝廷。會成德節度使契丹族王士真卒，憲宗欲革其世襲之弊，而苦河北諸藩割據，蔓連勢廣，不得已，暫以王士真子承宗繼襲成德節度使。乃憲宗方授王承宗旌節，而承宗擅執保信軍節度使漢族薛昌朝。憲宗詔釋之，承宗不奉詔。

承宗既抗命，憲宗怒，大發兵討之，遣宦官吐突承璀將神策軍發長安，復命幽州節度使漢族劉濟攻其北，義武節度使奚族張茂昭攻其東，河東節度使漢族范希朝攻其西。承宗與昭義節度使漢族盧從史交結，吐突承璀等雖擒貶從史，而於承宗竟不能下。踰年，承宗稍困，乞輸貢賦，請官吏，求自新。淄青節度使高麗族李師道等亦數爲之請，憲宗見事勢難以成功，不得已，許之而罷兵。已而漢族割據世襲之藩鎮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下內亂，推

裨將田興爲留後，興不欲割據，以魏博一鎮歸順於朝。李師道、王承宗恐影響已等之割據，遊說百端，興終不聽而一意歸順。

憲宗旋討漢族叛藩淮西 吳元濟，王承宗、李師道復暗助之，數上表請赦元濟，憲宗不許。

師道乃遣刺客姦人入討叛軍區，潛焚河陰，轉運院錢帛三十餘萬，糧穀二萬餘斛。

朝中軍中人情恇懼，羣臣多請罷兵。憲宗不聽，依然堅決用兵，宰相武元衡及淮西行營宣

慰使裴度力贊之。師道乃復遣刺客入長安，暗殺武元衡，又擊裴度，傷首。憲宗怒，誤以刺

客爲王承宗所遣，詔兵再討承宗，兼討元濟及師道。其攻王承宗者，爲義武節度使鐵勒、渾

族人渾鎬、范陽節度使漢族 劉總、振武節度使漢族 張煦、昭義節度使漢族 邽士美、魏博節度

使漢族 田興。然兵十餘萬而無統帥，又諸軍一環數千里，相去遠，期約難一，故歷二年

無功，而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憲宗不得已，復捨之而專討淮西。

已而淮西平，王承宗始大懼，求哀於田興，請以二子爲質，并獻德棣二州，願輸租稅，請官

吏。田興爲之奏請，上表相繼，憲宗乃許之。未幾，承宗卒，其弟承元束身歸朝，契丹族藩鎮

之亂華始熄。惟李師道尙持兩端，依違不服，帝乃大發兵討之，命橫海節度使漢族 烏重胤

及魏博 田興等攻其北，義成節度使楷、阿跌族李光顏及宣武節度使韓弘等攻其西，武寧節

度使漢族李愬等攻其南，於是誦道之勢日蹙，其部將劉悟斬之以降。自是高麗族藩鎮之亂華亦息。茲亦將憲宗時亂華異族藩鎮，定亂異族藩，及不亂之異族藩鎮，並列一表於左：

李光進	稽阿跌族	振武節度使	忠順，平亂有功
李師道	高麗族	淄青節度使	割據，世襲，反叛
王承宗	契丹族	成德節度使	割據，世襲，反叛
李維簡	奚族	鳳翔隴右節度使	忠順
李光顏	稽阿跌族	忠武節度使兼成節度使	忠順，平亂有功
渾鎰	鐵勒渾族	義武節度使	忠順，平亂有功
渾鑑	鐵勒渾族	天德軍節度使	順命

(十) 穆宗以後回鶻族藩鎮之世襲

憲宗之消滅諸異族及漢族叛藩也，唐廷之威勢一振。然未幾，憲宗爲宦官廢弒，穆宗卽位，回鶻族人王庭湊又起作亂於成德，自立爲藩。奚族人史憲誠亦繼起爲亂，自取魏博節度使。

據舊唐書王庭湊傳，廷湊本回鹘——即回紇——阿布思之族，曾祖曰五哥之，事奚族藩鎮李寶臣父子，契丹族藩鎮王武俊旋養爲假子，驍果善鬪。祖曰未怛活，其父升朝始從王姓。廷湊沉勇寡言，雄猜有斷，爲成德都知兵馬使。及穆宗旣立，不以國事爲意，廷湊潛謀作亂，殺成德節度使田弘正——興——自稱留後，出兵據冀州，殺其刺史王進岌。又遣將攻深州，不克。成德大將漢族王儉謀殺廷湊，未成，死者三千人。穆宗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進討，計十七八萬衆，四面攻圍，逾半年，無功，而度支饋滄州糧軍六百乘，盡爲廷湊所奪。唐穆宗以十餘萬衆平廷湊而不得，於是魏博先鋒兵馬使奚族史憲誠因生異心，鼓煽魏博將士叛節度使田布，田布自殺。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將士以割據。衆從之，奉爲留後，而穆宗亦卽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憲誠外奉朝廷，而內與王廷湊連結，穆宗不能討，乃亦以成德節度使授廷湊而罷兵。而廷湊益驕，仍出兵侵掠鄰境，肆屠戮。已而穆宗崩，敬宗立，未幾被弑，文宗卽位，漢族——同捷謀爲橫海節度使，廷湊復助之爲亂，又遣使厚賂沙陀突厥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共反。文宗怒，下詔罪狀廷湊，遣軍四面進討。逾年，李同捷軍勢日蹙，廷湊始奉表，請以所管聽命。及李同捷被擒，廷湊復謀以兵奪同捷。總之有如舊唐書所云：「成德……自李寶臣以來，雖惟岳承宗繼叛，而猶親鄰畏法，期自新之路，其兇毒

好亂無君不仁猶未如廷湊之甚也。」

直至文宗中葉，魏博軍亂，殺史憲誠，已而王廷湊亦卒，其子王元逵懷忠順，革父風，雖襲成德節度使，有割據之實，而頗輸誠款，歲時奉貢。文宗嘉之，以壽安公主出降。及武宗卽位，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侄劉稹謀繼襲，自稱留後，武宗討之，元逵能出軍助討。然其割據如故，世襲如故，卒後，傳位於其子紹鼎，紹鼎傳位於其弟紹懿，紹懿傳位於紹鼎子景崇。景崇雖貢輸於朝，然其割據土地自若也。茲將穆敬文武宣時異族諸藩之攘奪割據世襲及其不攘奪割據世襲者合表如左，得以比觀。

王承元	契丹族	義成節度使	順命
王廷湊	回鶻阿布思族	成德節度使	以作亂得藩，割據，兼併，反叛
史憲誠	奚族	魏博節度使	以煽亂得藩，割據
張茂宗	奚族	兗海沂節度使	順命
史孝章	奚族	相衛懷節度使	順命
王元逵	回鶻阿布思族	成德節度使	雖世襲割據而頗忠順
元稹	鮮卑族之裔	武昌節度使	順命

符 澈	氏族之裔	河東節度使	順命
王 紹 鼎	回鹘阿不思族	成德節度使	世襲割據
王 紹 懿	回鹘阿不思族	成德節度使	世襲割據
李 承 勛	契丹族	涇原節度使	順命

(十一) 懿宗僖宗時代吐谷渾等族藩鎮之相攻

文宗武宗宣宗時，回鶻族藩鎮雖世襲割據，然多馴順，不復爲亂。至懿宗僖宗之際，漢族內部羣盜蜂起，吐谷渾族契苾族沙陀突厥族回鶻等藩鎮亦因之大行亂華，互相攻戰。茲略言各族藩鎮之由來如下，然後述其亂華。

初，安史亂時，吐蕃乘唐多難，盡陷河西隴右之地。吐谷渾黨項部落之畏吐蕃侵逼者，請內徙。肅宗許之，使之散處靈慶等州，後寢繁盛。又沙陀突厥者，出自西突厥，初屬唐，後附於回紇及吐蕃。憲宗元和三年，其酋長朱邪盡忠畏吐蕃之逼，與其子執宜舉衆三萬落歸唐。憲宗詔處其族於靈州，旋移河東，散處於神武川北黃瓜堆一帶。又武宗之時，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回鶻，回鶻多降。有茂勳者，善騎射，性沈毅，仲武器之，常遣拓邊，以功封郡王，賜姓名爲李茂勳。

當此諸族歸降內徙之後，至懿宗時，漢族龐勛作亂於徐淮，懿宗命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等將兵討之。承訓以異族兵勁勇，請以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吐谷渾酋長赫連鐸及契苾韃靬酋長各帥其衆隨征，懿宗許之。及戰，沙陀突厥族爲前鋒，陷陣却敵，所向無前，遂平龐勛。於是懿宗賜朱邪赤心姓名曰李國昌，以爲大同節度使。國昌恃功恣橫，專殺長吏，懿宗不能平，徙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赴。旋移國昌爲振武節度使，以其子李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守蔚州。時河南盜賊蜂起，雲州沙陀突厥族將士殺大同防禦使漢族段文楚，推克用爲主，據雲州。未幾，國昌與克用父子聯兵共反，焚唐林壠縣，寇忻代，逼晉陽。

當是時，回鶻族人李茂勳亦已逐幽州節度使張公素，自立爲節度使，以疾老，旋傳位於其子可舉，朝廷不能問。及國昌克用父子共反，僖宗詔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李友金、安慶酋長史敬存、薩葛酋長米海萬與李可舉等合兵討之。李可舉攻克用於藥兒嶺，大破之，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赫連鐸等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逃入韃靬。僖宗以赫連鐸爲大同軍防禦使，白義誠爲蔚州刺史，薩葛米海萬爲朔州刺史。已而漢族巨盜黃巢陷長安，僖宗奔蜀，詔赦克用，克用帥韃靬諸部萬人

南下，至代州，得李友金等雜胡悍兵三萬人。於是克用入河東，縱沙陀突厥雜胡剽掠居民，河東震駭。

時振武節度爲鐵勒契苾族契苾璋聞之，引突厥及吐谷渾攻克用。克用北還據忻代，數侵掠并汾，逾年，始歸款朝廷，爲破滅黃巢。僖宗以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克用謀兼併，攻昭義節度使漢族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以弟克修爲昭義節度使，復連年出兵攻太行山以東，致太行山東邢洛磁三州人民半爲俘馘，野無稼穡。克用兼併未已，又割取振武之麟州，又請以雲蔚隸河東。於是雲中節度使吐谷渾族赫連鐸，幽州節度使回紇族李可舉，成德節度使回鶻阿布思族王鎔，皆惡克用之強，聯結攻之。成德幽州軍皆爲克用所大敗，幽州兵變，李可舉舉族自焚死。克用之勢益盛，勁兵寔增至十五萬。僖宗末年，克用因事怨朝廷，助河中節度使漢族王重榮爲亂，引兵進逼長安，僖宗奔鳳翔。已而復歸順，爲僖宗討平朱玫之亂。及昭宗卽位，赫連鐸王鎔仍與克用連年相攻，而克用獨盛，當於下節略述之，茲將懿宗僖宗時異族藩鎮列表如左。

王景崇	回鶻阿布思族	成德節度使	世襲割據
李嗣昌	沙陀突厥族	大同節度使振武節度使	平亂有功，復反叛

于瑁	漢族鮮卑混種	平盧節度使	順命
李茂勳	回鶻族	幽州盧龍節度使	以為亂得位
李可舉	回鶻族	幽州盧龍節度使	世襲割據
拓跋思恭	黨項羌族	夏綏節度使	順命
契苾璋	鐵勒契苾族	振武節度使	順命
赫連鐸	吐谷渾族	雲中節度使	順命
支詳	月氐遺族	威化節度使	順命
李克用	沙陀突厥族	雁門節度使河東節度使	反叛割據兼併,有時忠順
王鎔	回鶻阿不思族	成德節度使	世襲割據
李克修	沙陀突厥族	昭義節度使	由克用兼併所得

(十二) 唐末沙陀突厥族蠻族藩鎮之擾攘興盛

昭宗之即位也，曙威令不振，藩鎮益猖，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時河東節度使沙陀突厥族李克用大發兵攻昭義節度使漢族孟方立，滅之。又北攻雲中節度使吐谷渾族赫連鐸，赫連鐸表請討克用，宣武節度使漢族朱全忠等亦以為言。昭宗乃命宰相張濬帥

兵會赫連鐸王鎔朱全忠等共討之。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進攻獲勝，不意朱全忠僅遣裨將攻澤州，而王鎔兵不出，張濬赫連鐸遂大爲克用所敗。於是克用勢益張，大舉北擊赫連鐸，敗之，進圍雲州。踰數月，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

克用已克赫連鐸，乃東攻成德節度使回鶻族王鎔，大破之。幽州節度使漢族李匡威救王鎔，合兵十餘萬攻克用，克用遣其將李嗣勳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此王鎔李匡威屢與克用戰，互有勝敗。赫連鐸自吐谷渾歸於幽州，仍助李匡威王鎔抗克用。攻戰踰年，幽州內亂，李匡威爲其弟匡籌所逐，匡籌復與王鎔不睦，鎔遂乞降於克用。克用進攻赫連鐸，大破其吐谷渾軍，殺赫連鐸，擒白義誠。更進兵攻李匡籌，匡籌迭敗，挈其族奔滄州，幽州一鎮遂爲克用所併。

當是時，李克用橫行於幽并鳳翔節度使漢族李茂貞（卽宋文通）邠寧節度使漢族王行瑜亦驕恣於關中，迫昭宗誅宰相杜讓能，朝廷動息，皆爲茂貞行瑜所操縱。二人一再犯關，復殺宰相韋昭度李谿，謀廢昭宗。李克用聞之，卽日發兵討瑜茂貞，引蕃漢兵數萬進攻行瑜於梨園。昭宗乃以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復以保大節度使黨項羌族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黨項羌族李思諫爲東面招討使，彰義節度使漢族張璠爲西

面招討使，合討行瑜。行瑜敗，走保邠州。克用進攻，克之，行瑜走死。將移兵向鳳翔討茂貞，貴近恐克用之勢太盛，沮之。昭宗進克用爵爲晉王，克用乃還晉陽。其後雖與宣武節度使漢族朱全忠戰屢失利，然至其子李存勗時，盡有黃河流域，威震全國。茲將昭宗卽位以後至唐亡時沙陀突厥以外之異族藩鎮亦列表於左：

李存孝	胡人	邢洛節度使	屬於沙陀突厥族李克用，旋叛之
劉崇龜	匈奴之裔	清海節度使	順命
李思孝	黨項羌族	保大節度使	順命
李思敬	黨項羌族	保大節度使	順命
李思諫	黨項羌族	定難節度使	順命
雷滿	武陵洞蠻	武貞節度使	騷亂
賀德倫	河西胡人	魏博節度使	附於沙陀突厥族李克用
雷彥威	武陵洞蠻	武貞節度使	騷亂抗命
雷彥恭	武陵洞蠻	武貞節度使	騷亂抗命

以上表中諸異族藩鎮，若劉崇龜及黨項羌族諸藩，尙爲順命。至於雷滿，舊五代史稱

其一沿江恣殘暴……爲荆人大患。……率一歲中三四移兵，入其郛，焚蕩驅掠而去。……貪穢慘毒，蓋非人類。……子彥恭繼之，蠻貊狡獪，深有父風。燼墟落，榜舟楫，上下於南郡武昌之間，殆無人矣。又與淮蜀結連，阻絕王命，一至唐亡而肆亂未已焉。

此外賀德倫則附沙陀突厥族李克用。李存孝乃克用養子，本屬於克用，其後叛之。

克用養子百餘人，其中若胡人李嗣源（—魏佶烈）、回鶻人李存信（—張汚落）、吐谷渾人李嗣恩（—駱嗣恩），以及胡漢雜類之李存進（—孫重進）、李存賢（—王賢）、李存審（本姓苻）、李嗣本（本姓張）、安休休、薛阿檀、李存孝（—安敬思），皆雄傑虓武之士。李存孝薛阿檀尤稱驍勇。及存孝薛阿檀以叛死，克用之勢浸衰，屢爲漢族之朱全忠所困。

其後朱全忠弑昭宗哀帝，篡唐建梁，未幾而克用卒。其子李存勗繼之，才氣遠大，沙陀突厥族之勢大盛，與梁大小數百戰，竟滅之而稱帝中原，建立後唐。當是時，黃河流域幾全爲所統一，巴蜀爲所吞併，卽長江珠江流域建國之漢族如楚王馬殷，吳王楊溥，吳越王錢鏐，漢帝劉龔，皆遣使朝貢，實爲沙陀突厥族帝華極盛之時期。已而存勗雖被弑，沙陀突厥族之勢未衰，如李嗣源李從厚，皆嗣位於後唐。石敬瑭石重貴相繼建後晉。劉智遠劉承祐，相繼建後漢。劉崇劉鈞等相繼建北漢。計五代之中，除前期之梁及末期之周外，中期之

唐晉與漢，皆沙陀突厥族所建立。至若其間高下內外之官吏，不僅沙陀突厥族爲之者甚多，其他如回鶻黨項羌吐谷渾……等族，無不有人參列其間，惟已出本題之外，不復列舉及之焉。

專載

元私本考（四庫版本考之二）

（續）

葉德輝遺箸稿本

經類

說文解字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三十卷

□□本

天祿書目云，「宋時監本，刻印甚精。」

此書雖仿其式，

而版之長短無定，紙之質理亦粗；其為元時潘刻無疑。」

重刊許氏說文五音韻譜 篇目見前

□□本

天祿後編不載刊刻年月。

大廣益會玉篇 篇目見前

□□本

天祿後編云，「元陸友研北雜志云，「顧野王玉篇，惟越

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孃寫，楷法殊精。是唐上元本，元時猶在。」此雖宋重脩

本，而校刻差為足據。」

大廣益會玉篇 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增三十卷

□□本

天祿書目云，「此書較宋版大廣益會玉篇尺寸

加贏，紙色墨光，遜其古潔。篇目字數，兩書相同，而此多玉篇廣韻指南一卷。」按玉

篇之下，未見有綴以廣韻二字者。則此乃強為牽合，非復宋槧之舊明矣。

專載 元私本考

八五九

六書正譌元周伯琦撰五卷 至正本 天祿書目云，「書中篆法，深合史籀，或即伯琦所自作，刊手亦

頗得用筆之妙。乃元版中不可多得之本。」案愛日廬志載其自序作於至正十一年，吳當後序亦作於至正十二年，皆即至正年間，與其說文字原同時刊。今列為至正本。

增脩互注禮部韻略宋毛晃增注男居正校勘重增五卷 □□本 天祿後編云，「是書鐫手紙墨俱精，置之

宋版中，幾不可辨。但書中如惇殷匡等字，宋正諱嫌名，皆不闕筆。知為元槧，其相去

猶未遠也。」案愛日廬志載是書有元至正刊本，云「卷一後有至正辛丑妃僊興慶

書堂新刊木記。」訪古志亦有至正本，云「未有至正乙未仲夏日新書堂重刊木記。」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宋薛尚功撰二十卷 □□本 天祿後編云，「硃印本。」

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金韓孝彥撰男道昭重編書十五卷 至大本 天祿後編云，「後附新編篇韻貫珠集

八卷，玉鑰匙門法一卷，皆元僧真空撰，自署「京師大慈仁寺沙門清泉真空」有歌

括云，「己酉年來剞纂成。」己酉，元武宗至大二年也。」

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篇目前□□本 天祿後編云，「首卷敘次少異，非一刻。」

歷代蒙求一卷 王芮撰括至順本 敏求記云，「至順改元，馬速忽守新安，見是書，命郡教

者鄭鏞孫纂注

授王子宜錢梓以廣其傳。

六書統二十卷 元楊桓考撰 至大本 愛日廬志云：「至大刊版，元統補修之本也。」案丁氏書目

亦有元至大改元刊本。

說文字原一卷 伯琦編注 元周 至正本 愛日廬志載至正十五年乙未三月既望宇文公諒序，稱「

都水庸田使康里公溥條博究羣書，一見推服，因屬平江監郡六十公于約郡守 德

基，遂相與命工刻梓于校官以永其傳，云云。」

新刊韻略五卷 王文郁撰 金 大德本 愛日廬志云：「卷末有「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

宅印」木印。」錢氏大昕識云：「此書初刊於金正，大己丑，重刻於元大德丙午。中

和軒王宅，或即文郁之後耶？」案丁氏書目亦有此本。

說文解字補義十二卷 包希魯撰 元 〇〇本 愛日廬志有元刊本。按自序作於至正乙未。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 〇〇本 丁氏書目有元刊本，板頗模糊。訪古志亦有元槧本，云「首

有劉辰翁熊忠二序，陳棠繡梓識語，云云。」

篇海直音四卷 〇〇本 丁氏書目云：「元明間刊本。」

新增說文韻府羣玉二十卷 陰時夫編輯 〇〇本 孫氏鑿臧記有元本，云「有陰復春自序。末題

延祐改元甲寅幼達書，陰勁弦自序。案勁弦時夫字末題時遇謹白。據千頃堂書目，時夫名

時遇，中夫名幼達。時夫乃中夫之季。黑口版。每葉二十二行，行小字二十九字。

書學正韻三十六卷元楊桓撰。□□本。廉石居記有元版本，云「以篆隸韻。桓善篆書，當即桓手書。」

明本排字九經直音二卷至正本。訪古志云，「此書分前後二集。卷端木格題「熊氏博

雅堂刊」五字，不著撰人名氏。卷末有至正丁酉日新書堂綉梓印記。」

漢隸分均七卷□□本。拜經樓記有宋本，云「紙墨古雅，敦字缺筆，餘不避。」又載元刻

三冊，云「紙色稍不及宋本，而墨氣頗佳，字畫較肥，敦字亦缺筆。」

字通一卷宋李從周撰。□□本。拜經樓記云，「前有嘉定十三年魏了翁序，及從周自序，後有寶祐

甲寅虞跋。此為當塗黃氏戊從四庫館毛氏影宋本錄出，有其手跋。每頁十行，每

行大字十八，小字夾行二十。」

六書本義趙□□本。廉石居記有元版本，云「前有徐一夔序。凡分十類，為二十篇，

三十六部。其書論指事，會意，轉注，之義不甚富。會意所以異於指事者，會合也。合

二字而知其意，故若止戈人言之屬。指事則不必合二字。然則趙氏謂反正為乏反

永為辰之類為會意，乃誤認指事也。轉注者以此注彼，以彼注此，而同在一部。若爾

雅雖祖元胎等皆始也。始爲建類一首。雖亦祖也。祖亦雖也。皆始也。是爲同意相受。說文老考也。考老也。同意相受。俱在考部。故云建類一首。趙氏所謂轉注轉其聲而注釋。及有因其意而轉者。蓋誤以假借爲轉注也。特以舊書存之。

重修玉篇卷三十至正本。訪古志云：「目錄及第一卷末有至正丙申孟夏翠巖精舍新刊記。」

重修玉篇同上口口本。訪古志云：「比前本版樣縮小。總目末有梅坡鼎印及建安蔡氏鼎

新綉梓木記。卷尾有建安蔡氏鼎新刊行八字。」

廣韻五卷泰定本。訪古志有金槧本云：「有泰定乙丑菊節圓沙書院刊行木記。」

廣韻五卷口口本。訪古志有元槧本云：「每卷首題大宋重修廣韻某聲卷第幾。每半版

十一行，每行注二十六字至七八字。」

廣韻五卷至正本。訪古志云：「首有陳州司馬孫慎唐韻序。序後有至正丙午菊節南山

書院刊行木記。」

廣韻五卷至順本。訪古志云：「與至正本同。序末有至順庚午敏德堂刊木記。又有辛

未菊節後十日印八字。」

廣韻同上口口本。訪古志云：「較至正本板樣縮小，注中刪略尤多。不記刊行歲月。卷末

有建安余氏雙桂書堂鼎新鈔梓木記。

廣韻上同口口本 訪古志有一元槧本云「首有景德四年大中梓符元年牒。各本皆無此

二牒，此獨存。可謂奇矣！

經類總

九經周易尚書毛詩春秋禮記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小爾雅附中庸大學重出各經序文傳註俱不載口口本 天祿書目云「此書專刻經文，

無校刊人姓名，亦不載鏤版年月。易經後有識語，稱至善堂記。案至善堂當是書買

坊名。其專刻經文，蓋取便於行篋所攜，亦仍宋槧巾箱九經之意。」

十一經問對 汲古閣書目有元版二本。

大學衍義宋真德秀撰口口本 天祿書目云「此本規仿宋槧摹印，實元版之最佳者。」

(完)

讀管札記

(續)

郭嵩燾遺稿

故緣地之利

大癡案緣疑蒙上好緣言飾修之地利殆變化之美者應其名之誼也

承從天之指

大癡案承從言奉循之天指殆辱變其美者應其時之誼也

舉其死

大癡案辱劉熙釋言語名折衄也蓋謂畏壓溺之不令終者也舉其死者祭厲也彼鬼失其歸為修其祭祀

開國閉辱

定讀四字句絕大癡案案開國謂開通所福益

其邦家釋緣地承天之應閉辱謂退絕所見誅於鬼責釋舉死之效

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

大癡案知其者僚達在己也參謂己引天

以緣其在地吉綱則休嘉

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

大癡案動謂其從固奮出與時偕行明謂其承自於昭上與怡憲

與其失人同

大癡案上其外詞猶言彼也當依何休公羊傳長言讀下其內詞猶言己也當依何休短言讀於凶短折之在它人不廢厥祀視猶己亡失家之私屬殆無殊別

事則道必行之

大癡案公事猶言通力故作謂衆共引為當務之亟道必行者舉死之道不虞或至廢隊也

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

大癡案開其國門謂

關通所福於國其塗固自有所從以入玩者參吉於其緣明動於其承善言即地利天指之嘉謨

奈疑滌

其畢

譬人與獄人受舉帶之卒而歛之足徵即詩卷阿鄭

辱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

大癡案辱即上所閉

之辱言彼其死者無後之鬼好為民作禍者也知者僚達其情狀無所依歸必俾之有歸也神次祭法記王為羣姓立又自為立秦厲諸侯為國又自為立公厲大夫立族厲並達幽陰之氣秩然就

絃故神之操者以時備物而饗焉墨子明鬼宋辜固從事於厲株子與言曰何珪璧不滿度量酒醴

修也初制疑不如此而輕重甲籍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獻

專載 讀管札記

八六五

然則祭厲蓋始以堯五吏乃加降得備物以執其巽巽段大癡案執巽者不敢要多於福之致特務其後乃推致之凡厲之祭無勿備物爾

言故平以滿無事大癡案平即論語所謂蓋均無貧滿無事是家給人足安處皆得取盈焉丁云水地篇量之不可使既至滿而止又曰唯無不流至平而止而總以

待有事大癡案總即周天官職內掌邦之賦入而執其總待有事則職歲掌邦之賦出以待會計而考之制國之用會事皆得取供焉而為之若何大癡案為之謂與舉使能

待積者立餘食大癡案當依趙本作日而修積謂當益所蓄立餘日餘一於三年耕餘三於九年耕事立於

無美車馬而馳大癡案車馬用以多酒醴而靡之賓客二者並為有事千歲毋出食歲言貞久

蓋靡盡則毋出食此謂本事大癡案其張設基縣人有主大癡案縣人言繁屬斯民人此治用

者以滿以待也然而不治積之市大癡案不治者未嘗規畫為一成可久之市物買遷爭趨自以充物也一人積之下大癡

一人猶設言為甲為乙之辭兩積一人積之上則見贏大癡案上此謂利無常案易曰變而通之以盡利

也故有常以立民之極無常以相民之宜大癡案無言失其身所自取重之百姓無寶大癡案無言失其心之指而已以利為

首大癡案利者競心於產得一上一下於贏細之代遷唯利所處大癡案處謂無利然後能通大

案利則民便私圖通者大癡案成國者公利靜而不化大癡案靜殆狀其蘊伏不觀

其所出大癡案觀謂主此人者物之在從從而移之案移民而使就利聖人之大用也大癡謹

之爭就視其不可使案其不可使就利則必傑然高出乎人上者伊尹太公之徒是也而凡民之

恐後也等由是分焉大癡謹案視謂主此人者正目之官加督察焉不可使者彼自

有資不為利 因以為民等 案聖人所以辨民之等辨之於所就而移焉者而已大癡謹案 擇其好
所誘惑耳 因以為民等 因者畫別利之相藉席以為民等不責中人以下與語上也 擇其好
名大癡案好名者斤斤取禮誼之 因使長民 屈與民為齊等 好而己 大癡案好則唯民是資
過絕諸百姓 是以為國紀 長民國紀謂不交征利素奪民之等而已
競利之中 是以為國紀 長民國紀謂不交征利素奪民之等而已

三段堯在臧於縣 定讀六字句絕大癡謹案堯者君道則天之大參在臧是錯 返於連比 大癡案
堯遠就乘威隨逐 若是者必從是器 愈繼定校 亡乎 定決返連比威備亡俞曰備調敗猶言敗亡
曰連綱俱曰比 若是者必從是器 愈繼定校 亡乎 定決返連比威備亡俞曰備調敗猶言敗亡

言虧毀大無幾存蓋惜 辟之若尊譚 大癡案譬之承備亡舉狀之詞尊酒器也譚案玉篇譚大也
貶君道之大以為小 辟之若尊譚 大癡案譬之承備亡舉狀之詞尊酒器也譚案玉篇譚大也

託於 未勝其本 某案未勝其本當作未勝其本口關而縮其腹是為未勝其本大癡謹案尊譚狀大人之
高也 未勝其本 某案未勝其本當作未勝其本口關而縮其腹是為未勝其本大癡謹案尊譚狀大人之

猶過也 效務侈而張焉之意其本 亡流而下不平 流者酒也詩早麓傳黃流在中流也疏謂傾
者尊之腹也狀未盛大邦本在民 亡流而下不平 流者酒也詩早麓傳黃流在中流也疏謂傾

酒也 口關於腹故下不能平大癡謹案傾酒狀上託大之就傾腹也下疑謂尊本所託安之几筵不
平則几筵之欹仄狀民載特於大臣不能安民必危其君蓋惜謬安下之術以危上此似舉之几筵不

小在民以失安證發君道 令苟下不治高 定讀六字句絕大癡謹案令者政之自出在君也苟下
所隸不張以凌夷而已 令苟下不治高 定讀六字句絕大癡謹案令者政之自出在君也苟下

縣耳治墨子經上求得也周官司約鄭注理其相抵冒上下 下者不足以相待 大癡案下謂邦本
之差也此蓋更發堯從偶亡之本意所謂上無道揆者也 下者不足以相待 大癡案下謂邦本

待言大臣之失其平以與持載公食禮鄭注待古文為 此謂殺 殺者上侈下削勢不均也大癡謹案
持此蓋更發尊下不平之本意所謂下無法守者也 此謂殺 殺者上侈下削勢不均也大癡謹案

兩承上文以堯從偶亡而上殺尊 下不平而下殺俱有恃均之道也 此謂殺 殺者上侈下削勢不均也大癡謹案

專載 讀管札記

事立而壞何也大癡案下功殆兵遠而畏何也大癡案下毀族民已聚而散何也大癡案下聚

散輟安而危何也大癡案下不謹功成而不信者殆大癡案功成者外事之立威加四鄰不信則

之兵強而無義者殘大癡案兵強者內事之立扞禦四境無詎則力劫虐使不謹於附近而欲來

遠者兵不信大癡案仲段不謹者國大未能慎詐取詭得自壞堅定之植殆則人且行詐壞

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亡某案略近臣臣字當為而字之誤與上同詎而勢更偏近者必懼而羣

國更偏於兩強相厄國亦懼小國遠結援為己害必且謀多結與國開遠以除害形於近者此小

國之亡固可立待矣臣與合為對舉詞似非有誤略者國小意存簡忽輕於犯輟自全之安近臣謂

莫及救護之鄭所為亟於從楚謂疆援之危形諸在小也二語答第四問國之起毀國之族立亡而

奪誤此下仲叙上文四項上云事立而壞則此當云立而必壞國之起涉下國之族而衍國之二字

特未盡標揭本問之辭似立亡下非有奪誤國之起亦非謂兵之起也國之起者悉封內則兵遠而

為厥張奮出列強之中毀國之族言內失撫其衆庶致困敵於供賦勞瘁於行役而已則兵遠而

不丕之婦疑畏相反矣大癡謹案不長殆丕長之緒丕長猶言大非指敵國遠而不畏則與上文詎

舉國先己不國小而修大大癡案小謂地狹隘賦入儉約修大言不量力務仰仁而不利大癡案

勝其訓懼矣國小而修大大癡案小謂地狹隘賦入儉約修大言不量力務仰仁而不利大癡案

治衆庶有待撫綏不利言不量德遠責以樂效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大癡案爭名謂力競以其

用之無疑難申釋兵未起而衆已毀於數勳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大癡案爭名謂力競以其

得起亦特坐國之族見樂聚之力大癡案樂者上自快足聚謂族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大癡案

圖并取人謂散列諸外疆則虐其不足於力待者 雖聚必散 大癡案雖聚謂己力所具有未足深

所應接之力內聚其害則使怨苦於強之外兼 大癡案大王俞云猶言盛王也大者尊之之詞不恃衆者不矜徒 百姓自聚

大王不恃衆而自恃 大癡案大王俞云猶言盛王也大者尊之之詞不恃衆者不矜徒 百姓自聚

供而後利之 大癡案自聚供者民奉身歸從聽命 成而無害 大癡案成者上得就其事王所為成

散衆所為 疏戚而好外 大癡案疏戚謂輕用親附之民好外 企以仁而謀泄 某案企以仁而謀泄

深足恃 文雲部器雲覆日也雲古文露亦古文露又古文以皆作日是以字析分謂為企以二字仁者

行之壞字也大癡謹案仁主行仁言非指心德之存企則人之引領後待也似未得釋為幾事不密

之誼企以仁謂天下睡見惠懷與俱完存泄讀詩民勞憂泄之泄毛 賤寡而好大 大癡案賤寡釋疏

傳去也鄭箋出也發也謀泄者誘彼離析逝從申上於人強圖兼 賤寡而好大 大癡案賤寡釋疏

在己於力未厚得唯所侮傷大俞云衆也好大釋此所以危 大癡案此指以待其害適促之使散所

謀泄者羨心民散列在人無難許衆益恣意廣己 大癡案此指以待其害適促之使散所

語答第 三問 衆而約 大癡案衆殆言其散而失紀約 實取而言讓 大癡案實取殆謂取衆而實有諸 行陰而言

陽 大癡案行陰殆謂身修而未揚諸 利人之有禍 大癡案利者便於市德有 言人之無害 大癡案

所號召無害彼靡 吾欲獨有是若何 大癡案有是言 是故 讀曰古之時 大癡案是者承上衆之約

可 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 大癡案陳財之道蓋取諸民有制 利散而民察 大癡案利散者財物之

之顯著 必放之身然後行 大癡案放之身蓋用之制胥切於 公曰何謂 設言 長喪於 醜 渥俗某案

諸上 民事行者取諸民不危於交征也 公曰何謂 設言 長喪於 醜 渥俗某案

字當讀為涅而不緇之涅謂面色改而深其時重送葬以起身財之文財與裁通謂裁度也即所謂墨也長髮猶終喪也言古者遇喪而哀其時重送葬以起身財之文財與裁通謂裁度也即所謂放之身而後行者也大癡謹案其時謂丁值彼喪涅之候重則已從加隆也以身固視人猶己而已感發為戚焉助送者推己涅喪之情賴人助送以度彼之同然耳此狀放之身固視人猶己而已一親往大癡案往者施一親來大癡案來者報所以合親也大癡案合親謂同德此謂衆約案大癡指合親言衆約應上吾欲獨有是

官禮之司大癡案官禮殆昭穆之離之世守羅謂位次所繫先後功器大癡案先後謂一身承者與作績效之狀器事文治大癡案治為尊鬼而守故先公守故言謹由舊章戰事之任大癡為攘外高功而下死大癡案高功言最為足向者能有利於本事食功而省利勸臣大癡案本所盡職食功者俾與饗酬庸之報省利謂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大癡案上謂謂事治戰任時措成諛國所獲濟勸臣者旌別為百僚之式

得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大癡案五官淮南天文篇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也爭職謂各方競於所典守聞者聲稱丕顯君

以其君顯祭之時上賢者也案禮記文王世子篇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管子之意以為賢者當使盡其用不當虛為之文如故君臣掌節族聚而行之故云焉君臣掌則上下均彼類同不復意存差別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大癡案此指上祭之時以知者推而致其亡茲適呂覽適威高誘注猶等也言直視祭時相等也上賢者亡大癡案言貌託榮役賢者

則上下均彼類同不復意存差別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大癡案此指上祭之時以知者推而致其亡茲適呂覽適威高誘注猶等也言直視祭時相等也上賢者亡大癡案言貌託榮役賢者

其亡茲適呂覽適威高誘注猶等也言直視祭時相等也上賢者亡大癡案言貌託榮役賢者

其亡茲適呂覽適威高誘注猶等也言直視祭時相等也上賢者亡大癡案言貌託榮役賢者

其亡茲適呂覽適威高誘注猶等也言直視祭時相等也上賢者亡大癡案言貌託榮役賢者

其亡茲適呂覽適威高誘注猶等也言直視祭時相等也上賢者亡大癡案言貌託榮役賢者

其亡茲適呂覽適威高誘注猶等也言直視祭時相等也上賢者亡大癡案言貌託榮役賢者

其亡茲適呂覽適威高誘注猶等也言直視祭時相等也上賢者亡大癡案言貌託榮役賢者

其亡茲適呂覽適威高誘注猶等也言直視祭時相等也上賢者亡大癡案言貌託榮役賢者

其亡茲適呂覽適威高誘注猶等也言直視祭時相等也上賢者亡大癡案言貌託榮役賢者

其亡茲適呂覽適威高誘注猶等也言直視祭時相等也上賢者亡大癡案言貌託榮役賢者

其亡茲適呂覽適威高誘注猶等也言直視祭時相等也上賢者亡大癡案言貌託榮役賢者

其亡茲適呂覽適威高誘注猶等也言直視祭時相等也上賢者亡大癡案言貌託榮役賢者

其亡茲適呂覽適威高誘注猶等也言直視祭時相等也上賢者亡大癡案言貌託榮役賢者

昌大癡案言督責以上義以禁暴利者杜絕其黷冒民之有尊祖以敬祖大癡案尊祖者惟隆其先也敬祖申上守

故者身祇服其聚宗以朝殺以上大癡案聚宗謂以敬祖之故會其同姓之親朝殺謂示不輕為主也

大癡案示者顯布告功器之昭垂不輕為主載祭明置大癡案載祭猶言行祭小爾雅廣言載行也

言必先後於所司所羅未敢徑行已意焉明置殆謂通微故漢非探窺諸形聲之顯著

是為設譬况謂之辭寓識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大癡案中寢諸子戒篇謂之中婦諸子高子

微者不段形聲相啓發猶祭之載與鬼神類其德中寢諸子告寡人大癡案寡人猶言寡君即戒篇之桓公告者因舍

所聞能置耳目所共明其告公索而問之將舉事取證乃先為發其目也舍

朝不鼎饋大癡案舍朝戒篇謂之外舍是言不臨朝已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大癡案宮中女子戒篇謂之宮人曰公將有行大癡案

行殆指外王校不送公大癡案送殆公言無行大癡案說女安聞之大癡案詰有行曰聞之中

寢諸子大癡案聞之明索中寢諸子而問之進加究詰寡人無行大癡案無行是女安聞之

之不顧別從詞得吾聞之先人大癡案聞之明遠有可諸侯舍於朝不鼎饋者大癡案援所聞

非有外事外事戒篇謂之外患又申以妾是以知君之將有必有內憂大癡案戒篇申以君非有

且決所憂公曰吾不欲與女及若大癡案戒篇云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若女言至焉大癡案戒篇

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案不得毋與女及若言猶云焉得不與女及若言也若謂宮中女子大癡

宮中女子吾欲致諸侯大癡案致諸侯不至大癡案不至戒篇若何哉大癡案戒篇云為之奈何女子不辯於致

者外事諸侯不至大癡案不至戒篇若何哉大癡案戒篇云為之奈何女子不辯於致

專載 讀管札記 八七一

諸侯大癡案辯治也不辯言身非及營治者也自吾不為汚殺之事人大癡案汚謂不避煩執苦以辱身殺謂不恤

身之不為人意持接者也布職大癡案常依不可得而衣大癡案布織言自勤其婦功不可得而衣謂人固

嘗得人之故雖有聖人惡段用之大癡案聖人謂德量高出諸侯之上鳥用之言諸

能摩大癡案朱本故道新大癡案摩齊策高誘注猶比也故者因民俗道定國家大癡案道定謂

塗不愆於成焉呂紀仲然後化時乎大癡案化時者通國貧而貪本無鄙富其美於朝市國直案

美於朝市國市國二字疑衍大癡案直漢賈誼傳顏師古注履中之藉是直誼同藉直美者藉託

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大癡案如市者爭趨而買取之邊野自賤不暇斯問或過求珠玉狗馬必

焉市也者勸也大癡案市為物所居積勸勸者所以起定讀五字句絕大癡案起言下爭赴之

耳本善而末事起大癡案本謂粟米為生之大原善殆即前云游諸樂言下驚供君之無用不侈本

事不得立大癡案不侈本言客推粟米於民事即未事之緒言事不得立謂未作難

選賢舉能不可得大癡案不可得言所惡段得伐不服大癡案伐不服征用百夫無長定讀五

大癡謹案用百夫制御徒衆以致伐也衍當依趙不可臨也大癡案不可臨謂同此不賢不能千乘

有道大癡案千乘大國也有道言不可修也大癡案修者繕治其內無思不服乃能推而夫紂在

張撻伐必先基諸內治也致之外不服也不可則以無賢能與盡力

夫紂在

夫紂在

夫紂在

上大癡案紂者不仁之獨夫在上。惡。得伐不得。案伐不得。不服。正明所以致諸侯之有也。承上文言惡得。

辭得伐。殆言見伐於人。上文得伐。則遂成所。致伐得。即此不得之。得文同。誼異。鳥有不得者。極諸相。

臨之為不賢。不能亦。遂所欲為也。蓋推不得賢。能必不服者之。為紂庶。差可輕言。致伐而已。似不。

得非即不。鈞則戰。戰者。猶得爭勝負之數。守則攻。大癡案。守謂勢。僅足自保。百蓋無築千聚無。

社謂之陋。大癡案。蓋禮記王制。疏謂屋宇百蓋。猶百室也。無築殆。牆垣之蔽不完也。聚社乘馬。篇。

十五萬里。凡為社一萬二千五百國。無大至此者。一舉而取天下。大癡案。一舉言所與作。不煩至。

然則千之云。特甚辭。以為盡部聚。乃無一社耳。再取謂伐不服之能制勝也。

有一本誤奪。事之時也。大癡案。一事蒙上。伐取特有道所修之。萬諸侯。鈞而大言之。均者與等。倫。

無長。萬民無聽。大癡案。無聽。猶。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大癡案。上位言列在諸侯之長也。為功者。其。

能王乎。大癡案。王謂外。不。服之皆歸往焉。

緣故修法。大癡案。本節。誼不與上。摩故。道新。相屬。不當并。故為。一。以政治道。大癡案。政者。君人之。

行。則約殺子。大癡案。子。曾子。問。記。鄭注。嗣君也。約。謂。仰承。先。吾君。故。取。定。讀。四字。句。絕。殆。言。夷。吾。

謂替。大癡案。管子。竊。公曰。何若。大癡案。桓公。對曰。以同。其日久。臨。定。讀。六字。句。絕。以。同。其。日。言。嗣。

得長。席。其。可。立。而。待。大癡案。其替。殺。將。不。鬼神。不明。大癡案。鬼神者。先君。靈。爽。不。囊。粟。之。食。無。報。

安。以。御。下。無。報。言。民。未。嘗。稱。施。取。償。焉。明。厚。德。也。大癡案。明者。明。先君。之。鬼。沈。浮。示。輕。財。也。大。

大癡案。囊。粟。之。食。舉。狀。遺。民。粟。米。各。量。服。明。厚。德。也。大癡案。明者。明。先君。之。鬼。沈。浮。示。輕。財。也。大。

梁沈殆滯積無用之珠玉浮殆汎溢有實之粟米更囊囊之食
言之示者示臣民之治道輕財言賤實貴虛不與民競有也
先立象而定期 大癡案先者君所

與俗定期殆時變是 則民從之 大癡案所謂能
守即因為君綱意 為萬物主也 故為禱朝縷綿
明鬼神朝者紀綱治道以修故法

輯多之延續曰縷於事無遺也 明輕財而重名
用故云輕財亦明所緣之故耳二者並修於
公曰同

臨所謂同者 定讀六字句絕公曰同臨猶言君號傳不殊上
世所恃有所謂同者言徒恃賴先君俱其不替
其以先後智諭也 大癡案先謂往者

者變故相察智諭言習為固然 鈞均同財段爭
有爭勝之心大癡謹案勢與等曰均事共趨曰同

才爭猶言始求相勝才者草木之初因有始
降齊列諸民則均俱驚趨有實則同於是乃不免競得故云才爭
依則說兌段今字作悅委而順之

民之十則從服 以一敵十則不能不服從矣
大癡謹案萬者極諸倍多之
成功而

不能識 大癡案成功者臨之允得以久也不
而民期然後成形 大癡案民期謂下羣趨踐所修而

更名則臨矣 大癡案更名謂子之嗣先能為
鬼神之神則臨者不殺不替

賢不可威 大癡案賢謂仁君美善視衆絕優
能不可留 大癡案能謂強國權力並時無敵
杜事之

於前 大癡案杜事言禁人威劫留難之
易也 大癡案易者以操
水鼎之汨也 人聚之
相如傳顏師

古注急轉貌水鼎之汨言水在鼎中急轉也
人聚之言鼎固無水其
壞地之美也 人死之
大癡案

膏腴所在必畢力居守勿去取譬
若江湖之大也 大癡案江湖言有
求珠貝者不令也 大癡案

仁君之成爲賢固羣情所爭效也

謂貪取無用之利令爾雅釋詁善也不令者犯難涉險先懷疑懼已逐神而遠熱逐神而遠熱所謂
取譬國勢不足成能彼衆庶仰利賴其國固未嘗自謂樂土之遊交禪者不處德不足稱賢彼衆庶爭歸依其君且
野不通人煙者也大癡謹案逐神殆謂心先自就交禪者不處德不足稱賢彼衆庶爭歸依其君且
捨亡遠熱殆蹟乃遁入荒漠言大異水鼎之聚汨交禪者不處德不足稱賢彼衆庶爭歸依其君且
不免相逐兄校讀遺利夫事左乖悟是自遺利也即古文况字當以况遺利夫事左爲句言與事
望望以去兄校讀遺利夫事左乖悟是自遺利也即古文况字當以况遺利夫事左爲句言與事
莫得尊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以自伸過君者賢無足見稱弋其能謂獵取以尸君
成在君事豈不幾於危社主哉置社稷廢立其君
身行法制度量形所踐循也事有準程之謂法制物有分數之謂度量王者典器也殆紀地以彰
其有執故義道所涵養也隨宜之謂誼公行之謂道畏變也大癡案畏變殆奉天地若夫神之
動大癡案若順也神之動至誠之不測也天化變者也物先天而天且弗遠天地之極也大癡
中能與化起謹案猶言唯變所適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之疑也大癡案王用言爲天下所歸往
未得泥創行之積仁者善用大癡案盡智者善用大癡案知非其人則與神往矣大癡案非其人
毀其時變之守誠爲仁大癡案盡智者善用大癡案知非其人則與神往矣大癡案非其人
神往則轉遷於變而失其歸

(未完)

專載 讀管札記

八七六

書評

文學概論

本間久雄著

章錫琛譯

十九年三月初版 十九年八月再版 開明書店發行 定價大洋八角。

聽說本書的著作者本間久雄先生是日本一個很有名大學的教授，他在日本文學界裏是有相當地位的學者。在我沒有讀這本書以前，因為對於日本一般 *Scholarship* 堅定之信心的關係，我想這一定是一部很好的作品，那知我讀了以後，我的這種信心有些動搖了，同時我對於日本一部分講文學的人也起了些懷疑，容許這個懷疑對於本間久雄先生是對的，對於別人便錯了，也未可知。

這本書和其他一般的日本書籍一樣，裏面節錄歐美各家的話很多。從經驗上說，我以為節錄太多，便會發生一種不好的結果，因為一段節錄裏的話未必每個字對於本文都有關係，因此便會打破讀者對於本文整個的印象，所以愈少用節錄愈好，當然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它也決不能省去。但是這是日本書一般的現象，我也不深責本間久雄先生。不

過，這部書裏有好幾點，他竟錯誤了！一般的說，我們認爲著作者寫書的時候發生些錯誤是著述界的常事，但是，對於在學述界上有地位的本間久雄教授發生這些不應該的錯誤，我們便覺到有些失望，這也許是對他的期望太高的原故吧？

我們打開他的書看，在四十一頁上，他說：「文學上最能詳細地說明想像的意義的是英國文學者阿迭生 (Addison 1672—1710) 他的想像論 (Essay on the Pleasure of Imagination) 一書，占英國藝術史上重要的位置。」在這一句話裏，他便犯了二個錯誤：第一，阿迭生的想像論是連續登刊在旁觀報裏的十一篇文章（自四一一號起至四二二號止。一七一二年自六月二十日起至七月三日止，其間因六月二十九日爲星期日，停刊一日）後，來也沒有收集成單行本，本間久雄教授說它是一本書，這個錯誤確是可笑而又幼稚了！第二，至多只能說阿迭生是許多解釋想像的意義很詳細的人中之一，不能說他是解釋想像最詳細的人。在一六二頁上，他說「至於敘事詩則是客觀底地歌咏那有結構的故事的詩，英國詩人頗潑 (Pope 1638-1744) 說這是「自然整理」 (Nature Methodized) 就是把自然的事性整理起來歌咏的意思……」。這個意義在頗潑的原文裏可說完全沒有的。原文說：

Those rules of old, discovered, not devised,

Are nature still, but nature methodised.

這是說「自然」便是規律，不是那個包含有宇宙間現象意義的自然。所以，本間久雄教授在這句話裏犯了兩個錯誤：第一，他拿「自然」的不同的意義混起來；第二，他不顧原意懸空杜造這個名詞的意義。在一九三〇上他說：「又英國羅曼派動運 (The Beginning of the English Romanticism) 的著者弗爾普斯 (Pheps) 及十八世紀英國羅曼主義的歷史 (A. History of English Romanticism in the 18 the Century) 的著者皮爾斯 (Beers) 等以為所謂羅曼的者，是現實改造精神及理想主義底精神的強烈的東西……」弗爾普斯的書不在手頭，我無從來校對，但是，皮爾斯的書却在身旁，我便拿它來校對一下。皮爾斯在他的書第二頁上大意說：羅曼主義是在近代文藝裏的中古世紀的人生與思想的覆演。他雖說要拿別的分加在這個定義裏去，但是，從他的全書看起來，他也沒自越出這個意義範圍。所以，本間久雄教授又犯了引用不確切的錯誤了。在二二一頁上他說：「華士華斯一七八九年發表他的處女作抒情詩歌集 *Lyrical Ballads* 時……」(當然，他一定知道這部詩集是華士華斯和辜立治兩人合作的) 在這半句話裏又有兩個錯誤：第一，抒情詩歌集

初版是在一七九八年不是在一七八九年。第二抒情詩歌集並非華士華斯的處女作。因爲華氏在一七九三年刊行過 *Descriptive Sketches, An Evening walk* 本間久雄教授憑什麼理由說抒情的詩歌集是華氏的處女作呢？前者可說是手民的錯誤，他可以負責任，對於後者，他應當自己負責吧？

我指出本間久雄教授這些錯誤出來，並不是故意的吹毛求疵，因爲它們是史實的錯誤，或是對於原意的誤解。這部書有了這些錯誤固然不是好的著作，但是，倘使他拿它修正以後也是一部比較可讀的書。我驚駭的固然在這些錯誤，但是這樣五個月裏印了兩版，風行一時的書，中國批評界見到它一年多了沒有指出那些錯誤出來，使我更驚駭了！

費鑑照一九三二，八一。

Mercury Story Book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B. Priestley

一九二九年倫敦 Longmans & Green Co. 出版價七先令六便士

這冊選本包抱二十五篇短篇小說，它們都是從文學雜誌 *London Mercury* 裏選來的。這二十五篇的作者大都是現代英國成名的作家，其中也有二個外國的作家，一個是東

方的 Abu Nadar, 一個是美國 Sherrod Anderson 和 Joseph Hergesheimer。

這二十五篇短篇小說都是令人滿意的作品。依我個人的意見說，我見到的短篇故事選本雖不算多，這一冊選本要算最能使我滿意的，當然，一部份的小說能夠適合我的口味，也許是一種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最大的原因還是在它們品質的精良。現在我提幾篇來講。一篇 J.C. Squire 的 Golden Scilens 寫 1 部 Ann Hathaway's Diary 的原手寫本 Mackenzie 在舊書拍賣場上以三千鎊買來，後來以一千二百萬鎊賣給美國的 Harrison。作者寫拍賣市場上競爭的狂熱和報章雜誌上喧傳，真是有聲有色。一篇 Archbald Marshall 的 Oakland House 寫家道中落的貴族 Mrs. Goobee 在 Oakland House 私人出資開辦一個學校，一天一天的發達，她死後，她的女兒便接手辦下去，學校還是天天的發展，後來有個暴富屠戶 Finch 請求准他的子女入學，她因他是屠戶她拒絕他的請求，他懷恨在心，他便利用他在當地的地位，使他的朋友們的子女脫離她的學校，最後拿到學校停閉。她失敗的原因完全因為她貴族的成見使她不受屠戶的子女，同時她也沒有注意到近代工業革命後新興的，握有財權的新貴族。作者將舊觀念與新社會的衝突寫得驚心動魄。

一篇 Arthur Wheen 的 Two Masters 要算這二十五篇中最佳的一篇，即使在現代短篇

小說全體裏也是最上乘的作品。他寫大戰時候一個兵士 *Ralston* 心中的衝突，服從上帝人道的理想呢？還是服從愛國的理想？後來他被派到德國去做暗探，他和他敵人成了好朋友，到這時候他心裏又起了一種衝突，他爲國家而殺他的朋友呢？還是爲友誼而放棄他原來的使命？像這篇小說作者的藝術到了完美的境地，在現在歐洲文壇上不可多得的作品。從藝術批評者的立場看，這一篇是我們最應該特別注意的。但是從中國人立場的說，*Ernest Bramah* 的一篇——*Lao Ting and the Luminous Insect*——寫中國科舉時代一位寒士，他寫得狠真切，我們中國讀者對於這篇小說也該應關心的。

費鑑照一九三二，七，廿五，

A Farewell to Arms. By Ernest Hemingway Jonathan Cape 1929 出版

E. Hemingway 是現代美國的小說家。他的小說狠清楚的，狠潔淨的。他在現在美國小說文壇上自成一家，並且在美國文壇上發生不少影響。

這部小說是他的一部關於大戰的作品。講起書裏的故事是狠簡單的，他在意大利與奧國邊境上，在協約國軍隊裏參加攻擊奧國的戰爭。在他將到前綫去的時候他和後

方醫院的一位女看護珈沙齡發生了戀愛，後來他在前線腿部炸傷回到後方醫院施用手術，他用過手術後在休養的期中，他便和珈沙齡發生肉體的關係。後來身體漸漸恢復了，他便和珈沙齡兩人從意大利邊境一個城市，在狂風暴雨的某夜，用一個小船划過了一個湖到了中立的瑞士，這樣，他便避免了逃兵的重罰。到了瑞士不久，珈沙齡因為難產，經醫生施用手術，沒有多少効力，大小都死了，這是故事的大概。作者拿這個故事做這部小說的經，拿意奧邊境上許多戰爭的一幕一幕——前線士兵的生活和戰區的情形——做緯。

讀這部小說的時候，我以為我們應該注意作者的幾個特點。第一，這部小說沒有一般所謂的 *Plot*，它是一個跟故事的先後展開的敘述。第二，它用的對話很簡單，並且都是省不了的，沒有絲毫的浮話。寫法狠是經濟的。第三，他用的文字十分的簡單，可說再簡單沒有。第四，作者從沒有責備戰爭和為他們國家犧牲生命的英雄。我記得在這部小說裏主要人物祇提到過前線的士兵們不知道戰爭的原因，他只提到這個事實，却沒有借此發揮他對於戰爭議論。也許有人說過書中主要人物的逃走便是非戰的意義，對於這一點，我個人不能贊同。據我個人觀察他的逃免兵役的動機是因為他要享受和珈沙齡同居的快樂。所以為作者沒有像一般的作家一樣拿文藝來做非戰的宣傳。這是藝術

書評

八八四

家對藝術正當的態度。這部作品有了這四點，我以爲它狠值得我們誦讀的。

費鑑照一九三二，七廿二，



第一卷標題索引

論著及專載

關於文學的

- 少陵先生年譜會箋……………聞一多……………一八九—二〇七
易卜生的戲劇藝術……………陳西滢……………四七—四九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文與道的問題……………郭紹虞……………六一—八六
五言詩成立的時代問題……………游國恩……………八七—一九
屈賦考源……………游國恩……………五六—五九
史記訂補之餘……………李笠……………一二—一三
陸機年表……………朱東潤……………一七—一八
何景明批評論述評……………朱東潤……………五九—六一
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雪林女士……………七五—七六
「古典的」與「浪漫的」……………費鑑照……………六四—六六

關於歷史的

漢代之婚姻奇象……………劉揆業……………二五七—二八〇

由歷史上觀察中國南北文化……………桑原隲藏……………二八一—三六〇

三年喪服的逐漸推行……………胡適……………四〇五—四一四

中國古史上禹治洪水的辯證……………高重源……………七八九—八二〇

唐代藩鎮之禍可謂爲第三次異族亂華……………劉揆業……………八二一—八五八

關於哲學的

論晚周形名家……………譚戒甫……………一—一二

論形名家之流別……………譚戒甫……………三六一—三八六

墨子「辭過」義例……………譚戒甫……………七八一—七八八

關於心理的

人類行爲的幾種性質……………陳劍脩……………三八七—四〇四

光覺與色覺相關的變化……………陳劍脩……………六二—六四八

心物並論法……………高翰……………四一—四三八

關於文字的

楚語拾遺

劉績 一四一—一七二

十字說

譚戒甫 六一—六二〇

其他

創刊弁言

王世杰 I—IV

壇經考之一——跋曹溪大師別傳

胡適 三五—四三

宗教之種類及其發達概況

唐孝實 四九五—五二三

建唐文選樓議

因貞亮 二一五—二二二

論編著中國目錄學史之重要及困難

李笠 四三九—四四七

讀管札記

郭嵩燾 六六七—六七四

元私本考(四庫版本考之一)

葉德輝 二〇九—二二四

書評

五六三—六六六

毛詩正韻

雁晴 二二三—二二四

漢書藝文志舉例

雁晴 二二五—二三四

標題索引

四

文學批評的一個新基礎	………	譯	………	一三五—一四〇
「公共汽車」本子	………	譯	………	二四一—二四六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	By F. M. Stawell and F. S. Marvin	志希	………	四六五—四六七
A Short History of Philosophy	By A. B. D. Alexander	志希	………	四六七—四七一
Classical Studies	By G. M. Sargeant	費鑑照	………	四七一—四七三
How to Write a Play	By St. John Ervine	譯	………	四七三—四七六
叢書書目彙編	………	雁晴	………	六七五—六八六
Victorian Romantics	By T. E. Welby	費鑑照	………	六八七—六八九
文學概論	本間久雄著 章錫琛譯	費鑑照	………	八七七—八七九
Mercury Story Book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B. Priestley	費鑑照	………	八八〇—八八一
A Farewell to Arms	By Ernest Hemingway	費鑑照	………	八八二—八八四

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

第一卷

第一期

要目

創刊弁言	王世杰
▲論著	
論晚周形名家	譚戒甫
心物並論法	高適
壇經攷之一——跋曹溪大師別傳	胡適
易卜生的戲劇藝術	陳西滢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文與道的問題	郭紹虞
五言詩成立的時代問題	游國恩
史記訂補之餘	李笠
楚語拾遺	劉賡
陸機年表	朱東潤
少陵先生年譜會箋	聞一多
▲專載	
元私本考(四庫版本之一)	葉德輝遺稿
建府文選樓議	周貞亮
▲書評	
毛詩正韻	雁晴
漢書藝文志舉例	雁晴
文學批評的一個新基礎	溥
「公共汽車」本子	溥

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

第一卷

第二期

要目

▲論著	
少陵先生年譜會箋(續)	聞一多
漢代之婚姻奇象	劉扶哉
由歷史上觀察的中國南北文化	桑原隲藏
論形名家之流別	楊筠如譯
人類行為的幾種性質底研究	譚戒甫
三年喪服的逐漸推行	陳劍儲
心物並論法(續)	胡適
論編製中國目錄學史之重要及困難	高適
▲專載	
讀管札記	李笠
元私本考(四庫版本考之一)(續)	郭嵩燾遺稿
▲書評	
The Making of the Western Mind. By F. M. Stawell and F. S. Marvin.	葉德輝遺稿
A Short History of Philosophy. By A. B. D. Alexander. Thir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志希
Classical Studies. By G. M. Sargeant.	費澤照
How to Write a Play. By St. John Ervine.	溥

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

第一卷

第三期

要目

論著

- 少陵先生年譜會箋(續)..... 關一多
宗教之種類及其發達概況..... 屠孝憲
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 雪林女士
屈賦考源..... 游國恩
何景明批評論述評..... 朱東潤
十字說..... 譚戒甫
光覺與色覺相關的變化..... 陳劍脩
「古典的」與「浪漫的」..... 費鑑照
- 專載
- 元私本考(四庫版本考之一)(續)..... 葉德輝遺稿
讀管札記(續)..... 郭嵩濂遺稿
- 書評
- 叢書書目彙編..... 雁晴
維多利亞時代的浪漫主義者..... 費鑑照

現代文藝叢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已出版者

梅立克小說集

定價六角

西澤譯

女人

定價六角

叔華著

孔雀東南飛及其他

定價九角

袁昌英著

痛苦的靈魂：娼婦

定價一元

袁昌英譯

現代文藝叢書

在印刷中者

父與子

定價一元

西澤譯

希臘神話研究

定價一元

叔華著

現代傳詞論

定價一元

袁昌英著

現代英國詩人

新月書店發行 印刷中

李劍農著

費鑑照撰

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

總發行所 太平洋書店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歐洲新民主憲法之比較的研究

Headlam Morley原著

周鯁生先生校閱

李鐵錚譯述

太平洋書店發行 在印刷中

國立中央研究院

各所館新出版刊物

所 館	出 版 品	編 著 者	定 冊	價 格
化學研究所	集刊第二號	唐 焯 源 等	一冊	二角
工程研究所	中央陶瓷試驗場工作報告	周 季 同 等	一冊	七角
地質研究所	集刊第一號	王 季 捷 等	一冊	五角
	集刊第九號 (中文)	李 捷 捷 等	一冊	五角
	集刊第九號 (英文)	李 捷 捷 等	一冊	五角
	集刊第十號 (中文)	李 捷 捷 等	一冊	五角
天文研究所	集刊第十號 (英德文)	李 捷 捷 等	一冊	五角
	流星論	陳 遵 遵 等	一冊	一元
氣象研究所	民國二十年天文年曆	呂 焯 源 等	一冊	一元五角
	集刊第二號	呂 焯 源 等	一冊	一元五角
歷史研究所	集刊一本二分	寅 恪 培 等	一冊	六角
	集刊一本三分	寅 恪 培 等	一冊	八角
	集刊二本一分	寅 恪 培 等	一冊	八角
	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	李 濟 等	一冊	五角
社會研究所	燉煌掇瑣上輯	李 濟 等	一冊	五角
	明清史料	劉 第 第 等	一冊	一元
	明清史料	劉 第 第 等	一冊	一元
	明清史料	劉 第 第 等	一冊	一元
自然歷史博覽館	台灣的租佃制度	陳 翰 炳	一冊	一元
	封建社會的農村生產關係	陳 翰 炳	一冊	一元

郵 費 訂購全年 本國及日本不加郵費 其他地域每年外加郵費陸角 函購零本 本國及日本五分 其他地域一角五分 (各地代售處零售概不另加郵費)	目價刊本 訂閱全年(共四期) 大洋二元 零售每期 大洋伍角	總發行所 武昌東廠口 國立武漢大學出版部 編輯者 國立武漢大學 文哲季刊委員會 發行者 國立武漢大學出版部 印刷者 國立武漢大學出版部印刷所
	復不函空惠先須費	